

玉塵新譚

清言十卷

玉塵新譚

雋區八卷

玉塵新譚 耳新八卷

玉麈新譚

偶記八卷

清言序

晉宋之際厥有世說語殊至致
使讀者盡而有餘似非吾輩未
易能言也而說者間指爲既本
顧夷考當時所以既晉室者了

未相關食桃不康以咎李此前
人固有辨之獨惟夫嘉隆以前
學者知有所謂世說者絕少自
王元美世說補出而始知有所
謂世說然已非晉宋之世說矣

夫以不知有所謂世說者而哆
口談清言之旣可笑也已吾友
鄭龍如氏踵世說語林諸書之
後而葺清言一編雖晚出而旨
微不同大氏世說在因事以傳

言其言精清言在因言以徵事
其事覈世說之精使人流想于
片言清言之覈期以示的于千
古編則耦列理實孤行至其清
妙淹通寄屬雋遠可以味得尤

難以率賞知言之士好風良月
鑪煙乍飄幽琴罷韻或風雨如
晦憂從中來手是編婆娑數則
宿俗新障一時都洗絕勝吞刀
而飲灰也世不乏韻人無容不

相語遂謬爲之序

萬曆丁巳花朝樵李曹徵庸題

于信州公署



清言序

以後世之海濱
清言也

余束髮好讀世說最喜其微

言冷語妙絕古今越數年而

悔向之讀者膚耳蓋世說之

奇奇在叙事有左氏之嚴整

而雋有擅弓之簡峭而緩若
探字疏句以求之未免為臨
川才鬼所笑其後何元朗語
林玉元美又病其不雅馴稍
刪而為世說補然染指醍醐

性為雜酪所礙有信州鄭君
龍如天下士也弘覽博物於
書鮮所不精綜而又能舍臨
川瑯琊兩家外不重案一複
事不濫陳一噦語上自東西

京以及國朝之宗匠逸民
皆采而為竹頭木屑之助貽
書云此臨川瑯琊兩家所無
亦兩家不容不有者也試為
我叙之余惟世說未必盡出

劉義慶手大要客所為如淮
南子不盡劉子安皆左吳蘇
飛輩組而成之者也義慶好
文招聚才學之士遠近輻輳
若袁淋若何長瑜若陸展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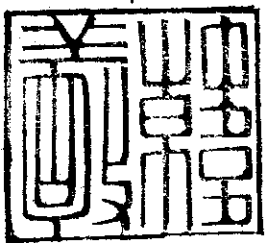
鮑昭或位列太尉或引為佐
史國輔供帳筆札既不減尚
方而名山羣玉之藏又足以
資排纂而儲藻麗今鄭君坐
無滿容庫辭執書而能經羅

百代之言以續義慶千古身
後之嗣無論臨川有知嘆為
知己即使何太史王司寇渡
生必將握麈相難置君於清
言第一流矣君樂府詩草業

已膾炙士林所著風賦博
大奇辨楚宗玉之流也才
大數奇識君者少清言一
出屬和更稀昔羨慶弟義
康謂人云身不讀書君無
作才語相向

嗟乎解語人且不可得解
世說叙事耶僕茅以鄭君
清言寶之枕中而已

萬曆丁巳秋日西吳友弟
韓敬書於三喟堂



清言序

晉人不工涉世而雅善清言。
輒令人絕倒。其時裴部二子
輒已累而傳之。至宋臨川王
集為世說。遂以不存。千古風流。

文物可想見者斯人力也嗣是
有唐語林有續世說造語命
詞百不及一學士大夫靡弗稱述
之我朝何氏元朗采史藉
釋官牒事嘉話勒為語林

庶幾與臨川狎主齊盟以言
宏博信有之謂之清則未也
信州友人鄭龍如洞覽古今
特精名理風神玉映藻鑑
淵融黃林度衛叔寶之流亞

清言
也標舉往代爰暨近世文筆
醞藉有通世說者列以品目命
曰清言一欬唾間珠璣照鑠
兼裴衣郭之長經臨川之響
所謂飛天僊人容止語笑都

無煙火氣亂味而業實併收
聲業俱茂不徒晉室諸賢
清禪而已龍虎善著書哉
讀其書者每恨卷帙易窮
芳餘易歇非復語林蕃蕪

之累矣乙卯孟秋龍如以雁
羔雁之聘來持書示余命加
弘潤周玩再三不能增損一字
唯與國中好奇者轉相觀
味因慙通以傳龍如強不佞

數語弁其首乃揚榘述作
之畧而妄為之序南州友
弟朱謀埜撰



序

清言者何鄭子龍也以其洗
澆卓犖之識節東而旁寄
者也言之清昉自江左清果
言所尚乎曰固也躁多不若

吉寡者脩辭之宗也好畫不
若多風者砭世之權也予讀
龍如時家言神姿高徹及
披其韻語于瀟脫微達心焉
于慨恍徵義心焉一彈三歎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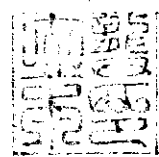
人儼在目前矣至于清言其
用物弘其取裁雋其托意
深不知者以為小史也其知者
以為有憂世之心也今天下詬
誶成風夷黷操于舌本訛言

蓋已孔將矣試取是編覆按
之當且慄如赧如清言者不乃
訛言之砥柱乎龍如之文之詩
又何適而非清言耶謝康樂
云道以神理超事為名教

用編中綜覈名實揚確指
今殆神理名教之數也必如是
而言始有貴于清也已于以攀
劉提何直技之所剩耳後有
知言者出江之左江之右果且

孰多哉

海虞友第龔立本書于
虎丘之竹亭



清言跋

苟其人為持籌鑽核之流俗物來敗人意則
品不清習為組織之語艷冶之詞則才不清
品不清才不清未有能為清言者也龔如所
居蘭畹風雨一室琴書自娛客非幽人韻士
疑不為倒也發而為詩文清氣逼人雜之庾
開府鮑參軍集中恐不能辨龔如之品之才

清言
俱清絕一時故其著為清言詞則冷肯則遠
斯編出而世說一書且得獨有千秋哉夫龍
如之品之才既清絕一時異日身際清朝位
列清秩以清德持己以清節事君以清政澤
民其清聲又不獨以言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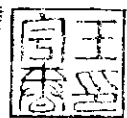
社弟董思王書



題清言後

卧病月餘忽一度歲再與慈山大師刻
期將伏謁篋徑雲棲尚未能也因念
不允異人安得一讀異書而信州友
人鄭毅如以清言一編寄示矣其標
目準之世說而取材不厭富搜事不厭
僻敘錄不厭可選款不厭儻非胸中

具十斛珠璣生而不法煙火氣者斷
不能辨其語是編也成久奪竹玉焦
氏之席矣一再快讀霍然汗出昔
人云此愈我疾信哉校之七卷鄭
之清言後堪作千載榮榮也丁巳
上元虞山友弟王宇考拜手敬跋



徵奇事小引

僕雅好幽奇情耽撰述倣鳩風之遺意成獨鑿
之稗篇樽流遁之觀隨聞隨錄廣輶軒之秘爰
咨爰諏片美必書固風一而勸百無稽弗聽將
傳後以信今廓寤多聞永資博涉作之勞而享
之逸庶幾遐收以待孟堅取於燧而挹於河無
曰今事莫告君實

信州鄭仲夔啓

初函書目

較閱姓氏

項煜

字仲昭
吳縣人

馬世奇

字君常
無錫人

劉士麟

字羽石
仁和人

李長科

字小有
興化人

楊觀吉

字吉長
詔安人

樊維城

字亢宗
黃岡人

朱統銓

字夢得
新建人

龔立本

字淵孟
常熟人

楊廷樞

字維斗
吳縣人

傅巖

字野倩
金華人

徐如珩

字楚白
仁和人

黃毓祺

字介子
江陰人

洪吉臣

字載之
仁和人

董思玉

字念生
玉山人

周鍾

字介生
金壇人

朱漢徵

字方黯
崑山人

盧若騰

字怒生
同安人

郭濬

字彥深
海寧人

涂伯昌

字子期
新城人

袁德謙

字無盈
常熟人

朱露

字公湛
建昌人

楊思本

字因之
新城人

劉日杲

字出子
永豐人

萬時華

字茂先
南昌人

何允泓

字季穆
常熟人

徐時進

字元修
江陰人

陳弘緒

字士業
新建人

魏冲

字叔子
常熟人

朱萬祚

字道徵
弋陽人

羅伏龍

字佐才
餘干人

許重熙

字子洽
常熟人

朱天璧

字子玄
仁和人

張廷範

字范之
漳州人

張垞

字幼青
仁和人

羅大猷

字翊辰
新建人

余祚徵

字符之
永豐人

涂大雋

字不疑
新城人

彭從龍

字鱗長
上饒人

郭嗣汾

字季超
錢塘人

蔡保禎

字端卿
詔安人

徐濟忠

字良夫
常熟人

程兆科

字俊民
上饒人

蕭允升

字合初
會稽人

羅高俶

字中魯
南昌人

張墉

字石宗
仁和人

易為鼎

字用王
黃岡人

黃中焜 字崑來 弋陽人

徐光禴 字乃孚 常山人

戴國士 字初士 新建人

嚴 彧 字令延 烏程人

袁一驥 字季開 江陰人

丁孕乾 字爰太 九江人

言凡例

一是編肇自漢魏迄於嘉隆五易草而就緒

三閱歲而成觀世難鍾子寧無後出相遺

更有子雲應以苦心見賞

一臨川王世說極為絕唱而劉孝標世說注

王元美世說補咸互相發明者也茲不重

案一事

一續世說等書未為具目者所深賞故得而

節採之然事取奇僻語尚冷雋外是槩從
刪抹不以濫陳

一編中一人錯見者名地爵謚不一其稱須
詳閱而始通恐乍披之無緒茲特別爲釋
名庶觀者燎若指掌

一近日名流輩出碩士踵生非無至德可師
不乏佳言如屑然傳信貴其有徵公論久
而斯定月且無稽裴郎繇此見詫風聞失

實謝公不免笑人悉俟考衷徐當續附

一余年過入洛數奇泣荆門庭蕭寂愧名士
之風流圖史雜陳欣徃賢之景爍是用精
采勒爲一家豈希通都大邑之傳聊傲窮
愁著書之意

清言釋名

董仲舒 亦稱江都

陳蕃 亦稱豫章 亦稱太傅

鄭玄 字康成 亦稱鄭公

蔡邕 亦稱中郎

孔融 字文舉 亦稱北海

劉景升 亦稱荊州

阮籍 字嗣宗 亦稱步兵

嵇康 字叔夜 亦稱中散

陸機 字士衡 亦稱平原

崇 亦稱齊奴 亦稱安陽

戴逵 字安道 亦稱戴公

溫 亦稱大司馬 亦稱宣武

桓玄 亦稱靈寶 亦稱南郡

陶潛 字淵明 亦稱徵士

謝靈運 亦稱康樂
袁淑 字陽源 亦稱中丞

褚淵 字彥回 亦稱司徒 亦稱侍中
張融 字思光 亦稱黃門

謝眺 字玄暉 亦稱宣城王
王儉 字仲寶 亦稱僕射 亦稱丹陽

沈約 字休文 亦稱安西
任昉 字彥升 亦稱太常 亦稱寧朔

陶弘景 亦稱貞白 亦稱隱居
到溉 字茂灌 亦稱建安

楊情 字遵彥 亦稱僕射
魏徵 字玄成 亦稱鄭公

房玄齡 亦稱僕射
郭振 字元振 亦稱代公

李邕 亦稱北海
蘇頲 亦稱益州 亦稱許公

楊慎 字用修 亦稱太史
王守仁 字伯安 亦稱新建

唐順之 字應德 亦稱中丞 亦稱司諫
嚴嵩 亦稱分宜 亦稱相嵩

顧璘 字華玉 亦稱使君
瞿景淳 亦稱文懿 亦稱宗伯

李攀龍 字于鱗 亦稱邢州 亦稱廉憲 亦稱濟南

王世貞 字元美 亦稱廷尉 亦稱大司寇 亦稱琅琊

宗臣 字子相 亦稱吏部 亦稱廣陵
吳國倫 字明卿 亦稱舍人 亦稱黃門

楊繼盛 字仲芳 亦稱忠愍 亦稱容城
魏裳 字順甫 亦稱比部

徐中行 字子與 亦稱比部 亦稱荊州 亦稱使君

汪道崑 字伯玉亦稱司馬

胡宗憲 亦稱總制

王維禎 亦稱宮諭

清言目錄

卷之一

德行 言語上

卷之二

言語下 政事

文學上

卷之三

文學下 方正

卷之四

雅量

識鑒

賞譽上

卷之五

賞譽下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惠

卷之六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卷之七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卷之八

任誕

簡傲

排調上

卷之九

排調下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卷之十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清言目錄

清言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西吳韓敬求仲閣

德行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季英
質春吳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杵春間

蔡中郎性篤孝母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
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
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
俗之易不難

裴兖州性清慎在郡一介不取嘗作一胡床及
去官齧柱柱梁

徐原性忠壯好直言先爲呂岱所薦拔雖岱有
得失不爲曲護人或爲岱言岱歎曰是我所
以貴德淵耳

阮士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
還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
還

任彥升爲義興太守在郡清潔兒妾食麥而已
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旣至無衣沈休文
遺裙衫以迎之

狄文惠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
質母老且病狄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萬

里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不協因相謂曰覩狄君所爲吾輩豈容無慚更相與輯睦

蘇許公以子喪去職玄宗意欲起復之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盧懷慎爲黃門監旣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李光進光顏兄弟友愛特至光顏先兄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妻奉管籥籍財物歸於其妣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王太尉特重寇萊公數薦之爲相寇不知時于上前短王一日上徐爲太尉道及謝曰臣久居相位闕固應多而準對陛下無少隱此乃臣所以重準也上繇此益賢太尉

岳少保少時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
必齋衣具酒肉詣冢泣奠引所贈弓發三矢
乃酹父知而義之

鄭思肖自宋亡後終日樓居夜有時南向泣誓
不與北人交見輒奔避時寫蘭疎枝簡葉根
不著土人問之曰土爲番人斂忍著耶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
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

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方孝孺臥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曰吾政愁
汝家人曰主翁亦所不免豈必我耶曰愁汝
多告勞耳

浦江鄭氏十世不異爨食指千餘人田賦各有
所司出入絲毫無敢私者諸婦事女工不預
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
之不食

黃叔揚以外艱歸杜足不出有御史行部至虞
問黃給諫家無習知者一老人引舟至葛澤
農收蔽路御史步抵其舍叔揚從素幕中對
語移日供蔬粥而別
姚蘇州始下車欽慕郡處士王賓命駕往見之
及門賓望見騎從趨告姚曰家有老母未嘗
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賓望門下
車徒步自抵舍時謂復見陳豫章之風

王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撒而
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楊榮從文帝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
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不顧而去榮下
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楊
卽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驕馬從夜至旦不勝
其疲翼日謁上幼孜備奏上嘉榮之義
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丘鐸奉二親孝葬母畢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
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遶
墓巡行泣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
哭聲輒避去

虞謹父好老氏父喪備極哀痛日誦道德經一
遍已乃哭淚下漬磚礮爲毀裂

姚伯華嘗受人寄綾帛衣數百一夕火發家資
燬盡俱不顧急移所寄物明日按籍各還其

至無一失者

劉球性清介弟玘爲莆田令偶寄一夏布球卽
日封還

潘司空歸田盜夜掠之止得粟數升一敝裘耳
盜驚歎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吾輩安能亂
章懋爲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司笞
之已知請謝章曰吾子垢衣敝履宜不識也

劉司馬以讒謫戍肅州氍帽布袍策一蹇驢行

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以金以資道路費劉
悉謝不受既達戍所披甲執銳與諸卒無異
衆皆歎服

鄭端簡居吏部里中士宦有餽金承筐以將而
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已而夫人撥
茗亟爲言公隨令夫人整理其茗覆筐如初
出語其人曰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
內論家尚有餘茗心謝款意已授之令持歸

徐句容與夏少師同里夏方被殊寵人爭趨其
門徐每不往及少師再相罷於途中被逮徐
獨使人周旋唯謹夏爲感泣

蔣性中爲給事歸偶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
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爲他舟窘辱二
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
知顧謂僕曰渠豈爲若欺耶

王元美以重九毋忌終身不登高

徐使君居官貧士有所干請度力不能猶強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慙色

徐子與好接引後來嘗語歐廣文云吾輩旁得奇人雖越數千里之外必當移書相告

魏比部服除當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當有所造請耶魏笑曰我一欵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俞仲蔚家貧不治生產其配緝繒泲助之猶不

給仲蔚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則又曰姑一食

祝廷璿所至喜化誨人又精於琴理嘗過友人別業有館僕悍戾日詬詈其父母祝令召其人來立之戶外且云吾有聲子試聽之遂操孝順歌一曲既畢開戶視其人泣數行下悲惋不自勝祝因具爲解說自是此人改行不復如前詬詈

言語上

王仲任生細族或啁之荅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

史公謫守河東殺侯覽遣使覽怒誣寘之辟孝廉魏劭裴瑜輩行賂於覽得減死論或以爲史嫌陶丘洪曰文王牖里閤散懷金平原蒙

難義夫獻寶亦何疑之有

王奐語仇季知聞卿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荅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耳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繇洪曰若使明公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雙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晉武帝問郗廣基卿在郡孰與優對曰臣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歎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花也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荅褚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雲露尚凝故斯輦之食驕心未下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懼

范百年因事謁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曰卿州復有此水不百年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

王儉爲吏部尚書有客譚姓者謁選王戲之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卿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

忽去時未有荅者張黃門在下座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張思光入問訊彌時方登階既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爲荅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齊世祖問王僕射卿好音樂孰與朕同王荅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知均味

梁武卽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人江陵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無敢對者王瑩在御筵飲

板對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

圖虎象來格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僕射於道微自陳述楊以發詔授官咸繇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乃起爲霍州刺史

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因問昭蒲桃味何如橘柚荅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君房曰金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陳後主嘗誚蕭允於蔡徵徵曰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聞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清言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鉛山費雲仍文孫閱

言語下

辛郁原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上問何人對曰辛太公上曰何如舊太公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遇陛下

張後裔在并州唐太宗嘗就受春秋後因詔入

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對
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從者無子男之位臣翼
贊一人卽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于先聖太
宗大悅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韻致如春葩麗藻粲于齒
牙時人號爲粲花之論

裴晉公午橋莊有茂草盈里名小兒坡公每使
數羣白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也

宋孝宗幸靈隱見飛來峯問僧淨輝曰旣自飛
來如何不飛去輝曰一動不如一靜又幸天
竺見觀世音手持念珠問曰何用輝曰念南
無觀世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
己孝宗大喜

周玄素善畫 太祖諭曰爲朕審天下江山繪
於殿壁玄素對曰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

詔惟 陛下賜草規模臣謹依潤之 太祖
卽操筆脩成大勢玄素對曰 陛下山河已
定量能復動

太祖欲殺一犯法者東宮欲宥之 太祖問刑
部郎袁凱對曰 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旣見深歎其家法厚賜
遣出 高后曰伊食指千餘人欲爲 陛下
事何所不能 太祖隨後召問汝家十世同

居何以得此對曰惟不聽婦言耳 太祖大
笑遣還

國初郊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
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得釋
或言解大紳文字不應泛與人荅曰何嘗見雨
露擇地而施

閔司寇讞獄不稱旨 孝宗怒甚諭劉大夏曰

爾第云古昔何人執法如此夫夏對曰嘗聞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執之而已

劉瑾欲結好康武功康不爲往後瑾以脩怨北地將因事加害康聞之遂自詣瑾瑾延見喜溢望外畱欵洽焉康徐謂瑾曰昔高力士寵冠羣臣爲李白脫靴至今高其義君能之乎瑾直前曰試爲先生効之康曰僕何足稱今李夢陽數倍李白以非罪陷縲紲君誠能出

之卽數倍高力士耳瑾稱善次日李得釋王新建對人每論人皆可爲堯舜一日令蒼頭辟草堦前有客問曰此辟草者亦可堯舜耶荅曰此辟草者縱非堯舜使堯舜辟草當不過此

世宗登極日御袍頗長上俛視不已楊大學士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經筵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

勲俎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
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相嵩語顧華玉身與文待詔周旋不見荅將無
太簡顧曰此乃所以爲徵仲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
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李于鱗將應召許殿卿餽之鱗李謂徐比部曰

昔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
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餽鱗盈鎰亦難矣

瑯琊語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
不可無

汪伯玉架上牙籤數萬卷客睥睨久之謂曰公
能遍識耶荅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
舍近矚而事遐尋荅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

詹侍御蘇大行將入朝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爲
誰從者以詹對蘇便曰瞻之在前詹聞知爲
蘇卽回首曰後來其蘇

政事

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
經其雨輒注有二縣僻在山間傳駟不往獨
不雨父老以爲請嵩乃曲路到二縣入界卽
雨

寵令東平有惠政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
百姓攀車距輪克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
潛遁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
遺賄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
明君何敢負也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
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

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
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謝玄暉爲宣城內史每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
郡亦告治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
盡風流文采颺炳一時

魏僕射臨代登舜山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或
鑿不醉不歸四字於上收見曰此非遺德卽
命鑿去之

盧承慶嘗考中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
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
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
考中中旣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
驚考中上

姚善就錢芹質經義芹曰此書生事耳公有官
守何不譚時務乃出一簡授善視之則守禦
制勝之策也

于謙爲大司馬數出奇劄虜朝廷賴以安時人
謂遠過李剛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敢
言功乎

韓文爲畱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
預支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
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
千石以賑

孔鏞守交州有盜嘯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開

陳利害盜感悟酋長百輩從來中丞韓雍欲
盡戮之孔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
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

盛梟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梟潛登庭樹賫

朱墨二缶俟盜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旦閉城
門密命邏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儲靜夫在吏部一時人士竦然咸曰儲君陽秋
可畏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
使彼無憾我無憾

盛顥爲束鹿令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
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

徐句容以廉儉著聲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
責爲具稱過侈必相戒

李攀龍出守順德人問所以治郡李曰使吾僕
羨道途睨上官顏色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

揖屬吏考計延見鄉父老問疾苦爲興除脫
若承蜩耳

李邢州在郡囹圄空虛一日治牘十日爲布衣
之飲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密旨挾七首以
千金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
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
者須臾人奉二十金以進張陽怒曰賦汝百

金胡二十也秤之良久察賊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不踰刻歷巨盜于樽俎間遠近靡不領首

文學上

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窺戶外嘗夢蛟龍入懷
中作春秋繁露

漢武帝時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
異東方曼倩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

之果是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

枚臯文章敏疾司馬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
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揚子
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
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
者竇攸對曰名懸鼠載在爾雅詔簡書如言
賜帛百匹

邯鄲子禮年弱冠著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
定先是魏朗已爲此碑文成未出見子禮所
作嗟嘆不暇遂毀其草

魏武侯阮瑀作書與韓遂時適近出瑀隨從因
於馬上具草皇之曹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
能損益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罇于者近代絕此制或
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罇于也遂

侯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清衆咸
歎服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
次必于禮教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几案襍物服飾令學
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
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
去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安西無繇
自達乃負書候沈車前狀若貨鬻者安西取
讀大重之謂以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梁武帝問徐僕射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
曹郎勉曰孔博士識見精通詳練故事帝卽
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卽以所通
記隨機斷決曾無畱滯任彥升謂之孔獨誦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繇岷

山道人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
云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
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
服其博識

任彥升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
嗣芳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彥升簡周
書果如其說

蕭琛稱裴子野舉畧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虞寄上瑞雨頌梁武稱賞顧其兄荔曰此卿之士龍也

清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門人劉日杲出子閱

文學下

唐玄宗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以及時務勝者升焉惟張九齡譚論風生得升此座

李白凡所登臨每有吟詠過武昌見崔顥黃鶴

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孟襄陽客遊長安閒過秘省爾時秋月新霽諸
英華令賦詩襄陽句曰微雲澹河漢疎雨滴
梧桐舉座嗟其清絕咸閣筆不能爲繼

唐文宗語左右云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
以爲君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
人以下侍茶湯飲饌

裴晉公脩福先寺請皇甫持正作碑酬以千緡
湜曰碑文三千字每字一絹更減不得也裴
笑而足之

薛濤在高千里席上適有邊報千里令濤作樂
府卽爲句云聞說邊城苦今朝到始知願將
筵上曲唱與隴頭兒舉座稱賞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簡出處司馬溫公
聞人言新事卽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
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曰先入者爲之主

蘇長公語劉景文云軾平生無他快意惟作文章意所到處則筆力曲折無不盡之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米元章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澁

蜀王性嗜古 太祖鍾愛之呼蜀秀才

宋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魯博貫羣籍談論風

發雷厲嚴陵徐尊生曰南宮以舌爲筆學士以筆爲舌

景中丞在太學時嘗假同舍生秘書約一宵還故負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景乃詭言實已書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慚憾旣出景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卽曰豈三代以還書耶

北地作詩或句字未工卽棄弗錄何舍人深惜
之李荅云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世評何仲默文侵謨匹雅飲騷儷選遐追周漢
俛視六朝顧使君曰信陽詩雖峭俊終是北
地多一臂力

楊太史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
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
光曰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太史偶閱莊

子遂改睨日愈光曰渴虹睨日古今奇句

雷禮鄭曉二人皆博雅禮淹通羣籍曉尤留心
國朝典章世稱尚書知古端簡知今

顧華玉閱王子衡慎言稱云特標妙義

王大司寇云先秦之則北地及正濟南造玄
七子聚薊門結社賦詩每一詩成人人自得至
濟南片語出又還顧自失咸歎服之以爲莫
能及

廖學士雅自負博聞又雄于辯嘗設數事訶朝
紳無有解者乃舉問魏裳魏隨事縷陳應荅
如響廖竟不能小屈

吳峻伯云元美見荅三絕較閱委頓時披誦可
作益氣散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嵩謂客曰此酒之
名纔一見張謂詩耳王應聲曰杜詩有之水
經注亦有之嚴便出二書令簡視果然

王廷尉贈徐子與長歌十絕句錄寄李邢州適
盧柟在李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元美海內
獨步茂秦瓊瓊水疆十倍不及也

宗廣陵嘗曰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
鳴岐山而麒麟爲禱杙

胡宗憲燕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命沈明臣作
鏡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
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捋明臣鬚曰何物

沈郎雄快若是

魏順甫著楚史成時楚人何某亦爲之或言二
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可合緇素不
可合也無已寧篋吾史

方正

楊子雲換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
雲不聽曰此人富而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
中之牛安得妄載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
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宋弘薦桓譚於世祖召拜議郎桓特妙於絲竹
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趨
責譚譚望見弘便失常度世祖恠問之弘謝
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
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盧植師事馬南郡南郡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

舞於前植待講積年未嘗轉盼

仇香入太學與符融北宇融賓客盈室每常自守融因徐諷以交結奢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

漢靈帝問楊侍中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晉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彥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後彥爲交州餉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荅詔不善安可受之乃止

游肇爲廷尉持法平上嘗勅肇有所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人何必令臣曲筆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爲鳳獸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

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唯張曲江不受此惠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
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
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太祖賜劉璟鐵簡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
奏事不直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服

鄭克敬受知 高帝嘗賜宴值其父沒忌不食
飲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

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劉長史嘗以使至燕 王與之奕劉勝 王曰
卿獨不少讓 我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
可讓處璟何敢讓

孔約教諸皇孫 太宗賜一小荆杖出西番柔
韌可屈伸云犯者以是撻之他日皇孫有過
約連杖至十數是夕皇孫熟作 上怒召約
責之約厲聲曰昔漢明帝尊師重傅今奈何

以教子罪師

顧佐爲應天尹剛稜不撓時以方苞孝肅之知
開封

楊弘濟在內閣其子來京所過州縣無不餽遺
惟江陵令范理不爲禮公異之薦爲德安守
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
私于理卒不往

廖莊爲給事時楊文貞當國家人不法者抗童

論之或言獨不爲東里地耶莊曰此廼所以
報楊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稷所爲多不法事嘗與鄉
人爭墓地交訴於朝法司不敢決以請于士
奇士奇心庇其子曰徃問鄉友羅汝敬法司
從之羅正色曰吾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
上塚耳

郭定襄守大同屢劾之後人心土崩愛郭者泣

日事至此奈何郭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
事脫胡勢莫過吾與此賊誓相存亡當不令
諸君獨死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
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本不諳弓
馬竟不許

楊文懿淡泊自處未嘗干進權貴重其賢欲援
之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婺婦豈

白首而改節

王封丘入覲踰黃河見數十人舉大木爲耶許
歌有蒼頭奴乘馬鞭役者背王問知爲馬太
宰治第遂停車執奴下重朴責之曰若固朝
廷赤子方喘汗作努而汝坐鞭之乎或謂得
罪太宰往必不利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後
封丘以最治聞

楊黃門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頰璫泣

訴于 上上曰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故事當祀水神有司以請李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何仲默在中書有同官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以棺何叱却之迺自出金爲贖

王幹被誣罰運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

勞苦及之或俾隸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寧藩召孫中丞不屈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孫揚聲曰朝廷亦何負于汝

有客謁梁公實欲餌以延年術梁哂曰吾名在天壤間政恐盛著不了安事長生客慙而去海瑞爲淳安令抗直不阿鄢懋卿以鹽法都御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裝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膝

行薄伏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歛威去之

周王深慕文徵明欲召致不得遣人致幣文辭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盍一啓函文謝曰尊者賜啓之而還却不恭竟不啓

清言卷之三

清言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閱

雅量

晉武帝問劉仲雄朕可方漢之何主仲雄對以桓靈帝云那便至此仲雄曰更有不如者帝大笑曰桓靈之世未聞此言今朕有卿故爲勝之

羊太傅在軍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郭代公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題畢朗吟之其物遂滅

陽城家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迎之奴猶未醒乃自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揮後事軍中誼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泣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

感服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耳龔叔安徽時嘗獨行爲狂者擠池中幾溺死或援以出請治之龔曰亦復何足理解大紳嘗曰處其心如在熙春麗日間則天下無可疾之人

御史李鐸嘗詆斥梁文康後大理丞缺按格宜鐸銓司以爲嫌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擬擢鐸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士權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誥券纘禹神功語出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豈有自撰誥券露逆謀之理耶武功得釋感其義許以女婚其子後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

林誠嘗極詆商文毅 上怒欲譴誠商進曰誠
言不無所見且 陛下喉舌之司今以臣故
加貶如言路何誠得復職

耿九疇爲太宰嘗考一官得實忽又改評考功
郎儲燿不從且云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部
屬方會集省中九疇夷然了無忤色

楊廷和在閣久漫無建白 武宗南巡有狂生
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矢當不負良

意後密計擒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屠太宰新衣白綾甚澤有一吏捧硯誤傾墨汁
懾息請罪公曰吾方嫌其白而欲染之適與
意會

孔寺丞坦率宏恕於物無爭所居園圃近水常
有夜涉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
卽爲起橋盜慚不復渡

陸燾嘗論張永嘉褊急無大臣體張陳疏几上

日披閱者再或謂浮士出語無當不足以損
張曰疏語最是良劑方圖自克耳他日請告
掉過吳門乃特訪陸山中終身謂其愛已

瞿文懿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千逼舟乃
厲聲叱曰吾在胡爲者卽應聲滅

楊容城廷杖時或遺以蚺蛇膽楊笑曰吾自有
膽何蚺蛇爲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

蔡子木在京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

合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爲屬吏子木張
宴備賓主禮身行酒炙曰吾惡得有其一以
慢三君子

識鑒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文淵兄况勃衣
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文淵見之自失况慰
之曰朱勃小量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
學勿畏也及文淵爲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

令

班孟堅少時王仲任特愛之嘗撫其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

劉揚州卒孫討逆命太史慈往視時慈新附左右皆謂必不還孫曰子義舍我當復從誰且其人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也果如期返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先主大懼方作書不

覺筆落於地

阮嗣宗知曹爽必敗及爽輔政召籍爲參軍因以疾辭屏居田里歲餘爽誅凡所引用俱罹禍時人服其遠識

王仲寶幼時袁尹聞其名旣而見之歎曰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王叔玠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毋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

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
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房玄齡較讎秘書省高孝基語裴矩曰僕觀人
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倚恨不見其聳壑昂
霄

宋末時宗人趙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輜重飾
姬侍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遊者皆以爲

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
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
我當輔之時無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
隆中諸葛也

劉文成舉進士揭傒斯見而歎曰此魏玄成之
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具也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遽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
能平達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主上將裂

地而封之抑遂其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
胡惟庸未相時劉中丞嘗目之曰是將僨轅破
犁

太祖嘗令東宮讞獄時有邏者獲盜七人

太孫一見卽疑首盜非真訊之果然上曰
女邪得知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
稱惟貌有稽今見其人雙眸炯炯定非盜耳
上喜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王驥征麓川調者回云彼有象陣王思象畏鼠
此間無所得乃廣撿猪猶數百爲備臨陣悉
放出象懼而奔遂勝

韓襄毅征兩廣蠻寇軍至大藤峽道有儒生里
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莫能自拔
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
怒顧左右縛賊左右初疑爲良民旣縛而袖
中利刃出乃悉斷頭頸挂箐棘中賊大驚沮

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

徐武功治張秋河百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就謁問術僧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數日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愛珠吾能使之去乃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

中官金英奉使道金陵公卿俱餞送江潯薛德溫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

廷尉耳

宸濠謀逆人情洶懼王司馬獨云有王守仁在彼朝廷可無憂未旬月果捷音至

賞譽上

漢世京師目鄭康成曰經神何休爲學海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張紘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玉雕磨益光不足以損

趙戡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劉景升以爲賓客
爾時禰正平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
及南見戡歎曰所謂劔則干將莫邪木則椅
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諸葛武侯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
作書與兄子瑜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胛也
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
稱爲二寶

謝惠連年十歲特爲康樂所賞識康樂嘗過會
稽郡語方明曰阿連詎可作常見遇
任太常幼便知名王丹陽雅欽重之以爲當時
無輩褚彥回亦嘗歎云中散家兒所謂百不
爲多一不爲少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
之二陸

梁簡文目劉中庶曰玉潤瀾清又云琰琬爲心
玄黃成采

楊津見楊遵彥少時目之曰駒齒未落已是龍
文

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著翅人文帝
歎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李白少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益州見之歎
曰是子天才英特不減相如

唐代宗目王右丞藻思泉飛襟情雲散

王士源評孟浩然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

黃太史道李伯時風流文雅不減古人政自爲
畫所掩

徐霖稱謝君直如驚鶴摩空不可籠繫

盧肇目徐杰之曰南州高士

清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蕓溪汪櫛恭仲閱

賞譽下

楊洗馬目劉伯溫勲業造邦文章命世

劉中丞二子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

璟凝重伯溫有子矣

黃鉞道姚蘇州激烈有國士風

太宗目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解大紳目王侂人品在蘇長公之列文亦極似
瑯琊黃侍中贊云飛檄逾琳投沙擬屈

王元美稱鐵司馬之桓桓練中丞之蹇蹇卓戶
部之英英又目徐魏公曰氣如長虹

吳原博稱深侍御英侃踣而復奮

孝宗道劉大夏雖復開門延客人亦不敢以賄
遺

李東陽目何孟春曰子必張楚

李獻吉以文雄海內目中無人及閱徐禎卿文
大加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

北地李夢陽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
明世稱四傑

王元美目文待詔能使吳雅能使吳敦能使吳
重

霍文敏嘗歎曰我與孫中允談雖沉醉中不覺
自醒

王維禎評楊文襄如龍人仰其爲祥亦駭其爲
異

閩中丞風裁凜然縉紳憚之目爲千尋劔閣
世目唐司諫廊廟之羽儀文章之瑚璉

唐伯虎桑民懌並有文才而倜儻不羈時人謂
之二達

瑯琊道桑民懌文陣健兒人羣逸驥

王廷尉稱徐使君云子與性味如醍醐無處不
入

王大司寇云吳明卿之雄沈宗子相之朗秀李
于鱗之嶽峙

宗吏部以唐應德爲博雅

瑯琊稱楊仲芳如孔翠威鳳

宗子相出叅閩藩值倭寇作宗守西門數出奇

創賊賊懼逡巡遁走時稱爲薦紳頗牧
李侯評梁伯龍不惟口具五色兼有熱腸
徐比部嚴事李王目爲雙美二子對人亦首推
穀子與時人以爲交相重

王廷尉見張肖甫歎曰世尚自有人

宗臣目濟南曰古心淵識

王廷尉道謝茂秦布衣風格從來未有

品藻

漢桓帝問陳太傅徐穉袁闓韋著三人孰爲先

後太傅曰闓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

禮義之俗所謂不鏤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

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爲先

司馬景王問安平王孚已才何如夏侯玄孚曰

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

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耳

王大將軍共郝太傅論西朝人士云樂令短才

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郝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足以相擬

袁中丞語謝中書云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蕭子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嘗稱之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嘗與元常並驅爭先

諸宰相侍讌太宗語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置且自謂何如數子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

確論

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爲鳳閣侍郎或問
張元一二子優劣張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
如十月被凍蠅

高帝問陶左師卿何如劉宋諸人對曰臣謀略
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
溢葉琛 上然之

有人問瑯琊徐太傅何如古人是誰比王云合

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爲一人

正統間三楊柄國文貞爲東楊文敏爲西楊因
居第別之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
時謂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
時論云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

俞允文稱李邢州之尚古徐使君之長厚吳黃
門之慢世宗吏部之倜儻王廷尉之雄邁昔
建安七子開元八仙以爲千古一事諸人達

清言
六
節肖似而同心之義過之

濟南云子相高朗多奇明卿切覈子與叢二家
之勝

王大司寇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
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

規箴

公孫弘赴公車鄒長倩贈束芻磁絲撲滿各一
遺書云芻束則謹絲積微至著撲滿貴聚而

散世傳三事喻

嚴延年用刑頗急張京兆以書規云昔韓盧之
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
罰思行此術

邢子昂爲平原侯家丞頗見疎遠庶子劉楨諫
曰君侯遇楨以禮待顛則疎恐觀者將謂采
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慧琳以才學爲宋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

楊頰延之進曰昔同子參乘袁絲變色此三
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

齊公既有承宋之志畏謝侍中未便發嘗與論
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
方之馮異非知幾也謝正荅曰晉文世事魏
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
三讓彌高齊公甚愧憾此言

盧子潛語李邕卿才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

終虞缺析耳

李泌兒時張九齡嘗引至臥內張與嚴挺之蕭
誠善嚴惡蕭佞勸張絕之張獨念嚴太苦勁
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
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
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陸司寇卒御史行部不弔楊洗馬欲規之於其
來謁令闢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

清言
候御史旋請陸

屠應峻欲治一僕怒甚僕遑遽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屠素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笑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祝孝廉弟子徐易以年少任句章令祝慮其矜詡欲裁之及徐來別侍從甚衆祝令屏去既坐久謂曰吾具斗酒豆肉以待子無人烹飪

異時子庖我爨今子爲貴人我庖而子爨可乎徐謝曰師何出此言也遂自庖焉相與飲惟戒以爲清白吏後徐居官果貞廉而有異政

捷悟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卽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卽舉箸而食

莫不服其機辯

蘇長公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有虎來噬方驚怖忽一紫袍黃冠出以袖障之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驚畏否蘇遽叱之曰鼠子敢爾本欲杖女脊吾豈不知女夜來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景泰立春日正值聖節衆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于肅愍至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

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李淑城慈谿南半郭居者賄趙文舉請廣之李持不可趙乃置酒於城外一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李卽令以矢從他山射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

夙惠

戴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作鄭玄碑又

自爲文鑄之詞麗制妙

顧玄平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玄平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堅恠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問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因爲之起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荅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賈嘉隱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李司空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賈云松樹李

曰此槐也何言松荅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
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荅曰槐樹長孫曰汝
不復能矯對邪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遂別
兄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
不作一行歸

獨孤至之爲兒時嘗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
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父奇之

方希直髻齡善屬文鄉人呼爲小韓子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
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
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
宰相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 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
疆鍾播筆久之不動 上曰女容有不識者

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但此字不敢席地書耳
上命內侍昇几一揮而就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命向日拜遵竟北面
拜祖恠問曰闕在北

張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
斬伐殆盡

王世貞幼見鬻刀者其師戲吟韻令作詩王輒
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

師驚曰子異日必當鳴世

瞿宗伯甫十月能誦詩關雎

吳中有小兒甚穎敏徐相國嘗戲之曰他日卿
當效我荅云不願效公相徐曰公相復不足
學邪曰願爲聖人耳相國大嗟異之

清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武林徐如珩楚白閱

豪爽

王景略隱居華陰聞桓大司馬入關被褐詣之
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桓靈寶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
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

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作五湖長
遂棄官歸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就輒作鼓吹旣而得句
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故自來人思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
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
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少女欲
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

然曰延明其人也瑀卽以女歸之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
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百
緡市之衆驚問荅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
不云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
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
有文百軸馳京走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
樂賤工之役豈宜畱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

宋廣平奏彈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武后殊不憚時李邕爲左拾遺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后色解旣出或謂曰子名位尚卑倘不稱旨禍將莫測邕曰不顯不狂其名

不張

李北海與張燕公交惡以枉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願代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量旣并包文亦浩瀚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韓

召置籍中豈不敢留於湖上爲歌贈之且曰
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妓如戎言韓異之訊
得其實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
何故不知而召置此間成余之過命與妓百
縑卽時遣還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
碑贈絹數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
一日都盡

范文穆好談虎搆說虎軒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
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王行爲藍玉所知藍謀不軌并收行刑官無以
入其罪命行供狀卽供云行本一介書生蒙
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
以同謀被誅

方希直夜偕客登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竟

夕因謂曰昔蘇子瞻輩登桓山吹簫飲酒乘月而歸自謂太白後三百年無此樂則斯樂又子瞻後三百年所無也衆大笑

宋祭酒疾篤其子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堇曰女謂何等人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徐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項忠討滿四矢石如雨略不少避馬文升勸其持重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韓中丞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至公握刀付一方伯曰可手刃此賊方伯戰縮公笑曰殺一係囚猶爾耶卽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

楊黃門嘗言吾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濤能吐不能含

王威寧性奢華自奉若侯王而其御下能恤一
日大雪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一
千戶調虜還卽召入與譚虜事甚哲大喜曰
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譚則益喜命絃琵琶侑
酒併金卮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最姝
麗者曰欲之乎以贈汝自是麾下所至爲效
死力

王伯安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

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
碑燕然志

李獻吉玉立朗朗意不可一世

唐中丞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楊忠愍論劾嚴嵩嚴黨羅織成獄遂以寃死諸
人無敢視者王元美從徐子與及同舍郎哭
諸郊外治其喪宗子相爲文祭之

李邢州絕好登臨每云吾一瞬千里覺曾哲效

皮爲未狂

宗吏部臨終著臨岐詩飄飄然有仙意脫管而
逝

濟南少時便恥爲時輩人目爲狂李曰吾而不
狂誰復當狂

胡總制駐軍海上看波濤洶湧曠然自得忽雲
盡山出頓感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
山撓此萬里長浪

容止

蔡中郎飲至一石時人目爲醉龍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
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
於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
便潛然而泣桓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
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曰面
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鬢甚似恨赤形甚似

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
臥不怡者數日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稻叔夜命吳人
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褚司徒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時人以方何平叔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暑
月猶綿帽溫鑪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

柳彥緒云庾衛率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閒
遠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
更爲一行粲卽下席從容而出

溫鵬舉詣梁客館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
易作逋峭難爲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悛後至一
坐無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

欵如洪鐘響胸中貯萬卷書那得不使人畏
司馬子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
景後身也

李長源目如秋水少爲賀監所歎

文履善英姿俊爽目光如電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
劍氣殆不可掩

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

相

自新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喪淑來
修弔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
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
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
感媿終成善士

徐駿少有禽荒之癖嘗蓄鴿遭父箠楚遂力學

不輟後父亡每遇鴿飛鳴涕泗無已人稱泣
鴿先生

企羨

董江都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
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寥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反郡敦
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

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
其蕃椽材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向

王平南甚重索幼安書嘗市得一紙永嘉喪亂
乃四疊於衣中以渡江

陶隱居深慕留侯爲人每云古賢無比

任彥升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
遊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

託異代之交爲詩敘意詞理清典

李北海入朝聞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
望風內謁填隘門巷中

張旭尉海虞父老數求判狀張以爲煩父老曰
慕公草聖願家藏之耳

王振恨薛文清以事寘之辟臨刑振一老僕哭
于厨下振驚問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
泣耳振爲之動薛遂得放歸

文符詔名滿天下沈啓南每歎曰徵仲庚甲何
異

濟南在當日四方想聞風采目爲李君于時名
賢咸願托交俞仲蔚未見通款爲詩道意嶺
南歐楨伯亦因徐比部賦白雪樓二章贈之
傷逝

蔡中郎旣斃獄中司徒王允尋悔欲止而不及
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

家典故誰與正之耶

豫章王宣儼薨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
月武帝流涕曰此正我所欲言

任寧朔卒於官舍殷芸作書與到建安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托

梁武方食西苑綠沈瓜聞任昉卒投之於盤悲
不自勝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塚前方丈

之士常成泥滓

王廷尉語沈嘉則朱邦憲遂爾長逝覺吳淞以
東無復人風雅俠烈事事在目真令我痛深
梁公實亡後宗子相每爲痛悼嘗貽書李侯曰
疇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
乖謝榛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青鬢長往俯仰
人事但有悲嘆

王元美云于鱗一旦奄成異代郵筒永廢風流

若掃青燈弔影何能無山陽之慨邪俯仰今昔悲不可言

瑯琊大葬時鄉父老醵金爲路祭北郊外祭時皆伏泣不能仰視

清言卷之六

清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虞山袁德謙無盈閱

棲逸

應暉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譏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

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李仲元居成都圭里及薦起爲縣令鄉人共送
之弘無心就官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
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
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徐胤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屢困乏
執志彌篤不受惠於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

辭疾不詣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云洗盡五百年
塵土腸胃欣然停驂臨水久之乃去

戴公累辭不就徵郡縣敦逼不已逃匿於吳謝
車騎語孝武曰遠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
罹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重之宜使其身
名並存請絕召命乃聽其終隱

陶徵士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歎曰秫稻已秀

清言
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
丈人矣

何子皙或乘柴車或攝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
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
見之何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
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陶貞白既不就徵惟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
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
人欲斃曳尾之龜豈可復致

張永爲吳興守請沈雲楨入郡沈聞郡後有佳
山水廼往停數日張欲請爲功曹使人敘意
沈曰明府德履被素畱心山谷民是以被褐
負杖忘其疲倦必不飾混沌以娥眉冠越客
以文冕

楊滌子福與黃鉞同學俱聞邑令辟賢良滌不
喜曰叔楊廼不自晦累及吾子鉞曰第毋慮

乃教福農夫裝尹有問但操吳音弗置對遂
免辟

姚蘇州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予於韓
先生分當耳交矣

王仲光隱虞山夙爲姚少師所善少師欲薦至
闕度其難屈迺往候再三仲光閉戶不出已
從門隙中窺見之強爲攀話有頃仲光遽墮
甌而仆口目俱歛少師竟不敢白

李廉憲自關中歸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
揖鮑山云它無所溷吾目也

賢媛

秦上計赴洛妻徐淑歸寧於家晝臥流涕覆面
其家恠問之淑云適見良人自稱住津鄉亭
病沒二客俱畱一客守喪一客賣書還日中
當至舉家驚疑未信書至事悉如夢

其皇后體貌特異先主嘗以玉人置其側乃云

潔白齊潤后意欲琢毀之因徐語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繼懷於是先王命撤玉人像

魏鄭公薨太宗使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裴夫人曰鄭公平生儉素將無以羽儀違其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范傳正深慕李謫仙訪求遺胤數年獲女孫二皆適編戶昨范召至郡庭相見衣服村落形

容朴野而進退閒都應對詳諦范因告二女欲爲改適仕族皆曰夫妻之偶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旣不免失身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他門生縱儉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范嘉之不奪其志

鄂王旣被害有幼女痛父冤求自盡所親止之女泣曰我父戮力報主檜賊賣國害忠身爲女郎報復無地卽不如大漢之緹縈何不爲

曹江之女娥耶言畢負銀瓶赴宅東井死識者烈之

儲福既死義妻范氏年方二十居貧有節操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有草生類蘇席草因採之織蓆取直養姑姑得以壽終既營葬爲廬墓傍范年八十餘卒蓆草遂不生

姚廣孝預靖難其姊聞而不懌比爲少師還往見姊姊拒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望見姊顏色卽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言畢閉戶不復再見

解縉兒禎亮聘胡廣女是文帝命未幾縉得罪家悉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

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魏伯道聘周氏女是徐使君女甥且于歸而伯道卒女曰以死渝盟非人也卽屏綺服縞淚漬衣袖已求歸姚家母與偕往遂欲畱所親難之女固陳其志竟畱起居柩側席藁三年既殯坐小樓焚香誦經足不履地

循解

陸平原嘗餉張司空鮓于時賓客滿坐張發覆

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張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羞過美故相獻

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龔者來嘗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至期果龔使至妻執板往使惘然良久乃悟取著筮之歎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我善易

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在屋東去壁一丈許掘之如卜

沈僧照嘗較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向聞南山虎嘯俄而使至

薛嵩家青衣紅線素曉音律嵩嘗大宴賓僚軍中樂作紅線進曰羯鼓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便召問其人果云某妻昨夜身亡

不敢求假嵩卽遣歸

積公嗜茶非陸羽供御不鄉口羽出遊數載積公絕於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齋俾煖茗積公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上問故曰此茶有若羽兒所爲也上喜出羽見之

太祖方欲刑人劉基入見亟語以夢頭有血而

土傳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
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囚
待之至期海寧降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 上怒詰
曰女自知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
上故命一老千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
正非衣小兒矣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
貧富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楹屋耳嘆
曰惜乎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與時上梁
最吉家當大發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
氣一去其衰可待後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撤
屋廣之貧落如故

靖難師起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
敗東昌曰前故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
全勝矣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
皆哭仲和登高望語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
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
遜去

徐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
與天氣合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
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譚司馬知台州時家人買薪有小虫如蛇狀盤
其上家人欲畀諸炎火譚急止之乃具朝服
而拜須臾雷雨交作小虫化爲龍而去

梁比部善相術一日謂宗考功曰子甚貴而無
身奈何已又黯然嘆曰吾先子往誰爲驗者
梁後歿六年子相亦卒年俱三十六

巧藝

東方曼倩久居吳中爲書師數十年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

圖見者覺寒

孫仲謀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
蠅權疑其真以手彈之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
寤而寫得于時以爲絕妙

宋之間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
三絕旣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驕勇聞
之孫精草隸皆得父一絕

將軍裴旻嘗爲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可
爾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便欣然
爲舞一曲道玄看竟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智永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秃筆頭十瓮每
瓮皆數石人來覓書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
穴乃用鐵葉裹之人目爲鐵門限後取筆頭
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韋南康宴客幕中有一客能於拳上倒碗走十

間地不落又於宴席上以籌椀中淥豆擲蠅
十不失一一座驚笑

李伯時至騏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
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爲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宋仲溫善寫竹雖寸罔尺整而千筮萬玉雨疊
煙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方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

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
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
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
擲棒叱之曰吾豈與若較技者耶

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爲勁敵王元美嘗戲
二人以李廣程不識程猶未肯色受

寵禮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琦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

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
毋屏風分隔尋爲故事

鄭康成自徐州歸孔北海告僚屬昔周人尊師
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陸宣公年始弱冠特爲張季權所重因請爲忘
年交

李長吉持詩卷謁韓退之時溽暑值韓晝臥欲
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韓讀未終

篇攝衣趨出遂清譚移日

太祖尊禮劉基常稱先生而不名每論事稱旨
輒曰吾子房吾子房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
舉至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皙奏對
辨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
係本土不宜授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

鄉耶

薛瑄入內閣一日英宗方小帽短衣聞瑄來
奏事爲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黜
孝宗展古法書見沈度墨迹深愛之命禮部徵
求子姓得度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

清言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同里彭從龍雲徵閱

任誕

嵇中散出遊常抱琴以隨一日訪山公值山甚
醉欲剖其琴嵇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
尚書令河輪珮玉截爲徽貨所衣玉簾中單
買縮絲爲囊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

吾從死矣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
延清歡數日

蕭恭性疎誕不事文章嘗從容謂梁元帝云下
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歡興乃仰眠床上看屋
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
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醉
歌也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荅云一日
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王無功嗜酒聞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
絕當時乃苦求爲太樂丞數月革死革妻袁
氏猶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無功歎曰天乃
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甌鋪
一甌酒計甌約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

之取盡而已

張伯高每醉後唱竹枝曲及復必至九回

杜少陵寓蜀時每蠶熟卽與兒躬行以乞曰如
或相憐惠我一絲兩絲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
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
爲可恨耳

蘇長公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

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云都是文章又
一婢云滿腹都是機械至朝雲乃曰學士一
肚皮不合時宜子瞻捧腹大笑

崔子鍾好劇飲每醉輒呼曰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楊太史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
翰乃以精白綾作褌遺諸倭服之使酒間乞
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裾袖酋長重賞妓

女購歸裝演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爲快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稱佳卽掩卷曰何處
佳其人卒不能荅便去不復別

陳琮構別墅實邑之北邨前後塚纍纍或造訪
輦蹙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
目中目目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施閻將死自謔曰吾如負人債限滿須償

桑悅爲博士一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匡說

詩人解頤子有是乎荅曰悅所講談玄妙何
匡鼎敢望卽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
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頃除襪跣而爬
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盧樞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入門大哭不休已而
長嘆曰太學人士之藪卒無有與於斯文悠
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吳舍人

輒鼯寢鼯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鼯亦止或諷
吳不宜乃爾吳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
何不可

宗子相在閩日夢西門內烏石山以爲適聳深
秀一日偕徐汀州遊笑謂徐曰吾去官若脫
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庶幾異時神遊斯大
快矣

梁有譽上書請告時聲譽藉甚當徙吏部人有

諷其且止者笑曰吾口欲歸豈以刑部郎少
之故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

簡傲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
盡禮著歡或恠問之謝曰人之相知豈可以
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

耶

張思光還鄉詣王僕射別王立地舉袂不前思

光從容以手呼仲寶前前王不得已趨就之
思光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得非善
劉長史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
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杜之松在河中請王無功講禮績曰吾不能揖
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崔善繼雅重王無功請與相見王適然曰奈何
欲坐召嚴君平竟不之見

高帝召見方孝孺大稱旨卽賜宴禮部令宗伯
陪之孝孺上坐岸然 上使人覘之曰斯人
何傲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
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上不跪
不爲倨

薛瑄謝政歸李文定數遣使脩候不報或疑其
簡薛曰昔溫公退居雒中呂相屢訊起居俱

不荅某今願附此義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中丞以父死求志墓徐但立視其行狀不爲荅或訝問徐曰彼爲父而拜吾爲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弟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

王廷陳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媿死子欲一言隕兩生耶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荳棚下舉酒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恠之伯虎遽起曰汝譏我

嚴分宜邀顧華玉飲揖甫畢卽視堂中畫是吳小仙筆華玉大聲曰此摹本也嚴便不樂後

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華玉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敘話此輩誼誨當盡數遣去分宜父子大爲沮喪

盧次梗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欽其才名時時問勞及出猶未脫拘攣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閤人列榻鴈行乃舉械手揖張曰柙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己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譙茂秦素善濟南已而有隙謝在京師誣李不法事衆默然魏順甫聞之往質曰先生爲見之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魏正色曰此乃盡市交態便拂衣徑去

排調上

漢武帝語羣臣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

蘇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後蘇出爲侍中吉見
之曰仕進不已執虎子蘇曰誠不能效汝蹇
蹇鹿車驅

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
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馬在前瑀
策駟居後瑀謂偃曰卿轡何疾曰牛駿馭精
所以疾耳偃因問卿馬何遲荅曰騏驎懼於
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轡使致千里曰

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元長詣王胤宗因遇沈茂隆未相識茂隆顧
盼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
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
茂隆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荅曰物以羣分
方以類聚卿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王慈年十歲同蔡約入寺值沙門等戲悔約戲
之曰衆僧何乃乾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

何以興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戲曰卿書何如父虔荅曰
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

張黃門善草書高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
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
無臣法

蕭悉達仕齊腰帶爲鼠傷楊僕射曰當得官未
幾除家令後失職鼠又齧其靴悞復戲之悉

達曰便是鼠作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年少才
華過盛戴角者無上齒政恐不壽詢祖荅曰
僕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
以自安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曰
卿是誰後荅云子竊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
華胄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面是小家方相之才荅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李騫聘梁舍人賀季與之游見馬數十匹馳過未有閹人騫謂季曰何乃侵官荅曰初無此事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大笑

王元景大醉楊遵彥遇之曰何太低昂王應聲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

卿勿惟我別後當關干耳

盧思道與封孝騫論次戲曰卿旣姓封合宗封豕荅曰卿今姓盧應祖盧令

玄宗封禪太山張燕公爲使張女婚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躍恠問之鑑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

湯炎食蒲桃笑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
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問
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清言卷之九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永豐劉彬無勝閱

排調下

王介甫與蘇長公論楊雄投閣爲史臣之妄劇
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蘇曰軾亦疑此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吳少宰家居嘗造山人邢暈邢方自炊羹吳笑

謂曰君亦解調此耶荅曰如君之叩蓬門終是免強從事

劉文靖嘗議丘濬著述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子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王韋作詩爲諸賢所賞儲吏部以方唐人云絕

似溫李陸司成笑曰本是王韋

王新建始入朝帶冕服有鳥蔽耳一朝貴嘲之曰先生耳冷耶荅曰我不耳冷君自眼熱耳

嘉靖初年起楊一清爲大司馬提督陝西軍務行次洛陽謁劉文靖劉絳幘短褐出見謂曰君昔入相矣今出將耶楊遜謝曰偶承乏耳劉曰進退繇汝

汪司馬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妬寵割其夫勢

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故司馬應
曰兒婦乃下兒子腐刑

李侯語王廷尉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
丘明王不荅以目懾之李遽曰吾誤矣有仲
尼必有老聃耳

嚴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先求近時菊花滿
庭陸太史獨屏處於後同列問陸更退何意
荅曰此間那得面孔向陶淵明

許中丞輕車褭褭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微
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
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一客笑曰二語似賀
陳文諒登極

徐渭爲胡總制幕客甚被親遇胡嘗戲語曰卿
文士耳無我那得顯徐應聲曰公縱英雄非
我必不傳

嚴嵩用事時適有恠見于京師其形多目多手以問朝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爲郎對人擲揄曰人自不察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間故王曰傳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聞深銜之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輕詆

呂不韋著春秋成懸之咸陽市門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當時竟莫爲竄易後楊子雲見其書笑曰恨不生其時車載其金而歸
阮步兵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孫盛與桓宣武賤州遣從事觀采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惟鳥

何長瑜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嘗自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丘車騎請褚彥回彥回不起云比脚疾不復能起丘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時號鳩集鳳池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

特示邕曰此乃右軍真跡如何李看稱善蕭以實告之李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嘲之曰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喻司馬諸孤

不得受弔子瞻曰願可謂煥糟鄙俚叔孫通
倪元鎮善山水獨不寫人物或問何意荅曰世
自無人物可畫耳

沈度爲學士許鳴鶴爲中書而許長于文章沈
以書見重朝中語曰學士未曾學文中書乃
不中書

袁凱工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北地云
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治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
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

有問桑民懌今文人爲誰曰虛無人

王大司寇目楊用修詩刻羽雕葉牛鬼蛇神

王宮諭問王元美趙刑部治狀何如元美曰循
吏更苦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魏司馬居官淫暴時目爲餓鴟乳虎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孫送之門面對山

不一顧客朝貴訝曰山有何佳荅曰山無佳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乃津津謏貴巧活假譎

魏太祖與孫仲謀書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惡其異已嘗詭語曰華山金鑛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適之信其

言他日從容爲玄宗道及帝喜以問林甫林甫乃云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反以林甫爲慶已而薄適之

米南宮得一研矜於周仁熟周曰卿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贗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

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
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周竟納之而
去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
蕃亡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衛二十人
至嵩家索所賂金嵩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
爲謝乃悉出上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
人報郡曰有大盜若干人夜持刀劫賜金去

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鄱陽湖獲之
二十人悉論死

王道亨令山陰有齋鈔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者
覺卽亡失訴于道亨曰此荆樹爲妖也卽出
城按問民大駭兢從之令密捕不往者得一
人訊之果服

伍文定與宸濠江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
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驚擾遂大潰

黜免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其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乃云吾今已了其人於清濁太分善惡太明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國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武帝忿之免密官

袁中丞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

吳原博爲少宰蘇州刺史入覲往見吳首問曰沈啓南先生近狀何如刺史茫無所對吳曰若一郡之主郡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遂左遷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

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陳渠爲中丞一令貪監司欲斥之陳爲解曰此
窮苦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
無辜竟黜其人

儉嗇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倂密
爲具餐太傅旣至祖言所設茶菓而已俄而
倂遂陳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

倂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
之四十

文宗素儉約不喜文繡常於便殿見柳公權等
因舉衫袖示之云此衣已經三澣衆皆稱美
儉德公權初無言上問故荅曰天子方當重
機務何有以澣濯語人

軒輓蒞浙率三日一肉食故舊過者畱一飯至
厚者方烹一雞聞者驚曰軒憲使殺雞爲客

大破費矣

吳聘君遊武夷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
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

汰侈

郭况家起一臺榭錯雜寶爲飾懸明珠於四垂
晝視之如星夜間如月里中語曰洛陽多錢
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

元則滿月韉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籬嬌鞞
中秋則玉櫛櫛絡頭重限則蟬兒鞞春秋社
則塗金鞞冬至則嘶風鞞除日則藥王鞞每
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薔薇草

何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爲書敕記室勿報

石齊奴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歎曰
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石安陽侍姬美豔者數千人崇嘗屑沉水香如

清言
塵末布象床上使羣姬踐之無跡者賜以珠
百琲不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
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
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
以塗壁故名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
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服玩之奢僭擬王
家

韋郁公家宴使每婢執燭四面行立人乎爲燭
圍

王延喆宴客飲皆古玉杯

相嵩誕日鄔懋卿往設巨燭兩楹間迺自然之
燭花凝結作南山字狀觀者驚訝

胡宗憲鎮浙值放春張宴召客不設几案亦無
他執役特選女伎二百人侍飲每十爲隊以
名姝一人領之

清言卷之十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弋溪李調鼎章尹閱

忿狷

鍾元常見韋誕筆法于坐上槌胸三月因嘔血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
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
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

曰故宜早死于是病亦除差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
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

陳智爲御史性剛躁撻從人無虛日或以寬緩
規者卽置一木簡刻銘示戒已而有忤觸者
輒取木簡撻之怒解尋悔莫及

于少保當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
灑何地

徐武功自金齒歸鞅鞅不得志每酒後輒遶屋
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以使事過康康
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
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當爲君地康大
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
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李獻吉論壽寧侯下獄旣而得免一夕半醉遇

侯于道唾罵之以鞭梢擊墮其齒

李廉憲在關中過許中丞許問今天下名能詩
何人李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便請子相詩
觀之李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讒險

秦檜怨趙公不附和議乃徙之於吉陽軍旣而
公謝表有云丹心未泯誓死靡移檜見曰此
老倔強猶昔

太祖旣定鼎嚮意右文諸勲臣不平進曰此輩
善譏訕不可不察 上繇是覽天下所進表
箋罹禍者衆

徐有貞垂涎祭酒不得意爲干太司馬所沮深
恨之天順復辟遂坐于不軌 上猶豫良久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何
名

徐理以迎復功拜相坐陳循諸人不軌頒示天

下廼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權置卿名于末矣

尤悔

劉廙兄望之爲劉荊州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齊高帝問王僧虔卿書法視朕孰優對曰臣書

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王後常以楸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宋景濂偕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日景濂曰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彘所生一千戶稟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慙悔

劉瑾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劉璣爲人望欲

引爲重不數載自郡守擢至大司徒璣自以爲瑾所引居恒鬱鬱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輒醉不對

宸濠將謀不軌婁妃泣諫不聽旣就擒痛哭曰紂以用婦言而亡我今乃以不用婦言而亡

紕漏

殷中軍廢桓大司馬惜其才猶欲引爲尚書令作書告之殷便欣然致荅已而慮有謬誤開

閑者十數竟達空函桓以爲輕已情好遂絕殷不勝忿恨以終

袁陽源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白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有人詰云陸士衡詩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

衡何忽見苦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
市廛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
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裴玄本素躁妄戲謂
同列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稱甚何須問也
有洩其言者既而裴隨例候房房笑曰裴郎
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踖蹀不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
都賦燕山銘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
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解縉楊士奇嘗與衡府紀善周是修共有殉國
之盟後金川失守二人俱負約惟是修從容
赴難他日縉爲是修墓誌士奇爲作傳語其
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聞者笑之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 英宗抱之膝指金猊曰
以賜若敏政趨下叩頭 英宗曰是子終以
貨販

徐侍御既左遷不欲忘舊銜投人刺曰臺末又
書臺駁白太常性諂佞投諸權貴刺書眇學
生時人爲之語曰臺末臺駁眇眇小學同是
一珪徐如白若

文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取離騷句唯

庚寅吾以降有一守自北方來問人曰文先
生前更有善畫過之者乎或曰有唐伯虎問
唐何名曰唐寅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
文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絕
倒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
官坐而抗禮隨問公職洗馬日洗幾馬楊漫
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吳舍人營麤蜚洞爲藏書所羅列古書甚富吳
日夜歌嘯其中盜妄意其多金夜掠之旣自
失望遂縱火燒書而去

惑溺

荀公曾久在中書及遷尚書令意甚愴惘人有
賀之者荀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
圍棋長嘯吏曰劫悉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
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
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還以
箱擊送之牋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
相如犢鼻

房僕射夫人至妬太宗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勝
妾之流今有常制帝欲有所賜夫人執心不
回帝遣酌卮酒恐之云若然可飲此醜夫人

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玄
齡

唐玄宗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妃嬪輩爭
插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卽留幸
後因楊妃寵便不復此戲

李紳爲相時俗尚輕綃染蘸碧爲婦人衣紳自
爲小君裁剪

米元章有潔疾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

因屢洗遂損不可穿

楊稷在鄉里中惡狀已盈王文端一日從容爲
東里言及遂請省墓欲以制其子稷聞每驛
邊中先置所親譽已賢且颺言曰人忌公功
名之盛故謗稷耳稷復迎數百里外朴訥循
理家中圖書蕭然東里遂疑王妬已還京卽
出之吏部自是無敢言稷狀者

戚大將軍夫人威猛時暢軍機戚每入幕目無

旁矚或念其無嗣教以置妾別業果匿數姬
生三子夫人始不知久而有發其事卽怒甚
納兵往攻之戚遑遽無措乃袒跣跪逆夫人
令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子請受刃夫人令抱
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戚卽
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

歐陽必進素爲世宗所厭惡冢宰缺嚴分宜
示意會推必進上大怒擲之地嚴乃上密

啓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
從之張九一聞而曰嚴乃與人主爭強

仇隙

謝宣城妻是王敬則女以父怨常懷刃欲報眺
眺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粲謂眺曰卿
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
丁謂以寇萊公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事禮甚
恭嘗會食中書羹污寇公鬚丁徐起拂之寇

公笑曰叅政乃爲官長拂鬚耶丁大慙絲是
仇寇不已

濟南居官廉慎謝榛嘗以私事來干與其枉法
祈請再三李終不聽謝瞋目奮袂起以拳擊
之于鱗走入得免謝怒猶未平鞅鞅而去便
欲離間五子王吳咸不直謝以榛語來告于
鱗始遺榛書與絕

王中丞爲相嵩父子所害世蕃伏誅人爭取其
肉瑯琊乃以百金買其肘祭之

盧柟始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約過其居飲柟
歸卽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戾不來柟愧且
望之斗酒相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不能具
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僉人子辱後便因事
構陷

卷之六

事雋 九則

叢雋 五則

勸雋 六則

誠雋 九則

景雋 三則

卷之七

玩雋 三則

藝雋 六則

術雋 三則

誕雋 三則

幻雋 十三則

諧雋 四則

卷之八

艷雋 二則

荒雋 四則

物雋 十一則

嗤雋 五則

通雋 九則

雋區目錄

雋區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梁谿馬世奇君常閱

品雋

顏光衷茂猷福建龍溪人孝友端靜出自天性

乙丑落第歸構雲起堂於城南設會講德從

者如雲有樹品會以共修人紀豎義人無雅

俗皆得與聞又有文菰會經濟會博雅會三

會皆文士而總不離於修品又有善緣會亦不分雅俗各隨願力出資貯之公櫃賑恤危急死喪其教人以仁慈謙虛爲本嘗云人能消除勝心則戾氣盡而元和復觸處相迎誰非同體鄉人稱爲今顏子

文太史震孟喪偶至擢第終不娶于時以爲龍頭美談初筮仕見國步綦艱人情玩愒每自當食長嘆中宵涕零

南昌樊致虛負人倫之鑒督學浙中所拔皆名雋丁卯一榜正案八十六人首取者一十九人新生中式者六人解元至第五皆所錄前茅公于表揚節孝尤極加意叅語悉出手撰巧麗絕倫或諷以太勞宜節荅曰此輩苦心一生筆硯之勞庶可闡其懿行泛泛套語詎堪爲地下辱耶時中官崔文升假魏璫餘燄督催漕艘忽移檄欲巡行浙土藩臬以下各

具屬員禮爭先往迎樊掉頭不顧笑語人曰
彼督漕吾課士風馬不接吾豈自爲崖異乎
織監李實怙勢作威素仰樊名願結交樊峻
拒之時有治鹽筴扞文罔者貲沒于官實乃
牒督學分賑諸生樊曰憲臣職崇師表志士
羞飲盜泉安用仰刑餘願指以苞苴辱我諸
生耶堅謝不納

陳眉公屏跡山居半歲一歸家黃犬舐衣吠爲

生客

鄭宗伯以偉家居端脩介特官長希見其面以
起用赴京道過武林有織造坊商人欲支庫
藏金一萬而當事以非所急持重不與渠聞
宗伯品望素著度一言旦夕可發乃持五千
金來于宗伯却之曰今國用告匱此定不急
奈何以自利之故爲國家妄耗多金且焉有
君子而可貨取耶其人再四祈請終不一顧

王司寇紀以逆闖擅恣削藉彌增品望策蹇出
都人謂榮于馳驛

余師王遐仲先生以理學名儒爲士林所推恬
淡高潔不營名利雖家無儋石之儲泊如也
卒時至不能殮門人輩醵金助喪鄭宗伯以
偉重其人遠于赴弔更爲詩以哭之有曰此
骨宜葬寒梅邊蕭子時以爲知言

行雋

徐楚白如珩仁和人性至孝事母姚孺人依依
如孩提時萬曆戊午孺人抱危疾不可救藥
楚白撲著得明夷二爻夷于左股用拯馬壯
吉楚白曰毋戊午生馬也夷于左股當割股
也焚香告天剪左股以進孺人曰此藥有味
再持來楚白再剪以進孺人曰有味再持來
此時楚白昏暈不能舉手妹小姑憐之割股
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且暈矣孺人曰有

味再持來楚白妻楊氏割股如其夫又如其
姑以進孺人曰只此足矣病卽愈今七十餘
聰明如壯年人里中稱一門孝感云

余友朱道徵家數世行善通邑慕悅之無間言
已巳秋夜母胡孺人于五更初忽覺窗外爛
然有光急整衣起出戶視之見天上呈五色
彩擁出金字一聯踰時方散次年道徵得佳
詩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吾信道徵之弗謬

金字是富兆

不于五色彩聯而早卜之世德矣

徐比部大儀貴溪人端介直諒遇事慷慨有大
節當魏闖擅恣有同官被削狼狽去國所知
無敢謁者獨徐以單騎送至都門外相與泣
涕而別

何非鳴嘗師事瞿元初瞿高才數奇賚志以沒
瞿沒後十餘年非鳴始登第每與人揚杞古
今言必稱師何名謙崑山人

吾師之

王家宰學夔安福人仁厚惇朴宦四十年囊篋蕭然布衣粗糲依然儒生子孫每相見必脫去絹帛衣更以布乃入一日一少孫以公老眊未更衣入見公撫摩孫衣問曰汝衣爲何孫以縹紗對公大駭曰縹紗乃做官帽與汝祖母髮髻用之何乃作賤製服蓋公自入宦無縹紗服也年九十四受隆慶萬曆兩朝存闕卒謚莊簡

養大師初出家時拜一道者爲師相隨將一年後見道者無意精進辭去遍叅名師遂大了徹歸而卓錫鷲湖大振宗風從學者數百餘人前道者別師後亦雲遊四方杳然不知去向者三十餘載矣一日忽自詣山中知賓接見卽大言曰盍令若師親出迎我知賓恠其妄因問道者何人荅曰爾第入傳語有三十年前道人來此渠當自解耳知賓如言以告

師遽曰此余始出家時師也因趨出延至方丈執弟子禮彌恭凡飲食供具咸一一手致自讓所臥榻安之卽溺具亦必親爲提攜道者居數日辭行師懇留此休老道者固辭師不得已因厚贈而別師謙光厚德於此可見一斑彼世有以讀書輩稍足自豎便謂業師且掩已若欲避弟子之名而不得者聞此獨無慙乎

鎮江劉蘊華好行義設肆京口歲入緡悉專爲拯溺用家人持鈎執索惟日不給所全活者無數或不可救卽爲治棺衾殮之又于屋後闢數畝地溺死無歸者便以瘞之

鄖城徐聰性至孝母病思櫻桃時值春初非時無從得聰泣禱周行無已偶徬徨叢薄闢遇櫻桃取歸母食之病愈人咸異之稱爲徐孝子聰字聞博宣德時人嘗爲醴泉廣文

有人爲龔某糶穀其價已全收而穀止量一半
去旬日客暴死其家來索前穀數某給以全
量訖遂不與數年後某于溪畔獨行見一人
水中浴呼亡名云向負我穀一半欺我家不
與一何負心某不覺驚汗歸而病死聞鄉人
稱家兄量穀與販客以籌計數有二籌未與
客忘數辭行兄必足與之笑云吾豈以二籌
穀遂自欺昧耶客喜溢望外太息而去吾兄

與龔某心術逕庭乃爾兄名孟儒爲人任直
而厚其他行多類此

業雋

陸兵憲夢龍蒞黔中制府檄點視諸軍時黔兵
多冒濫遇點則雇倩人以應每十計不二三
人稍急之卽羣噪制府以下無所問者陸初
至卽示期清查七軍令各爲魚貫集貢院身
坐大門禁闌入者時各兵思得點過者出則

更番應點至是術窮第七軍高拱北號兵四百應點時止得五人遂立斬高拱北先後汰兵萬人今邊餉繁興國用匱甚然隸藉者不免多亡是公輩安得孜孜奉公曉暢方畧盡若陸公者出一清宿弊哉

陸真憲鎮偏橋時偏橋城郭久墮橋梁圯官無居舍獄無防守苗朝夕入城恣掠人莫敢攖思南石阡銅仁三府協偏橋馬價久不至郵

馬絕居人咸遁去興隆至鎮遠馬爲偏橋越站亦斃幾絕陸至葺衛署居之繕城修梁命鎮遠太守督三府馬價盡給之設法以平價雇馬馬始通料兵日出訓練之以計獲斬苗之腹心何滿苗懾不敢動路瀨殘于苗村無居人分兵三百以許攀龍戍之招集流離垣其堡梁路瀨澗紅黑苗犯思州遣田可達將二百二十人戍却之尋復謀犯益以馮高百

五十人苗聞兵至紅苗伏不復出黑苗至途而走兩江苗圍鎮遠之施秉縣報至卽發兵令闔司白來譽馳赴之約曰苗甚衆先威之後撫之不至苛求然必不以常例剝論也自偏橋抵施秉設往來飛報苗出不意散走而左右望白以兵夜半脅平槁寨遲明平寨見兵臨其上遂納款施秉縣民不數十家米無可糴哨兵或謂苗官兵無後繼但坐視數日

退矣陸露檄各營堡通道梁槎人咸言陸率大兵旦莫至復以計令其曹自相譎遂俱納款先是黔楚例苗說其酋至不入城爲會于郊剝牛以花紅犒之曰剝論苗偃蹇醉飽獲賞歸卽作賊至有當盟所卽盜牛馬去者至是不賚尺帛一錢令苗自割雞向官發誓設再逆有如此雞獻牛四頭贖罪納弩納鎗納刀以示不犯納鋤犁盡還二百年侵田陸令

縑牛皮四門以永示之苗云我嘉靖間破施
秉城後大兵勦我止納二牛耳諸父老咸咋
舌云此舉百年未見也

金拱元義烏人繇掾吏起家以才能擢寧遠督
糧通判值奴酋攻城糧食俱盡勢且陷金乃
授意袁經畧奮身直前將紅夷銃加藥親燃
連放數銃死傷者無算虜爲之退金力乏銃
忽倒打轉被傷而亡遂以邊功加贈僉事蔭

一子爲錦衣衛千戶

政雋

南昌郭使君廉明惠恕正已不阿民有負宦家
債者初訐縣斷償鬻妻爲人婢次訐縣鬻其
女後復經府更索其餘負使君詢得其情不
睜憫惻謂伊僕曰渠原貸止五十金兩番經
斷鬻妻鬻女以償今負旣不多而其人更無
立錐之地勒其盡償渠有填溝壑耳汝主人

寧忍使之至此極耶乃取其券焚之更捐俸
銀爲贖其妻與女令歸完聚又有承行書吏
以上司贖緩票押行詢之俱爲貧民久不能
追者使君欲槩抹不行吏泣于庭曰此係上
司所委若不催完比較當累及役主縱憐念
貧民獨不爲役身家計耶公詢所逋之數至
百餘金亦捐俸逐一代輸之公蘭心玉映當
于古人中求余欽慕者有年偶聞客談其兩

惠政益深嚮往錄之以爲鑰浪風焉使君名
澆字季昭新野人

蕭郡尊思似直隸涇縣人在郡多惠政尤喜爲
民除蠹郡之鉛山爲八閩衝會寇益絡繹而
役夫隸藉者絕少往往雇之民間四方無賴
子爭應其募以故官槓屢被掠去至不可稽
有宋三四者尤爲渠魁先是一府幕署鉛事
宋以掠槓被獲或教幕無苦刑宋第令其多

報富人名謂贓物實寄其家可獲無算于是
幕以宋爲奇貨而富民盡無辜繫繫卽稍足
衣食者亦受其害臥不帖席者數年宋反得
善脫繇是盜風愈熾莫可誰何公蒞郡卽廉
得其情宋故不悛他日復以掠槓被獲訊之
妄扳富家如前公怒責之曰汝作不義寧有
以盜物寄他人耶嚴鞠吐實就其家搜出贓
物一無所失不妄及無辜一人尋令斃宋于

獄中盜風遂少息民間賴以安堵一郡稱快

弋陽孫明府森字子桑常熟人寬惠慈下尤好

禮賢于余有國士之遇每人郡延見必款談
移日或問民間所疾苦及已失事曰苦不自
知與一聞過俾得改爲幸亦往往就余居相
訪商畧古今不復修賓主禮余一日便道過
弋陽明府招飲欲舉戲而梨園先赴民家召
已登場就演矣明府亟止勿更召曰渠以慶

會客且滿奈何以官長奪之令四座無色且
吾輩清譚見滋味不勝彼艷曲雜嘈耶相與
高譚竟夕盡歡而散明府嘗與余論天下名
士或有未識者卽折簡紀之其篤名賢之好
如此

劉冠南守合州殫心民隱州大旱劉步禱土人
報巨蛇當道劉親與蛇約云汝龍也請受我
供乃取一鐵鍋側向蛇傍趣蛇入蛇入鑊

中不驚不動劉令人作井字架昇鍋蛇於禱
兩壇率士民禮拜次日大雨蛇不復在州民
有採皇木之役劉力爲求減人夫名數御史
怒奏聞緹騎至州劉適在堂竟不內顧與偕
行州民泣擁耆民司爵年七十六與鄉耆十
餘人隨赴闕上書歷言劉仁惠異政劉得免
謫黃梅典史復除交河縣尹歷南刑部官至
貴州憲副州人立祠祠之司爵卒於京州人

又另祠榜曰義愍

戊午己未間郡有位之好士者弋陽孫明府森之外更有筮鉛山繼良白興安紹光並以高賢借光下邑文學政事颺炳一時而於余均有緇衣之愛今筮白兩先生且朱旛雙出領專城矣而余猶作爾寂寂知己之感愈媿愈深

長山古於陵地志稱仲子墓在焉久湮莫可尋

張明府文龍遍跡之於西市居民垣圃中得一坯壘詢父老暨文學縉紳皆指爲是乃捐俸易地纍土置碑題曰於陵仲子之墓隨建祠墓側舊未有祠仲子者張旣戢以祠欲歲時享祀之乃思曰仲子廉且不受餐于兄母安得伯夷粟粟之於是以歲時文廟祭享畢徹所獻孔子大羹一盂佐諸李栗拜祠下釋奠如禮著爲令春秋無改焉

雋區卷之一

雋區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劉士鏐羽石閱

學雋

樊憲副良樞精易理抱著懸斷其應如響萬曆
壬子在刑曹門人宋羽皇鳳翔持闈中牘請
正樊曰子必元矣試爲子牒之得離上爻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樊決領解及榜發宋果第

一長子重鵬未得嗣揅著得鼎初爻鼎巔趾
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爲娶一妾卽生子真可
謂用易若神也

世說一書索解人政少憶余初識汪恭仲時勸
以讀世說恭仲卽取讀更綴評語余猶記其
評鄧伯道畜妾一段曰禮買妾不知姓則卜
之鄧未學禮乎此真善讀世說者也又里中
一茂才向余問何書最裨風雅余亦勸以讀

世說更問世說中主何意義答以第閱便見
其人隨往肆中取閱歸語余曰此書有何佳
大似日記故事耳余笑而不答往余撰清言
以禱臨川瑯琊兩家所未逮友人涂子期一
見卽曰此後一部世說也然則解人又不待
索矣

憨山大師注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更數
日思其合處不可得乃從人借一弓懸之壁

間間取張之如是者又二日忽悟張字對弛
字說弓弛時附高而有餘消下而不足祇歸
無用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附補強上
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爲用主施而
不主受也重爲輕根二語亦稽數年不敢草
草解比南行孤舟開處情景無聊輕重靜躁
之解恍然目前故道德經一注歷十三年乃
脫稿師在海印時忽一夜報盜入師明燭正

坐都無恐怖其人及門乃匍匐不敢入晚之
一長大漢也師徐語此間無所有命取庫中
二百錢與之師名德清寓京師時與達觀大
師同住西郊園對談四十晝夜日不交睫自
謂生平至快事

鄭貢士全莆田人博洽淹通兼詳天文易理夜
與友人露坐偶星躔差度輒指曰某星主某
方定有災異已而果然又能于席上拍空壺

得酒借數人飲不竭諸異術如此類者甚多
必不輕試亦秘而不傳所著有易圃叢林語
特玄奧

奇雋

顏光衷每與人言世事啞啞不出口談及忠孝
節義成敗興亡事則義形于色悲涕盈眸庚
午春聞奴酋內躡京師震動發憤廢寢食鬻
田產千餘金募壯士赴闕勤 王親友勸止

之曰君螳臂之力何能爲荅曰亦知微力罔
攸濟但白吾草茅不忘君父之心庶縉紳士
民有聞風起者衆怒所鼓恢復當有期耳時
漳中士民多有願從行者後聞奴酋已敗遁
乃止光衷撰中興策數卷擬伏闕奏對嗣有
刻

贛州郭老於山中收租佃人從密林中抱一小
虎來形可猫大郭飼以猪肉小鴨雛漸長大

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有麋中一惟奴來俗呼爲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爲戲郭以虎付豢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野獸日負大瓢盛生肉生飯入深山擊柝虎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而去如是者近十年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卽於林莽中作吼聲佃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於縣縣令異之命郭老引虎來見虎馴擾郭傍因置松

木檻檻之郭老坐其傍虎無異也比郭晚出縣門虎作威咆哮嚙檻傷隸卒數人乃亟召郭老携虎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番奴逸去又數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避雨梁墜壓虎死郭泣而葬之又數月郭老亦故郭氏家藏有豢虎冊詩歌千首郭孫咸和以萬曆戊子孝廉任海豐令

天啓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

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
之入衙爲太夫人具述且哂之母曰其文何
如對以未闕毋不覺潛然淚下令請故母曰
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于庠賣志以沒
吾故觸而興悲耳令素孝隨取其卷閱之大
爲嘆賞取冠多士送府府尊亦訝其年令乃
具陳所以賞拔之故府尊亦取以冠軍遂入
泮未幾舉于鄉其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
令以覲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功名早
遲真有定數人何必矜躁爲也

詩雋

憶辛酉秋鬱儀宗侯招飲枳園偕涂子期鄒逸
少涂不疑家弟朗太分賦鬱儀賦七言律曰
閒亭小閣蔓葡萄詞客連翩集鳳毛幾載山
川成間濶今朝文酒破離騷時方倚鹿功名
際我顧攀龍翰墨曹陸海潘江千萬頃無須

更看廣陵濤子期不疑各賦五言律子期詩
曰尊酒疎燈夜新朋狎舊盟千秋還我輩十
載繫交情日落煙橫水人歸月照楹縱談天
下事猶是一書生不疑詩曰一室窮愁處悠
然念索居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客滿梁
園日光分太乙餘秋空浮爽氣獨有病相如
時不疑以抱疴未赴故云爾也逸少賦五言
古詩曰名園闢深巷鍵關絕輪蹄獨此問奇

人和門驅所迷主人乘高尚雞黍恒相於
盟四三朋朗朗懷風期上下義農間亦復憂
時危杯行旣已深日馭那肯遲張燈續前談
肉食安能爲丈夫狗功名致身方在斯願言
請長纓努力事邊陲余亦賦五言律二首其
一曰此日真佳會相逢總舊遊快談堪永久
深語自千秋踏月聯同調挑燈續短謳王孫
非愛客那得狎枚鄒其二曰百里文星聚高

秋客到園忘年稱爾汝同好結筮墳志擬清
時展詩應異代論肝腸如我輩端不負青樽
朗太弟賦五言排律曰梁苑蜚聲後吾曹起
摘詞登壇人樹幟作賦喜同時名士如雲集
王孫載酒遲窺簾聞鳥語倚檻傍花枝對主
頻中聖憑誰解問奇談天鄒衍妙流水子期
知久坐疑投轄稱詩已解願臨風秋更爽待
月夜何其相視還青眼文成足白眉

醕酎不羨習家池蓋爾時一集章門同心賡
和如蘭斯馨真大快事也自鬱儀云逝白社
遂虛每過枳園殊深山陽之感詳錄諸詩以
當向秀懷舊云爾

詩不一其體如五言起蘇李七言昉自栢梁近
體雖盛于唐然早已胚胎于六朝六朝人更
多別體有數詩藥名詩郡縣名詩純平詩純
仄詩五字疊韻詩六言詩離合詩迴文詩封

中錄詩兩頭織織詩有聯句有長短句明有三言詩王元美有一言漸至十言句各爲偶詩可謂極詩體之幻

每嘆友生燕談鮮有及于豎品偶有談者便哂爲迂辛未春同安盧怒生見訪古心玄韻條然世味之外將別去貽余一詩曰世路皆泥滓多君獨守真衣冠全古氣手眼別時人駿業他年共雞盟此日新相携在肺腑不用悵

行塵此君人品卽此詩可想見

夏公行館前古牆上有桃數株每春月桃花盛開余偶偕同人過此賞而志倦先賦一律以待後遊者時辛未之二月也詩曰玄都千樹謾堪誇何事古牆桃有花結契別開秦世界窺人疑是宋東家自然丰韻偏宜月故作艷粧極如霞過客幾番迷望眼尋芳趁伴日將斜

武林洪中丞瞻祖秉尚清凝匠心擬古自蘇屬
國武暨薛內史道衡凡七十二人人代爲操
觚無不各厭其意暢所欲言可謂妙極才人
之致已登作者之壇中丞字詒孫爲余友載
之尊人

無才人不可作詩有才人亦未便能詩無學人
不可作詩有學人亦未便能詩蓋才人不耐
思維多一徃奔放難與敲金掄玉饒于學者

又率爲學問所使祇是誇多鬪靡才與法相
馭學與識竝優古今獨推濟南耳偶因一友
問詩荅曰詩貴婉摯忌直罵貴蘊藉忌油腔
貴天然忌鬼險貴發乎情聚忌不情效顰唐
絕句中五言如張說蜀道後期曰客心爭日
月來徃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司
空曙別盧秦卿曰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
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宋之問自嶺表歸

日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
敢問來人李適之罷相曰避賢初罷相樂聖
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白秋浦
歌曰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
何處得秋霜韋應物秋夜寄丘二十員外曰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
應未眠七言如李白游洞庭湖曰洞庭西望
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

不知何處弔湘君王昌齡從軍行曰秦時明
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
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維九日憶山東兄弟
曰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
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岑參逢入京
使曰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
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杜甫贈花
卿曰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

曲祗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王之渙涼
州詞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筵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戴叔倫
夜餐袁江曰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
蒼蒼孤猿更叫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李
商隱漢宮詞曰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
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崔魯華清宮曰草遮回磴絕鳴鑿雲樹深深

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白居易明妃曲曰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異
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
時數詩之妙於詩所應有已無不有真令人
短詠躍然長思未罄世有解人尋味而得其
所以佳處風雅之道斯不遠矣

雋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閱

文雋

長山城南樓洪鐘懸數十年扣之無聲萬曆間
廬陵張文龍爲令訝而嘆之遂設奠誅以文
而卜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宜在功懋晨昏本
自秉氣於西清其可受制於南醮致兩位不

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瞻而聳矚弗
啓爰茲改卜期爾發靈謝彼離異之鄉此性
不滅奠厥庚辛之宅其道彌昌大叩大鳴起
聲聞於天下曰宣曰暢快久鬱之人必爲爾
銘功鑿子申祝誄訖遷鐘於城西樓臺凡十
十日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唇有聲自此大
鳴邑人異之

余友程俊民病久瘡乃爲文逐之文成病已

文多不具錄錄其雋者辭曰夫瘡者虐也烈
如暴君酷如猛吏率然遇之莫知其似身搖
搖如懸旌足縮縮如有循齒如石上激眼似
霧中看聲振林臯勝在牀之蟻鬪氣蒸雲夢
思入水而魚游如虺如蛇潛出雞鳴星爛爲
鬼爲蜮矯行白日青天一日二日之間信成
徙木七月八月之內威著銷金瘡汝亦知其
醜與來病君子則汝爲小人遘厲聖人則汝

爲狂鬼以世所甚尊之士而汝敢侮之以世
所甚不美之名而汝輒居之安在其知也夫
懸關中之蟹汝可疾而驅誦少陵之詩汝可
易而走豈直宛市之羊可賣妖祠之豕可誅
哉吾是悲汝愚而又姍汝怯也汝何不歸深
山大澤長存虛名乃必效鼯鼠之窮何爲瘡
不效對抱頭而竄予自是而蘇霍然病已俊
民卓犖矜名節遇事敢言嘗有督學使者慕

博山無異上人欲往叅禮儀從旣飭且啓行
矣俊民聞亟馳止之慷慨而陳辭義侃侃督
學爲改容稱謝遂不果往俊民名兆科余之
同邑人居址相接

神雋

嘉靖己巳倭薄台太平城且陷忽關聖帝現身
木末倭驚乃遁今邑人祠祀甚謹縣令亦脩
朔望禮五月十三爲社會魚龍百戲窮極奢

麗計費不下千金其現神之木是南城儒學
樟樹陰蔽數畝

明明時舉蜀人爲廬陵令值邑中疫大作明
刻一經條如封條樣上寫玉清文昌大洞仙
經取道士硃印點經字上散病人領去貼門
壁間凡病者卽愈未病者不染有同居三家
左右皆病居中者得經條貼門竟免已而鄉
村中疫凡得經條貼門香供者免不者病卽

間一壁隔一門無弗靈驗人咸異之問於明
明曰文昌帝父母皆死於疫及得道乃法治
疫鬼鬼名元伯伏罪曰下方人有罪業上帝
命年王與元伯等奉行請毋滅我願聽約束
但有經號在門卽不敢入已入卽出然則文
昌經洵當奉持也

郡北鄉有石人廟祀石人王暨劉李二大將軍
王姓胡名昭河南潁川人生漢末累召不屈

尋勝至靈山隱於石人峯下怡神養性竟仙
去鄉人結屋爲祠後屢著靈應封靈助威濟
顯惠正祐王春秋崇祀歷朝勅書者七劉名
太真寧國宣城人唐禮部侍郎知貢舉後謫
信州刺史李名德勝河南宛丘人唐德宗時
以吏部員外郎出守信郡二公生則綏民死
能庇國宋紹興間永豐奸民作耗二公助胡
王平之當道具奏劉封助靈將軍李封助順

將軍劉李禦災捍患與受宋勅封同今李獨
獲號與祭者以李曾庇祐於夏貴溪特爲奏
請故也余鄰比三坊奉劉大將軍爲香火者
亦既有年辛未聿新廟宇大彰靈應壬申秋
董明府致祭俎豆肇興維神有靈勅祀正有
待耳

閩縣林某者曾爲掾吏平生正直忽一日自沐
浴令家人設案桌正衣冠端坐其上如官長

命從人狀大聲云我當于某日時赴任其家
惟問之荅曰不日爲龍嶺王當別去至期果
無疾而逝其家隨往彼處訪之見居民于此
時正迎新塑神像入廟面貌宛然其父舉筭
祝曰神果是林某當連與聖筭百不然卽非
連擲之果得聖筭一百絕無相闕嗣後每歲
其疾必復新也公換之

西湖初建逆祠時好事者以叩關帝連擲三筭
皆立起未幾魏誅祠毀赫赫英靈千古如在
閩中一太學嘗貸錢於金陵遣僕往索道遇一
無賴子自稱同鄉傾蓋歡甚詢知其以索貸
往也計其歸程復于來路偵之僕索得百餘
金歸至丹陽無賴子佯爲偶遇狀喜曰與若
洵有天緣因一路同行綢繆陪昔僕每私視
囊篋如故而阿堵物暗換矣比隔三日近家
辭曰若先往我尚有事羈此僕至家啓視俱

銅鐵無辭對主奔忙往覓無賴子竟不可跡
乃徬徨赴水死僕親屬往收屍者晚宿古廟
神號陳侯公甚靈應所親禱曰卽賊至前誰
得認識惟祈陰譴耳雞鳴一人過廟前神夢
中促曰起起賊在矣遂驚寤向前叱暗換金
事賊惶恐失色縛送官一訊吐實

兆雋

上龍飛元年戊辰元日立春是日翔鳥麗空天

無纖翳有道萬年此其豫兆友人涂伯昌楊
思本咸爲七言詩紀盛

庚午七月初六夜見一小星急行直入月宮時
月且弦星入良久乃出自東而西去月二尺
許竟不動移識者以爲太陰能容小星此內
宮樛木之應

宗室登賢書自天啓辛酉始江右則瑞昌王孫
統飾首應其盛飾至崇禎戊辰得雋南宮考

中翰林庶吉士先是周相國延儒嘗夢閱登科錄見銜名在會元上私擬謂必殿元也及題名在三甲以爲夢當不驗未幾館選銜名列第二十其二十一名曹勲則會元也始訝夢之奇驗如此

夏孝廉可雷蜀人少時夢田中出黃金是年餽于庠謂前夢旣驗後以歲薦授廣文年方六旬上而攻苦愈不休癸卯遂舉于鄉其房師

乃田生金也憶其見夢時田公甫生耳

吳方伯兆元未遇時貧無立錫有女巫者預卜吉凶事頗驗鄉人延問公偶從旁過巫指曰此大貴人也衆以公方落寞咸哂其妄未幾壬子果以儒士登鄉書明春家人延巫決中否巫許以必捷比報至而公名漏焉其家詰巫不驗巫曰名已登春榜而錄本偶遺捷音當尋到耳越三日報者果來云向全錄被拆

損偶脫公名故遲至今

李太史明睿會試時過臨川某孝廉飲出麻姑酒有瓶泥堅不可脫李取席間筯搗之泥嚙筯不得下拔之不出李取石剖去泥見澆口有五色芝香馥殊常乃私取藏袖中歸以供養是科遂捷南宮

林中翰銘凡其兄銘盤先領乙卯鄉薦第四甲子春中翰讀書瑞龍土人累瓦祀福德王神

特往禱之夜夢曰兄弟後先相濟美是科亦以第四人得雋明年成進士

吉安一士人曾姓者入京至南陽聞一村中有仙姑言人禍福奇中往謁之其主人戒勿高聲引至一布幃邊令少坐隨問所求少頃幃中有聲曾以功名叩之曰汝功名尚遲須兩人相遇至山西而止曾不解後壬午壬辰得中官至山西潞安太守始悟兩人之讖

程六息家池塘忽一夕池水變作赤色踰年舉
南宮爲本房第一程名九萬郡之永豐人

玄雋

康道童年十三歲爲廬陵永居觀道徒供薪水
一爨役師每出留康爲門者一狂人輒來索酒
康於甕頭竊以應如是屢至屢飲師一日視
酒屬筭之康竟不言後狂人至曰汝爲酒事
被劊乎康但笑時老道置新木壁六扇在前

殿狂醉令康研墨纔一池卽潑墨灑壁亂點
淋漓康泣恐師歸筭死狂乃與康昇六壁於
觀前池中曰汝但力濯如故也語畢不見康
方洗遂有字畫草書成一詩師歸駭之其詩
曰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新涼
暫與秋空約雲在清霄鶴未來後狂者至以
一傘與康化成鶴挾之昇仙去近鄰有彭叅
軍以仙筆奇異移去欲置廳事命匠量度周

至迨入壁壁長數寸不合則又再命更置高下廣長如壁第以柱稜嵌入及入又復長數寸至傷詩字不成文遂以壁仍歸寺此宣德年事惜觀以風雨傾圮仙蹟莫存先輩但能稱述或云殿遭火六壁飛去

廬陵城東回仙觀先年有道人過能吹二簫一口別出頂上

萬曆己丑歲里人徐坤祿以暴疾死死去一日

復甦語家人曰適遊冥司見冥王陞殿坐有一黃冠見冥王出位荅揖且云汝羽士夏一達耶聞汝在陽世每爲人修醮必齋戒致虔凡寫文書尤極敬慎無一字錯落此等功行非小今發汝在永豐霞坊劉姓爲男金火之合當登賢書官知縣言訖令起從旁熟視之乃谷神觀夏道士也我隨前去見王令冥官翻簿云陽祿未終當還生已卽趨出至門外

遇所親董老官入我在門外欲窺之爲鬼卒
所呵不覺驚醒舉家聞言咸詫異之是日其
人卽能起隨使人訪夏董二家俱無恙至旬
日夏忽遘疾而死月終董亦死夏死之日霞
坊劉家果舉一子後功名之數俱符徐當日
所談一達嘗得異授書能爲人治邪每地方
有病時疫者延之禳解立愈忽一日有人以
肩輿至謂是某貴人家迎之作福且云家近

道院諸所應用法具一一可借道遠不必携
夏信其言與偕往惟挾一令牌隨身携至一
所見朱戶綠甍棟宇敞麗升其堂一達官廷
坐有頃令人携一箱至夏睨之皆已平日文
疏達官遂作色云吾每降災此方汝輒爲解
除何不憚煩若此耶吾今與汝鬪法有神通
儘用來夏以令牌畫地作太極圖身坐其內
畫符空中召將不至夏計無所出乃嚼指出

血書符以令牌擊地須臾官將至舉鞭擲屋間一聲响震屋宇達官俱不見惟孑身坐茅茨中蹭蹬歸家病至屢日旣愈取所藏異授書焚之終身不敢爲人治邪

邑水南楊上舍方開春宴客有一道人躡門求見與以錢米俱不受闍人問所須曰特爲爾家主來渠不久當有厄俾知善避耳楊延入共飲問其從來曰山之東問脩鏹何處曰勞

山因戒楊不得莫夜涉水恐逢寃對必無解理楊自是不敢遠出至半取後偶因事往鄉夜歸無舟可渡與人涉淺水以過忽黑氣衝身歸而背痛甚遂發疽越數日而斃

八都徐用魁有一婢頗饒姿容忽爲鬼所憑佯狂披髮往來屋上如飛見人則以瓦石亂擲徐家不得已赴告龍虎山張真人真人書一符令其持歸齋戒設醮將符緊覆新甕上隨

埋屋後隙地過三年開看常有驗其家如其
言覆符時忽聞甕口作羶氣至三年啓視之
惟狐毛滿甕而已

雋區卷之三

雋區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闕

法雋

贛州田村契真寺相傳有十八儒生斲僧出來
寺寓宿次早不知所往但案上有手寫經十
八部墨色烏金光紙溜厚非近時物寺僧異
而藏之後寺火經不復存正德間有官舫夜

泊滁潭潭火光徹乃令漁師下探於巨鐘下
得磚十八口視之金也詰旦再視則經也微
有火痕了無水暈贛人共言此必契真寺飛
來物詢寺僧云聞先代經燬于火乃殿左大
鐘未有溶化之跡是經與鐘竝飛出火宅中
也後宸濠聞此令人迎經入宮設供每夜火
燄燭天恐宮焚仍送歸寺今寶藏之閣中鄉
人禮拜病患旱澇每叩輒應歲十月望日酬

愿獻齋供者不下千人經固珍藏止是日一
開上書佛名經共佛號三萬有奇多非諸經
所載名號詳朱鬱儀虔州志靈經記中

達觀大師名真可吳江人性忠孝每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
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欲死于賊
授部將一劔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旣
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

侍者不哭自若師呵曰當推墮女於崖下居
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舉一食
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
棒輕則陪之知事驚不知爲誰頃師授杖自
伏地于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
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
未易調伏也師秉金剛心始自出家卽脇不
至席四十餘年

佛慧大師祿宏仁和人初乞食梵村見雲棲山
水幽寂結茅以居值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
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堅請師不得
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
及衆異之因相與肩材木荷鋤鑿競發其地
得礪礎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
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自此師名遠
播海內衲子歸心遂爲大叢林

淨妙禪師名廣濟南城人初鬪髮時居西方菴
後遊匡山東石澗有虎咆哮而前師跌坐自
若虎因馴伏其旁居人異之多皈依焉師欲
避喧囂伐木開徑進十五里許拔茅結菴三
年後李方伯長庚來訪爲捐俸重建梵宇
基得碑始知爲淨妙古刹落成皈依日衆
爲守山門不去越數年師忽念西方菴別
子去是日山鐘自鳴前所馴虎送師出山

數嶺猶繚繚不舍師去之次日虎長嘯數聲
而死踰月師至西方菴未幾坐化弟子送遺
骸返匡山掘地安塋見其下隱隱若砌成狀
復于師平時跌坐處得一石以作蓋不差遺
字云淨妙禪師墓

聞歸化一齋上人住持三陽菴初結茅時有兩
巨蛇盤繞山門外人曰若果爲護法來須
昂首便去二蛇遂昂其首俄而不見明晨有

兩少年來請剃髮爲弟子上人辭曰吾初來此結菴因緣未廣慮日食不自給那得更爲若兩口作計耶二人曰弟容我輩同住自有善緣師不必過慮也上人乃聽其落髮自後果梵宇興隆齋供不缺上人將歸寂衆請問色身所以安置上人曰但一憑我我寂後暫置龕中期年後開看如改常界之一炬若有異處當永作香火于茲耳踰年啓龕視之容

色如生遂以金裝飾之至今真身供養菴中楚有照空上人實心修行堅持穢跡金剛咒三年日夜行住不輒戊午吉水大旱邑令令法士禱雨不應上人設壇趺坐約次日大雨雨至官民大悅謝以金不受卽辭行曰我入吉安尚有事會吉城極旱禱彌月不雨上人至取一簸箕覆地以硃塗一圈於南墨塗一圈於北趺坐其上前以二桶貯水手挾一瓷碗

口喃喃持咒良久覆碗水桶底坐烈日中取
綿絮密覆頂足閉目靜坐時巫師三人建壇
祈雨嗤上人曰有雨是我法力若乃攘功乎
上人徐曰若致雨約以何日巫曰明日當雨
上人曰我雨以後日爲約雨下極大極久且
極緩無雷電烈風威人我佛慈悲力也衆皆
笑次日雲雷大作巫號召聲震雨竟不至迨
又次日天陰霾果風雷不作至午盛雨徹初

更二更乃止上人是夜仍趺坐不食凡三日
早起立念咒向北禮拜取桶中水一碗飲去
林郡尊酬以金布悉不受長揖而行或叩其
禱雨法應荅曰穢跡金剛神通廣大若持誦
此經何止禱雨靈應耶

金臺法師名大掄揚化佛日老宿多下之慕鷲
湖來叅盡遺知見先是養大師夢日輪印山
謂當有傳法人至已而掄公來一見識其非

凡提諸無義語勸之于剝落之下重加剝落
未輕印可掄公行止臥起不離猛叅遊武夷
歸幾不知所謂九曲鶯湖師久不過虎溪于
其歸親送之玉山夜話間忽針鋒芥合頓爲
灑然鶯湖喜曰吾道東矣遂舉雲棲授戒時
所傳衣付之偈曰日出扶桑仍復東大千沙
界一輪紅雲棲頂至今歸浙百步穿揚不放
空

達觀佛慧兩禪師塿銘俱出憨公手筆

廬山慧燈上人曰漢王峯苦修密證人無知

者先是此間一望峭壁人踪不到上人特悅
其幽靜乃裹糠爲糧緣藤以下中有大樹穹
窿如屋蓋上人資之庇風雨日坐臥其間饑
則取糠啖之至餒甚不欲復出山忽南康城
中某居士夢一金甲神曰漢王峯有高賢以
精行得餒君寧不爲作計耶居士隨使人齋

齋糧躬往跡之至則亦攀藤下煮稀粥以進
上人得不餒居士請爲結菴上人固辭自是
稍有叅禪人往來徒衆日集道始通焉上人
于宗教兼諳而目不一涉文字終身食粗糲
不設單鋪自入峯三十餘載終不一出至庚
午始歸寂云

萬曆戊申間浙西一僧行脚四方每經聚落城
邑寺院遇二時粥飯未食時將飯食少許投

入竹筒次食餘者晝夜不識單鋪或處門外
山林樹下隨處自在口誦密經將竹筒飯食
施禮虛空河沙品類如此圓行終身不改一
日至溫郡名藍夜宿門外以便施食知事僧
不知其故疑有異心特拒之因拂袖而去是
夜山犬亂吠衆僧謂是鬼魅咸驚起出視若
聞有人聲云吾非鬼也特爲尋本師來耳衆
問本師爲誰荅云知事僧所逐者卽我等師

幸卽尋來滿我意願次日著人遍覓遇之郭
外衆請還止寺中其夜山犬不鳴衆僧拜迎
至方丈永爲住持至今叢林大盛
雲棲世壽八十一鷺湖亦世壽八十一雲棲天
性朴實簡淡無緣飾鷺湖亦惟敦實行雲棲
以平等大悲攝化一時鷺湖亦謙和接物道
尊而光常以學地自居

魏丞上人名大尚貴溪人秉性謙和宗乘戒度

一一成熟嘗有秉拂頌云樹豈倩風搖榦葉
水非代月映澄清緣生若也知無性剎剎塵
塵總妙明偈呈特爲養大師所稱許命居首
座大闡法乘著有金剛正旨鷺湖新集續五
家宗派等書戊辰七月望後身畧違和書偈
別衆曰三十餘年湖上賴師及友相獎于今
撒手便行性月中天浩蕩因舉手謝衆者三
兀然坐化停龕一七面不改生又有濬空上

人名成導臨寂亦趺坐作一偈徐擲筆微笑而逝

大艤上人字無異初謁鷲湖養大師時不欲稱弟子一日師與閒步山門時春花爛熳上人指向師曰和尚試看千紅萬綠此虛空世界都收在我出家人身上師隨舉拳擲去曰打破這箇虛空世界看汝身更著何處上人不覺下拜已而立爲首座凡三年始分燈博山

萬曆間贛州城中居民有念佛會一道者晚課畢獨自歸家時更深夜寂矣忽遙見燈燭晃耀擁一達官來騶從甚盛道者謂是撫院夜出避之人家大門首猶默持楞嚴密咒前導者行過數步忽自退轉更從他路以去道者不解所以意殊訝之未幾城中疫大作惟道者所止人家以往得安全無恙始悟前夜所遙見達官蓋行疫使者而已所持楞嚴咒功

固不小也

雅州接西域彼中僧偶有以朝名山來者身上
生肉蓮花

語雋

台州興善禪堂有裴槃黏壁書云天地生我幻
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我一
息不來我是誰語甚有悟字亦遒勁

世人漫結交遂不問聲氣之合與不合輒自命

相知試繹相知之義談何容易番僧利瑪竇
以友爲第二我此深于相知之解者也泰和
曾文學大奇曰今人直是單知那得相知懷
玉詹山人冕曰人卽密處不必定相知如夫
婦朝夕同臥起亦只是不得相離之人未便
稱相知知言哉余謂夫婦相知更難于朋友
古來夫婦稱知己者其梁鴻孟光與五柳先
生之躬戴于前妻負于後庶幾閨閣間大快

事乎

邑龍潭五桂山下於辛未冬忽露出一石似碑
啓視上鐫儀制今三字下有四行云少避長
賤避貴去避來輕避重書法似歐陽率更此
山路如一線下卽龍潭深處相傳夏相國夫
人曾捐千金修此路此碑想是爾時所設
墨曰玄隱丈人硯曰石平仲水注曰壺公鎮紙
曰不動尊者護書曰督郵使畫曰面壁大士

燈曰普明道人念珠曰百八僧榻曰臥雲席
士幅巾曰方上人酒曰中山隱者茶具曰烟
火神仙

識雋

薌溪徐給諫貞明知人而好士過南州聞劉幼
安曰寧名造訪之是日揭曉劉正落魄家居
接徐刺謂是誤投不出見徐再四敦請始出
接談移日歡若平生幼安不勝知己之感戊

子劉舉鄉薦第五明年己丑舉南宮第三給
諫卒幼安流涕嗚咽後其子之洪以納粟謁
選劉爲移書當事遂超選得兗州別駕人咸
謂給諫知人云噫以先達而造寒士廬不多
得已况正在落第初失意之日哉給諫熱腸
法眼可謂兼之

萬曆壬子魏憲副說督學蜀中所首錄士中式
者凡五十三人是科蜀榜得人亦最盛

韓求仲少時以文謁馮開之太史馮擊節稱嘆
曰子文一往有元氣自是萬人敵時坐客滿
堂顧而曰十餘年後當思吾言韓果以庚戌
舉南宮第一

雋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同安盧若騰怒生閱

評雋

鄭宗伯嘗稱與余自下交如見舞師子開喉見
底湯司成目爲骨力男子

文太史節槩山立不妄許可嘗向余稱楊維斗
大自樹品南國之光

汪無際目朱幼晉無論鱗甲不生卽皮膚亦一切鋤去

韓歸安太史曰余著述曰鳳鳴文囿麟步騷壇
余愧未足承然語特雋妙有通世說直是太
史碎金

果品當以栗爲第一胡桃次之荸薺又次之菽
品以冬筍爲第一蒔次之藕又次之

傳奇當以張伯起爲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

髮四本巧妙悉敵彼以唐人之才韻譜元人
之艷聲質有其文宕而能法真可謂字編珠
璣響振林木高則誠關漢卿二家不能不拜
下風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
琵琶西廂記分路揚鏢若湯若士之邯鄲夢
屠緯真之曇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
患其才多之議品在一流將盡之間乎裴
淑英記彤管流馨足風闔德而詞調亦澤于

雅彩毫紫釵南柯三傳俱出屠湯手筆而往
往以學問爲長徒令人驚彫績之滿眼耳虎
符記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
絕要自是詞曲第二流之佳者幽閨爲元人
曲澹而絕真他如明珠題紅紅梅葛衣玉環
玉玦繡襦投筆四節點綴俱不入俗玉簪幾
于淫矣而措詞亦有可觀合紗記關目絕好
不得以後出相遺此外雖新聲如林吾無暇

槩及矣

闡雋

今人欲借先達爲修名地投刺輒稱弟子退而
往往如同儕稱謂甚有名其師者此大無禮
余最重師生誼而不欲徇人以師憶壬子秋
應試豫章偶湯儀部義仍來遊余友費文孫
以弟子往謁送有南屏四子刻秣湯闕之喜
甚隨出已小傳四冊令文孫分惠余暨汪恭

仲董求毋且令渠爲道慕用意是年弋陽友人李章尹調鼎首雋義經出臨川葉明府門下士章尹徃臨川謝師因謁儀部儀部復詢及余意甚惓切章尹初未與余相識也因儀部言入郡卽造訪并致儀部惓惓意余乃賦二律書扇頭并附八行于臨川詩有容汝寰中堪辟易有人世外結同心之句此狂奴故態不名弟子可知儀部遂荅書獎借特甚書

曰春風時來忽得龍如扇頭贈詩寰中辟易未足仰承世外有同心差爲厚幸耳卽當袖采懷香所至夸出座客雲中沛艾猶惜此隳黃也南屏大作時照几閣間清言真如蘭屑冰霽承教宜附以傳直去章門急容寄以復并和章爲笑也顏謝同游衰年所托萬惟自珍顏謝才名並擅爲忘年之交儀部用此相期許其非師弟明甚今玉茗堂尺牘于文孫

不名弟子而于余稱門人此後來記室之誤
且書非全幅恐失儀部當年夔士婆心故漫
志一段相與始末於此

余每作詩卽韻之極熟者亦必攷過始用戊辰
初夏余客豫章城久王孫季友招飲時石城
熊休甫吉州趨千里及孝穆夢得敬叔安仁
諸王孫咸集待月桐軒下分韻賦詩余得冬
字爰賦一律曰炎色方乘令客衣未換冬一

時糾快友四座洽談鋒翰墨從吾好疎狂任
俗攻月來如勸飲不覺酒行重詩出衆咸稱
快熊休甫謂攻字是一東韻不應用余曰三
冬亦有此字熊執以爲君定落韻余笑曰我
不落韻君韻本當落耳已而王孫出已韻本
攷之果兩韻皆有攻字余因與論次凡一字
載兩韻者不獨攻字爲然如黃鸝鸝字四支
八齊皆有簪字十二侵十三覃皆有天涯涯

字四支九佳六麻皆有寒字十三阮十六銑
皆有思字吹字禁字任字論字信字過字騎
字題字看字俱作平去二音讀遠字選字上
字處字采字俱作上去二音讀告字弔字莫
字射字俱作去入二音讀稽字蒼字般字重
字予字長字俱作平上二音讀如此等類固
不可枚舉也

魯論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唐棣逸篇評語

此詩見刪良以是故

讀書須攷字攷字然後識字如視聽之聽俗誤
听听聽本兩字何得通用子虛賦亡是公听
然而笑元陰氏韻府乃誤爲聽然而笑此誤
後人不小他如豐豐溥溥壺壺之類點畫有
辨豈容日用而不知余於此等字雖一屬草
一隨筆亦不敢苟從俗也

蔡中郎侍母病三年母卒廬墓動止以禮有兔

馴擾其室傍木生連理邕之篤孝若此而毘
毘記誣以親死不奔喪近日俗梨園更演出
張廣才打三不孝等態節上生枝訛以傳訛
孝子抱冤千載抑至于此然高則誠猶曰爲
規正朋友托名中郎耳至連環記直誣邕勸
卓登九五卓死伏屍痛哭益爲無稽之甚按
邕在桓靈朝數上書言事卒以直言受禍後
董卓擅竊聞邕名高辟之不就卓大怒曰我

力能族人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往甚見敬重三日間周歷三臺拜左中郎將
卓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于
邕邕諫止之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
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
也前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遠近以
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邕才學厚
相遇待然邕終以卓不可與處謂從弟谷曰

董公性剛而遂非必不免吾欲道跡何如谷
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
亦難乎乃止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
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卽收付廷尉治罪
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獄中允亦
尋悔無及邕之出處大節若此果甘心附逆
者耶聞高氏琵琶記初成目邕以不忠不孝
後見夢始易爲全忠全孝連環記出何人手

而邕其受其毒誣不以夢告俾一改正豈謂
其俗筆俗調非高氏之比任浮雲點綴固不
能滓穢太清耶余懼世俗不察多徇耳疑目
特節錄當年實蹟以爲邕一表暴焉

呂洞賓遇雲房先生求度世術雲房十試之皆
無所動此洞賓之所以爲純陽真仙也今俗
說兢傳其戲白牡丹黃龍禪師識破其術洞
賓怒遂飛劍斬黃龍爲黃龍所制爲此語者

蓋好色之徒謗神仙以分穢又僧家欲張大已教明佛法高出于仙耳使洞賓誠有戲白牡丹事是慾火未全除何以稱純陽若云特以採戰是損人利己豈仁人之用心乎聞洞賓山居讀書有一女子來容華絕世自言歸家迷路日莫足弱借少憩既而調弄百端洞賓竟不爲動如是三日始去又雲房欲授洞賓黃白之術使濟世利物可便得度洞賓曰

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喜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悉傳以上真秘訣繇是言之戲白牡丹之說誣罔無疑旣無戲白牡丹之事又安得飛劍斬黃龍爲黃龍所制乎

猶有大惡者六人多不察凡人家有重病者必有貓日夕向其舍悲號至病人將革徃徃稱

見猫入室其惡一善搏雞與捕雀鴿惡二翻
人屋瓦致漏惡三竊食恬不畏惡四聞羶腥
必趨逐長叫惡五寒夜輒入人臥被惡六至
若鼠雖無良然亦有可取者一凡一方將有
火災必於一月半月之前絕無鼠跡蓋鼠能
先知是亦有是取也

有人淘井得一玉印章濶厚皆三指作蝌蚪篆
文不可認會意似是公謹二字劉文學適見

以八十文售之世咸傳是周瑜遺印余謂定
是夏公謹非周公瑾也他日見劉細問果云
得之夏公厰井中其爲夏相國之印無疑

閨雋

莆田鄭氏女少許配吳氏子吳父有盜行鄭惡
之與離婚別議時女幼未之知也後吳生弱
冠補弟子員郡綵導入泮鄭女偕諸女伴偶
窺衆私相謂吳生係女元議女始覺是日愁

閻自經諸文學感其激烈叢門以弔直指聶
公親詣奠旌曰貞烈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人來任時舟行九江病
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日侍
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
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窺見亦欲自
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令一人牽肉一手引
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抉其肉烹湯以進馬立

回生

江西省城永和門三字是婁妃所書書法遒勁
可觀妃爲余邑人以賢淑聞當寧藩逆謀時
屢爲泣諫

吳孺人爲林郡丞峻章淑配相法多奇驗郡丞
初第時報未至孺人預決之比長公堯俞捷
時亦然諸孫在孩抱者孺人指曰某當大貴
某小貴後果簪紱蟬聯悉如其語

地雋

安遠縣去城十里曰上濂多湯姓其俗淳朴以禮讓相先不知有侵凌詐競經歲不入城市乃至有白首不識官長面者亦一方之無懷葛天民也余恨不生其族邑徙勤仁里之思耳

蜀嘉定州井通溪其地產鹽須掘至數十丈乃見水汲水起煎卽成白鹽或有穿得油井者

其水黑色有氣若臭用以點燈光亮無比凡油畏風雨惟此油當風雨更明又有火井其土四時焦熱取木葉少許投之置釜其上可以烹飪亦有就此井煮鹽者
豫章新城門一名德勝門大將趙德勝征僞漢戰沒于此故名

緬國出赤銅其價比金增倍銅之寶色與日光爭爍

雲南用貝代錢每四箇名曰一手四十箇名曰一莊四百箇名曰一待過多則用斗斛以量貝或破損俱可用但嫌火燬人家用石磚作庫以貯藏之

弋陽城中有高井其井欄是鐵所鑄濶數圍居民取汲甚衆經旱不涸

雋區卷之五

雋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吉州張文龍雲從闕

事雋

張幼于務誕每冠紅紗巾歌姬環侍文文起少時往謁之張遽易葛巾屏侍妓而後與接談張千總之先祖某素英果剛決以義勇爲伐鼓軍我師與敵戰敗北張時已無首矣而志存

殲敵兩手猶伐鼓不休敗軍聞鼓聲轉厲賈
壯有加因轉敗爲功遂大勝後以功錄其子
世襲廣信所千戶

鄒洗馬德溥疾篤時其幼孫方七八歲與二三
女童閒戲廳前忽見天門開空中有大白鶴
鶴背一緋衣朝冠秉笏者跨之兩翼有金甲
神挾弓刀相侍鶴飛欲下又旋轉再四須臾
鶴與神入空不見見一道白氣從天井左角

自地而上直冲簷端以去未旬日鄒逝

同里彭國賓瑆與鉛山周刺史尚禮相友善周
亡彭百里赴弔夜宿舟中夢刺史衣大紅冠
幅巾加烏紗其上笑而迎曰吾久遲君于此
敬用相迓次日詣靈座泣拜幾不能起旣成
禮訊刺史所以殮一一夢中景也歸客邸不
勝悲悼低徊日影下悽然無語是夜尋卒若
國賓之與刺史白首同所歸可謂死交國賓

字子佩精印篆爲人直摯高雅饒俠氣余友
雲徵其子也

庚午江西一孝廉自言初塲題出每構思腹卽
作痛乃漫成七作臨臆欲稍加刪潤卽腹痛
如故遂免強寫完以出意殊不自愜試事始
竣卽束裝歸家已而得雋語曰窻下休言命
塲中莫論文良然

苗出入擄掠禦則必報仇哨兵相戒無敢櫻者

苗至則潛匿他處聽其肆劫俟苗屢所欲歸
則潛尾而拾其棄或明與爲媾令苗留牛畜
數頭或因掠野放之畜以報功甚有僞爲苗
以劫商旅者然則追苗之兵居然又一苗也
劉廿四素饒膽氣聞人言白鶴樓傍有虎出時
方炊遂不及飯携弓箭攘臂渡河跡之見虎
臥茅壩下放藥箭射去中之虎微動低聲三
叫以口埋沙中尋斃

沙溪有人齋僧舂米數十石是夜碓間失火茅
宇畧無遺而米俱得不燬

雅州城南弘化寺是勅建以待番僧入貢者來
時有諸品佛經列殿左右其經作番字不可
識讀形圓如鏡高六寸用綾緞裹護中有木
軸能作車輪轉居人朝禮者從左至右推之
卽名誦經然須週而復始不然則爲誦經徒
半不能獲福

叢雋

李杜齊名有五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嶠
杜審言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少陵詩李杜
齊名真忝竊用范滂毋汝今得與李杜齊名
吾復何恨語范毋特指李膺杜密少陵則借
以自寓已與太白也

齊梁間有任昉漢時先有任昉東漢有李膺南
北朝亦有李膺晉有張載宋亦有張載

天下郡縣名同者甚多彙識于此以便好事者
之博稽新城縣四屬建昌府濟南府保定府
杭州府華亭縣二屬松江府平涼府海豐縣
二屬濟南府惠州府太和縣二屬鳳陽府大
理府又吉安府泰和縣通州二屬順天府楊
州府樂平縣二屬大原府饒州府廣昌縣二
屬建昌府大同府咸寧縣二屬武昌府西安
府寧州三屬南昌府慶陽府臨安府山陰縣

二屬紹興府大同府永安縣二屬延平府惠
州府又平樂府永安縣長寧縣三屬贛州府
惠州府敘州府永寧縣三屬吉安府河南府
延慶府永寧州三屬汾州府桂林府貴州又
雲南永寧府長樂縣二屬福州府惠州府新
興州二屬澂江府肇慶府歸化縣二屬汀州
府雲南府新安縣三屬保定府廣州府河南
府石城縣二屬贛州府高州府建德縣二屬

池州府嚴州府樂安縣二屬青州府撫州府
安定縣二屬鞏昌府延安府龍泉縣二屬吉
安府處州府新昌縣二屬紹興府瑞州府永
豐縣二屬吉安府廣信府安仁縣二屬衡州
府饒州府德化縣二屬泉州府九江府東鄉
縣二屬撫州府夔州府太平縣四屬寧國府
平陽府台州府夔州府太平府二屬南直隸
廣西又廣西太平府有太平州懷遠縣二屬

鳳陽府柳州府桃源縣二屬淮安府常德府
寧鄉縣二屬長沙府汾州府三水縣二屬西
安府廣州府昌化縣二屬杭州府瓊州府新
寧縣三屬廣州府寶慶府夔州府又南寧府

州定遠縣二屬楚雄府重慶府山陽縣

二屬淮安府西安府永康縣二屬金華府廣
西太平府安化縣二屬長沙府慶陽府清河
縣二屬廣平府淮安府大寧縣二屬夔州府

平陽府興安縣二屬廣信府桂林府又漢中
府興安州寧遠縣二屬鞏昌府永州府興寧
縣二屬惠州府郴州南安三泉州府南安縣
楚雄府南安州江西南安府臨安二杭州府
臨安縣雲南臨安府保定二北直隸保定府
順天府保定縣西安二衢州府西安縣陝西
西安府徽州二南直隸徽州府鞏昌府徽州
建寧二福建建寧府邵武府建寧縣建昌二

江西建昌府南康府建昌縣嘉定二蘇州府
嘉定縣四川嘉定州興國二贛州府興國縣
武昌府興國州南康二江西南康府南安府
南康縣雲南二雲南雲南府大理府雲南縣
威遠二嘉定州威遠縣雲南威遠州平陽二
山西平陽府溫州府平陽縣南寧二廣西南
寧府曲靖軍民府南寧縣興化二揚州府興
化縣福建興化府

郡承豐先達數十年內令福建連城者三然皆不吉初庚戌俞進士廷華選連城令未之任卒又王貢士兆熊授連城蒞任兩朋而卒又乙丑徐進士際旦初令錢塘後改調連城在任及暮忽夢王大尹來謁且爲之視脉未幾疾作遂不起徐君令兩邑而皆有清譽云興安貢士毛鳳儀與樂平劉光社八字相同無差俱生三子其入泮與食旣之時一一符合

又以辛未同出貢

勸雋

見王季和瞿元初費文孫邵茂齊之不祿令讀書者短氣見張憲鄉祝文柔之老而成名令攻苦之士鼓壯有加王名宇春瞿名純仁邵名濂俱常熟人費名雲仍鈴山人張名斌祝名徽俱臨川人張以萬曆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至天啓乙丑成進士祝以天啓辛酉中

鄉試明年舉南宮第三張祝得雋時俱年近
六旬

譚友夏元春其尊人嘗客襄陽舟旦發忽聞岸
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知爲里役移失多金
懼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譚心爲惻甚特慰之
曰姑無然若金故不失隨開篋中取一天函
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何得妄取譚曰第將
去少解燃眉之急何不可其人再三拜謝而

去時友夏尚幼初不知此事也至天啓辛酉
友夏落第方鬱悒夢人謂曰譚生宜自鼓壯
無隳厥志爾父襄陽事發矣友夏驚而寤不
解所以歸家以夢告母且請曰大人得無有
不善事于襄陽乎曷以有此夢母乃爲具述
前事友夏喜愈攻苦不休至丁卯秋果登楚
書第一

新城楊太學思庠富而好義每歲積穀不糶至

米價騰湧時始平價以鬻貧民多德之爲子
延師尤極致隆余友楊因之思本其家昆季
也人師經師特重當時然太學自其名未噪
時延爲西席迨今十有餘年隆禮不衰有如
一日因之每省試行李居停之費俱取資焉
太學諸子若居理居台居吉暨長孫日升遂
爲新城後來之雋居理庚午以年少登賢書
蓋令德之報方興未艾云

郡城未有鍾靈橋時設浮橋以渡隆慶年間有
人于橋上拾遺錢百餘因延佇待之忽一人
彷徨至哭云吾今日鬻炭得此一家待以舉
火若尋不見將俱餓其人卽舉還之次年浮
橋接板處以爭先踏沉墮水者甚衆其人亦
在其中偶前鬻炭人經過認之力爲拯出其
餘多溺死者報施之奇湊如此

閩上杭溫氏婦賣花營生人稱爲溫海棠好善

持素年至五十餘頗積家貲百金遂傾囊造
觀音堂延僧供養是年忽遘疾將危囑其子
曰汝毋一生修善敬佛人多笑之吾卽世後
可于我背上書其姓名倘有後驗俾世人信
因果匪謬耳其子如言溫亡近月餘果托生
泉州某侍郎家爲男背有墨字卽溫婦姓名
也其子聞而往視之熟睨半晌字踪隨滅

南州王廷臣世居萬壽宮傍居家頗饒裕好善

樂施遇歲饑日煮粥以施歲疫則施棺人有
所貸或貧不能償卽焚其券萬壽宮燼重捐
金新之人目爲王善人鄰市常貸其母錢以
肆無不獲利王年至七十餘而卒卒後居肆
者家戶刻其像祀之奉爲錢神肆中稍不如
意輒焚香祝之卽貿易勝常

誠雋

錢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告其女曰吾三

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寘人大辟華生
不患不富貴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
右司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
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
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
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荅之
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
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

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
已巳歲余邑徐貢士子以應試求籤不吉怒撻
土神越數日忽發狂疾而死撻時有一小僧
與同事亦相繼死又庚午秋有徐比部侄在
報恩寺求筭戲以筭擲伽藍歸而疾作其家
延巫虔禱巫稱渠觸一神當不救未幾死二
事皆鑿鑿在人耳目誰云神道遠也

弋陽圭峯寺一僧名頓空病且篤囑監寺僧曰

某色身將變壞囊鉢空虛僅一衲可值數百
文聊佐大衆一齋之供煩師爲措置頓空亡
監寺私衲不爲設供七七內山犬夜吠不止
時一僧侍頓空病者知其事聞犬吠再三勸
慰旬夜吠稍息徐以規監寺畧不爲意次年
監寺僧早餐罷閒步山門望前山水田中央
忽見頓空披衲端坐尖石上不覺大駭未旬
月病亡

劉廿四善獵有熊爲衆所逐犇入夏公厰熊猛
獐衆圍之三日不敢近適劉在鄉歸聞之卽
持鎗往衆見劉當先膽氣加倍隨之入與熊
相格熊力乏而斃他日劉復往鄉間獵夜夢
一胖大黑人盛怒而前曰吾與若自昔無冤
我前爲衆所逐與之持三日不能加我若持
鎗來衆恃爾善獵乃敢直前因亂鎗斃我致
我死非命者若也爾陽數未終吾無奈若何

當以一炬相報耳劉夢中猶作怒以拳揮去
拳著壁間而醒手爲立腫越數日劉自製銃
藥備獵用忽火自著燒其面大至潰爛一月
方愈物之有靈如此
有童子好弄蛺蝶或至戕其生命一日閑步公
館生生泉見隙地有舞蝶栩栩井旁悉逐之
隨矢是井中與蝶俱死

粵中有某令甚貪婪怨聲載路父老至今談之

酸鼻于任生一子後卽戍于宦所

張村人家有野牛犇入衆相與椎殺之牛重數
百觔未幾疫作死者至二十餘人

鯨三足謂之能最毒不可食人或食者立死化
爲水庚午歲有二客同本販鹽魚往鉛山河
口鎮一客誤食能死其同伴往岸買棺木及
拊至客之死者已化成水遂流溢船中後其
客將鹽魚發店人有鬻而食者卽得啞症而

死是年河口人相戒幾絕鹽魚之味
有人得異術偶遇姿婦僻行取草咒之遂若蛇
纏于中婦必裸體乃免一日與人出遊其女
及媳亦偶出渠目不能及遠同行者素啣之
給曰君有妙術值此佳色何不令裸體供一
撫掌乃復逞長技逼視之儼然女與媳也其
人悟報應不爽因悉焚妖書

景雋

去弋陽城七十里有潮水巖內有石鐘石鼓石
雲板叩之各有聲與真鐘鼓雲板無別又有
石大士像石供案但巖中黑暗如漆遊人須
秉燭可進巖前有潮水每日辰午二時水忽
漲旋落謂之潮發巖因此得名

接巖十景曰天然橋噴玉池鐘峯鼓石仙人足
馬蹄水獅峯象鼻山看經巖放生池余各有
短詠以紀其勝

潘文學鼎家方春月忽紫燕盈萬蔽空而下集
于前庭經宿始散潘爲蘭谿名士辛未歲特
慕余來謁執弟子禮甚恭

海區卷之六

雋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徐如珩楚白閱

玩雋

朱幼晉曾於冰谿畔得一片石紫黃相雜光潤
如玉下有趙松雪題六字云女媧補天之餘
又在臨海水際得石葉一片其色紫殊光彩
可作硯當是玉樹之屬

天啓丙寅歲浙江烏程縣雙林鎮河下蚌忽出
珍有一人獲蚌剖之內有珍珠八仙及珍珠
壽星又一人持二蚌出水將及岸忽墮一于
水中再覓不得取其一副視有珍珠象棋子
十六枚與前所墮水者必一副也其人不勝
快悞事在是年七月望日

張雲從間松園多蓄惟石有丈人石小石麟行
雲石龍頭石石玦海犀石角秉圭石靈芝石

雲鬟柳腰石獅蹲石石聖人枕肱石青雲芝
天孫石梭石擎補它巖石供廬山石筆閣雲
從各爲記辭韻妍絕可入欣賞編雲從名文
龍廬陵人兩爲邑令早歲掛冠是真能踐身
石盟者也

藝雋

國朝雅樂定于冷謙聲音象數較宋元獨得其
詳凡樂舞生十五年一考必精通律呂者始

得與選袁裕春爲太常卿于古樂音節一無所知遂將通律呂者悉黜不錄絲是太常諸生謂演習無益無復肄業而古樂遂廢

南巖寺去郡南十餘里黃太常子澄曾憩此上有南巖洞三大字是太常當日手書筆法大類顏魯公

吾郡以書名家者有鄭太僕邦福葉咸寧濟英余師歲辟王公社膺余友費文學雲仍鄭葉

暨余師書法一衷晉人費書先學米後學懷素皆徃徃恒似

胡孝廉應麟字元瑞蘭谿人以書名世非酒酣與極快不一臨池醉時多不用筆書其書法愈醉愈妙人來索書者會其醉磨墨汁數升傾向池間元瑞或自濡其髮或濡其臂卽耳與鼻皆能運動作書書成人以爲神筆

元進士吳德基自稱牧羊山樵于鍾王顏柳外

別翔一家草法婺州初下婺人以其草書進
上謂吳字有干戈氣象非太平所珍悉取焚
之自是人無敢藏者嘉靖間婺州大疫一病
者聞鬼語曰明日當至某家矣一鬼曰某家
有牧羊山樵不可干也病者不解所以及旦
訪之則其家壁間有一軸爲牧羊山樵手書
于是人爭以此軸傳奉每傳至一家則病輒
愈

雪清宜黃人年十四工詩畫尤善繪梅鵲欲畫
時必箕踞山水間畱連竟日中有所會縱筆
揮就見者疑爲真鵲

術雋

王遐仲師少時得異人授精相地法嘗爲鄭文
學國經卜地語之云地且大吉但葬時當有
火患耳方開塋鄭厨下失火撲之得滅以爲
言且驗師曰未也至葬時其家果復失火止

焚其屋不及他舍因請故師曰此龍方位居
離離爲火葬法必櫻其鱗龍當怒然久之相
安發祥方大耳未數年國經稱弟子員今其
家日隆隆起矣

張郡丞賧喜施藥濟人有商自滇南歸以一金
色小蛇相贈凡四五斷合之首尾宛然莫知
其故張謹藏之一日有劉醫士者從周家診
病來嘆曰周氏子色癆膽將破安得脆蛇與

續命張亟問脆蛇狀劉云此蛇無膽畏人出
崑崙山下一聞人咳唾卽自爲寸斷人伺其
寸斷時以鐵鉗取之須寸各異處待風乾入
藥若少頃人聲寂杳遂寸寸動躍自爲相續
依然蛇也凡患色癆者多以驚疑喪膽惟此
可續命張因出所藏蛇二斷與之周氏子得
不死此藥本草方書不載劉蓋得異人傳耳
余邑陳學博國華閩人能別禽音時目爲今管

輅

誕雋

唐伯虎高才任誕好爲詭譎之行有太學某者慕其名不遠數百里來訪入門伯虎方作婦人裝與一僧對奕都不一顧客客見其所爲殊失望悻悻而去局完闌人具述客所以不悅狀伯虎曰渠知有唐伯虎更能責唐伯虎此定奇人卽命駕造訪時日已夕矣刺入客

尚舍怒閉門不肯納伯虎排戶直入客避之室中伯虎徑趨室客臥床轉面向壁伯虎邀之起不得遂解衣與同臥多方致款終不作荅伯虎因賦詩數首齟然假寐明旦起書其詩几上而去客起見詩殊自悔遂趨謝不恭伯虎知其當來預陳觴酌宴之暗室中燈燭輝煌歌舞繽紛客極快忘疲畱連且久始得辭去歸時家人甚恠其久問之已踰三晝夜

矣

但澹生豪爽不羈小試偕友人觀榜見已名在黜列遂於衆中撫掌大笑曰世無子雲那識子雲後應丁酉鄉試策問爲籌邊但開口卽云愚生蓋嘗徧歷九邊而洞悉其要害矣本房得策殊嘆服特爲薦之卽登雋往謁房師稱曰君茂年書生乃歷邊陲洞要害可爲罕有但正對曰門生止識一豫章城此外足跡

實所未到特臥遊耳但名調元星子人

武林嚴文學遊常州過訪鄒公履待久不出忽有一盛服少年從外而至見嚴便懼然相迎嚴謂當是公履也揖畢除去巾服乃一緇流問之爲李超無也嚴訝甚又坐許久復有一盛服少年自內出容色絕麗嚴意此定是公履也揖畢亦除去巾服乃某名姬也旣而公履趨出相與撫掌大快

幻雋

唐文襄龍嘗建花園于縣東門外自爲記其末云有吾與黠也之意唐亡後園爲柳憲副希點所得園丁每稱有冠服貴人日現形作祟柳心知之一日親至園聞唐在空中厲聲言曰吾此園大費經營何物後進乃欺予孤見奪耶柳曰所以敢市此園亦以公曾有遺言在爾唐問何言柳曰公忘却記中有吾與黠之句乎唐俛首影滅自是不復出見

陸太史可教主應天試閱至一卷文理多謬悠怒擲之地忽卷中舒光彩擁出綠牡丹花復取閱之殊不堪又擲之地輒開花如前如是者三次陸以爲神異不得已中之

鄰西十里曰諸溪有楊氏別業已巳秋諸文學讀書其中忽聞前山鼓吹聲訝之因共往聽至近寂然無聞歸又復嘹亮清徹如是者七

八日不知主何瑞應

蘭谿邵中丞墓前石牌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
忽一日雷雨交作坊移而東首

玉山有貧兒因家計窘甚疑其父存時有餘貲
爲母私藏因請諸母顧其母實不知也屢求
不得日有怨言時其父故已六載矣一日所
親于東嶽門前忽遇見因與揖訝曰君死且
久那得在此答曰不須語此第爲我傳語家

中我家石磚牆第幾層有一磚四旁無灰縫
者內貯四十金令吾兒取之言畢復揖而別
倏不見其人甚驚訝隨詣其家述此事其子
入尋視墻間果有一磚無灰痕啓之得四十
金

何伯亨是蘭谿塢口廟道士有仙術每挾之以
戲侮人邑令惡之會大旱因使祈禱謂不能
致雨當治罪何乃設壇行法少頃陰雲四合

雷電交起城內大雨如注然城外絕無涓滴
雨過處俱作腥氣屋上及街路有萍藻魚鰕
等物鄉中池塘盡爲之涸

己巳年詹文學爲鄭氏塾師偶天陰忽一陣黑
風過空中墜一黃幅于庭弟子隨取以進詹
開視上書六人姓名多出其弟子首名爲祝
某次某次劉濟邦詹私喜謂他日科名之兆
令秘勿言未幾祝死又未幾某死踰年劉死

祝劉皆余近鄰今六人中存者僅半矣

陳中丞用賓太夫人死三日復甦甦時稱閻君
交代新者乃中丞同年張侍郎也因從旁竊
窺侍郎睨之遣一卒諭曰陳太夫人何繇至
此今日吾未蒞事詰朝當護歸以此得回生
耳中丞聞言大悅遂修候書密附奠文遣使
星馳張家詢之則太夫人死去之日正侍郎
革命時也情節俱載祭文內

鄉民黃廷棟妻于己巳歲產一兒人首而蛇身
舉家大駭欲以畀之水兒忽作語曰我本太
乙真人護篆使者以微過見謫得托生君家
若不見育將使我不免有再投胎之苦耳吾
能爲君家致福幸無見溺也黃異其言乃使
乳母育之兒善乳一乳母不足以供其口黃
家故饒裕乃多雇乳母養之兒初生時能言
此後依然默默每飼乳飽時輒熟寢去醒則

求乳乳飽復寢如故但其下體甚滑不可提
抱惟以一盆盛之夜則置堂中高潔處先是
其家多災患或致人構訟無已自兒生後輒
安靜無事黃爲邑之西鄉人

西隅汪某妻楊氏孕十九月而生男又能某婦
孕二十一月而生又三十九都歐陽某婦孕
十七月而生女又四十都徐文禮妻楊氏孕
十三月而生男又上瀘余文勳妻傅氏孕十

八月而生女又二十八都董源人家婦孕十月忽腹生一癰日漸大至月餘而癰潰一女從腹中出母亦安全無恙又八都徐姓婦一胎生兩男一女此俱庚午冬間事一時之婦孕抑何愈出而愈奇也

金華戴千總家有崇不時拋擲瓦石或戲將戴所用鏡粘壁間力舉之不下少頃忽依然在鏡臺上或半夜藏匿小兒遍尋不見復于捲

簾中得戴爲所擾殊甚私念正當勝邪乃設一席延所親章副使至家鎮之始入門空中拋一石從章耳邊擦過忽作人語曰汝乃失時貴人吾何懼之有戴復請道士設醮壇七晝夜道士反受其顛倒將新麗道袍變作破落不堪所戴道冠變作蟬壳其家不得已使人往龍虎山真人府告之比將返聞鬼語曰吾初無害汝家何苦苦見逼今往他家去矣

但汝命當懸我手後戴千總在操場爲流彈
所中而斃

天啓年間紹興山中有黃黑斑三虎往來山陰
道間每潛踪空墻或翳林僻處日出嚙人致
死死卽舍去被傷者不啻千人行路苦之獵
者屢捕不可得踰年方已亦莫知其何去咸
以爲神虎云

玉山葉吏日承露家有一梨樹每歲結實甚繁
味極其美至已巳歲止結一實其大如斗異
之或謂其下當有毒掘之有巨蛇盤據根上
目尚未開葉乃舉畀諸炎火

諧雋

湯臨川善恢諧有東鄉某先達因試事爲衆所
怒扯去頭上裹巾湯適對客聞而嘆曰不圖
某今有無網之災客問爲無妄耶湯曰他人
則無妄某乃是無網耳

往乙卯五月十三水南關聖帝新祠成人家以
社會相競裝扮故事窮一時之勝遊人觀者
肩相摩于途余時偕文孫讀書南屏路塞不
得過城恭仲求毋同遊浮橋上適有一村婦
過身著青衫慮衆中遺失鞋頻繫其帶恭仲
求毋因戲爲聯句隨揮簡走使貽余兩人詩

今日迎神會

汪

人稠樂事重

董

青衫頻摸

扇蔽羞容

董

妬殺董求毋

汪

應憐汪

仲恭

董

文孫何落落

汪

悔伴鄭如龍

董

中以余爲迂故末句云然也余與文孫讀之
不覺噴飯今費汪已矣還憶爾時懽會雅劇
遂邈若山河西州之慟使人何能已已

陳大士爲當時聞人偶遇一僮父問其姓告以
姓陳其人遽以手書曰程更問何名荅云際
泰其人復以手書濟泰陳艱然曰君自無耳
乃欲截去我兩耳耶因不顧而去

余目不能遠視然當莫夜熹微之下人皆不見而余反能舉細字朗朗可誦以質之短視者盡然蓋神藏而光聚故也或啁余曰君所謂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矣余曰不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一坐皆笑

雋區卷之七

雋區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西昌陳弘緒士業閱

艷雋

衡陽山人王辰嘗爲余言萬曆乙巳間楚中某氏姬才色雙美爲一富家待年妾其主人死姬自擇對欲娶之者審其年貌相當令獻詩備擇一生久餽于庠頗解詩慕姬才色而自

度年貌不稱乃托一美少年代已往獻詩姬
見而喜甚許嫁之成婚之夕熟睨乃一老書
生也姬作色曰汝何詭譎乃爾然姻事自是
前定汝費此一番心是必篤慕我且吾旣適
此必無反理但一虛則百虛汝前所獻詩定
屬代作可將平日時菀一二來好決汝終身
生隨取憲課出觀姬細玩轉喜曰尚可成就
一貢遂篤伉儷嗣是日偕生分韻賦詩相與

窮山水之樂隨刻其詩集惜未得見

同里陳時用買一蒼頭年十二是運船上携歸
轉鬻者此生在陳家且十六年運水負薪不
辭勞勩第言大志大陳夫婦撫愛特至而其
家小郎君每以事見撻不勝箠楚撻時則曰
不當畱一絲情分異日好相見耶小郎則益
怒且詈且撻倍有加焉有星家爲生推造云
當有飛來富貴在轉盼間耳歸卽沾沾向主

人悉其語且曰卽富貴不相忘陳還詰曰富貴當何自來生笑而不荅已巳夏間因小郎督責不堪奔往龍窟爲運糧官桑千總掌駕一路服侍惟謹舟次滄州遙望深林內隱隱見大石牌坊乃指云此中有先人壠在焉當往謁同舟人皆哂其妄則曰吾家張姓曾大父尚書大父知府父亦廩於庠此一一不欺耳或愈哂之謔詈交加生必欲往桑聽之有

好事者隨之行果有張尚書墓生前謁拜跪如禮有守墓數人前曰郎君何以謁此生曰此吾先人壠也余年十二時往鄉塾不幸遇暴客將手抹余額忽然兩邊皆水一虎尾余後惟前有路可行遂憑其指引鬻于廣信糧船上尋携至上饒更鬻在陳家備極苦楚者屈指十有六年今隨桑千總解糧赴京舟次此地識爲祖壠故特謁耳詢其家中祖父俱

物故矣因潛然淚下守墓人熟睨良久伏而請曰得非吾家七郎君耶自郎君被掠遍訪不知去蹤乳母爲伊寃死者三家僮斃于杖下者六且疑伊叔氏謀害構訟至今莫決今何幸且歸遂使人報其家生之母尚存卽遣人巾服來迎生復往船上別同舟者桑遂禮以上賓有頃輿從畢至桑命以舟中鼓吹導送歸第入門拜母畢舉家相持而哭尋出堂

上受從人叅拜羅列不下百餘人咸俯伏于庭生各有指揮從者唯唯謹隨交鎖鑰百餘收小米一百七十石畧計家貲百萬同舟人送之歸者俱畱一宿各贈以二百文後吾信糧船燬于虜桑走滄州往謁生與款燕詳述其家中事且云歸踰季母尋故矣服闋倘得營仕大邦當圖再報也因厚贈而別吾信各糧船因亂離至滄州者俱受其惠或款畱

或助費依依有并州之誼云或曰生幼時曾
議婚一編修女今其小姐尚守貞待字歸而
畢姻尤奇

荒雋

貴州苗凡五種曰紅苗黑苗水西苗衆家苗木
老苗紅黑水西三苗呼進食爲櫓階木老苗
呼爲箇麥衆家苗呼爲良呆苗所衣用濶布
一幅中剪大圓孔從頭穿下四圍以繩繫之

其俗以十月初一爲新歲漢民有與交好往
賀節者卽留飲性不善飲者涓滴不可沾脣
不然渠苦勸無已其酒帶糟不漉去飲不用
杯以鑲牛角爲酌具滿斟一角兩人跪奉兩
人挈其耳以一人扼頸大哄一聲卽時灌盡
漢民至其家男女無分或聯席或携手俱不
忌惟不許相對坐有誤犯者則以棍比其位
次稍斜不與較若正對無差卽時殺之蓋其

俗惟夫婦可對坐故也議婚不用禮物惟以牛數頭作聘是日男女兩家各登一山造五色飯男用白織帶女用紅織帶爲記二家親衆各唱苗歌至夜衆相與大喊一聲齊履平地以帶相換而歸苗性獷悍好劫掠商賈每結伴出謂是作生理歸必捆載纍纍

緡雲青田之間有土獠居民目爲野客凡漢人與往來者至則先以乾小鼠點湯客噉之盡

則喜便留罄賓主之歡凡珍異之饌靡不出供或見而畏難不食卽以爲不知味不復獻一茶

韶州府署有大樟如蓋夷使入貢覲見請重價購之當事者不可強至再三終不允乃夜穿一叅將府照牆土而去

重慶木桐驛地接西僮時有僮人於此地串水處市棍掠漢人鬻彼供役鬻去其僮酋先令

去衣將鹽擦其遍身網置地上呼一犬來將其人遍飴隨以桐油刷之用火畧炙然後解去其綁索令徃牧畜自後前飴身之犬常相隨伴其人終不能逸去

物雋

靈隱寺之韜光菴池中有金蓮相傳是宋高宗南渡時遺種鄉士夫或移其種栽于家不數日卽萎今吳閭另有此種但花開較小耳

郡永豐安民山亦產方竹

峨眉山有神鴉凡朝謁者心擬某禪林棲住鴉卽集其舍飛鳴本菴執事僧隨携茶具于十里歡喜亭相候如佛光現時先有靈鳥一二向各禪林作人語云居士佛見或稱長老佛見光畢衆各以右掌放米施食見佛光者鳥爭集其掌食之立盡未見光者鳥不顧飛去峨眉山白龍池有白龍常見龍形最小長僅六

七寸許而變化無窮有僧方作爨誤汲龍于
千人釜中自旦至日中水畧無温氣因懇告
任持師求懺悔師曰此汝不小心誤置龍于
釜之故耳爨僧亟啓釜觀之龍方悠然于釜
乃送之池中湯爲立沸

龍泉鰲洲頭有塏二鶴巢其頂一日有狡童登
塏頂窺其巢有二卵懷一而歸遽投鑊中聞
者亟索乃從沸水漉出熟不可執皆嘆曰熟

且死矣因以井泉浸之迨冷仍令狡童躡頂
置卵故處先是鶴遶塏悲鳴及卵還遂不復
鳴第每日見一鶴棲止其上一鶴去月餘乃
反又月餘兩雛俱出踰年鶴將雛去竟不復
來巢鶴去者是於海上覓回生草將雛去不
復來則所稱覆巢破卵鳳凰不棲其林也

岑山明通上人將寂以已出入所跨蹇贈余友
朱道徵朱有所徃乘之則馴伏疾走一如上

人自乘餘人皆不能騎然道微特愛惜之亦不輕一試

庚午四月間有衆于白鶴樓前過渡一僧後至牽所跨蹇驢欲共載驢不前加鞭再四終不肯登舟有頃載胥及溺死者數人僧嗟訝不已

李文學祖生居興安之篁村家僮牧牛于隔溪每朝出莫還牧者與牛俱從淺渚以涉一日

霖雨作抵莫水忽暴漲牛先泛水去牧者不敢過徘徊溪畔牛顧盼若有待者久之乃復過水俯首曲身令得以憑牧者會其意乃跨其背以濟此牛洵靈異也

蜀地有雌雄二物名合蚡彼此疾呼樹上久之相抱而死人採得暴乾凡婦人產難者與此物令握掌中兒卽易下

夾江某文學家蓄一白兔性喜月每遇月明卽

放出檻外疾走迴環數十匝始以目定覩月
都不轉睛經一二更候方止此兔乃崇禎庚
午一牧童偶從石峽中捕得者

衡山有虫長一二尺許形似琵琶伏地不見其
口目無足行甚趨趨色如沉香人以小竹擊
之虫應手潰如泥語所謂醉如泥者豈卽此
虫之謂乎

啣雋

南直周進士汝礪工爲制科文而性極善忘于
世故多不通曉嘗晤一同年問其氏號荅云
曹姓別號雙江後每見輒問如前其人含笑
云仍舊姓曹仍舊別號雙江周甚訝其語其
人曰君仍舊問那得不作仍舊荅耶周故饒
于財時出所藏金爲玩具見錠底多孔謂是
虫嚙所致暗記件數置日下曬之家人私爲
剪碎竊去日莫收貯止計件數相合殊不疑

爲人所竊也或有餽以金者家人冒名裁荅
徑私金周初不知也後與其人相見談及歸
而詢僕僕曰無之周以其人語詳詰僕曰初
無此事當是至人作夢耳周還憶良久乃云
果是我作夢其端愚可笑徃徃類此

蘭谿童茂才平特極不好學衡文者尋到乃晨
起焚香虔禱直取四書展開憑手所指去得
臧武仲以防末爲後於魯次早復虔禱又指

得書句如前隨遍覓此題佳文閱熟此外茫
然一無所記也試日進號坐實不勝枵腹之
懼惟默念臧武仲老大人保佑至再至三題
出果然遂得高等

浙中一督學好錄詭恠之文一士人遂取名徐
子曰

南都一刑曹家報至發書痛哭輒自申報丁外
艱指日束裝行矣復取書細閱乃是渠伯父

訃音其父固無恙也又急具錯悞申堂衆共
詆訶之不得已乃告假以歸

相傳寧州風俗人皆嗜酒每日間止有半日醒
至午後則酩酊相視問事懵然一無所知雖
隸于公者亦然王孫幼晉嘗有句云沉醉一
時如太古

通雋

俗人稱官長必曰某爺至宣聖止稱孔夫子或

曰孔聖人從未有以爺稱者余在浙舟中聞
一商偶談宣聖連稱曰孔聖人老爺亦可謂
知所尊矣

釋廣訊善詩年一百餘歲

懷玉東嶽山有鐵鼓是成化年間物乃余邑徐
某捐資所鑄萬曆末年居民於土中掘得送
至山其形絕類鼓叩之亦鏗然作鼓聲

萬曆壬子江西鄉試首題爲正唯弟子不能學

也時有一士子謁舒元直問此題當作何主意舒曰有何主意但上不涉文莫吾猶人下不涉子疾病有此等七篇文字在場內皆可元而可魁矣然八字若好卽涉上下文意亦不礙中余當時聞此語以爲言之抑何太甚繇今還憶殆有味乎其言之也

海耕道人田姓從達觀大師二十餘年未嘗少怠達師遇之嚴小有過差痛責重板居常兩

腿如墨竟不萌一怨心出一怨語及達師罹禍從事園中周旋惟謹

壬申客舟中晤一楚友談王行甫同軌在官每日令吏胥門役人各陳奇事數則勒爲常規如無朴之耳談卷帙多取益此其書每段之後必實以某人談至吏胥輩所陳則槩託爲顧朗哉昔蘇子瞻每令人說鬼其人無以應則曰姑妄言之行甫亦此意與然以之入書

未免涉於誕妄余所撰述不敢一蹈此弊也
劉佑是大將軍縱第三子年十四五時每汗出
香氣撲人時一浣衣垢水皆芬縱門下多異
人有曰鐵布衫者善奇術與人角戲身挺立
不動任以矢石拳棒加之畧無所傷

莆田俞懿伯爲余言紫霄寺一上人寂時趺坐
異香三日徒衆將泥就色身裝塑朝夕供養
後日久泥稍壞一夕夢一僧來訪曰君其爲

我檀越以語同志數人咸云有此夢不解所
以他日偕諸友遊寺忽見僧像儼如夢中所
識因共愕然乃各捐金重飾之

義烏龔進士士驥體貌豐碩腰大十圍每食蒸
數人之饌進場時手自携燒鷺三隻監臨者
恠之荅曰大人試看此非常之體軀那得不
容作非常之飽供監臨笑而聽之龔以天啓
辛酉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

耳新序

國朝王元美良史才也而恨
不居史職以今讀史料一書
既贍且覈一代之文獻在焉
將予司馬子長班益堅居然

季益之間哉范蔚宗遠不逮
已而顧以身非史職退然自
孫子裨官之列夫元美之史
而云料也誰為正史者哉乃
說者謂益堅漢書多取之劉

子駿襍記益子駿博綜西漢
典故選收精擷儲其實以有
待則子駿作之勞而益堅享
之逸也余少賤耽奇南北東
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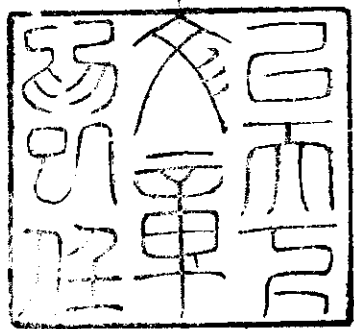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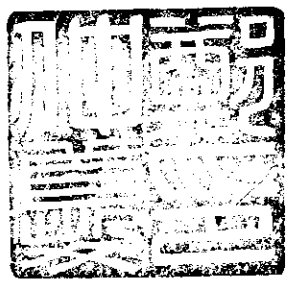
與夫星軺使者商販老成之
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
不忍其流遯而湮沒也隨聞
而隨筆之書成行矣且久而
茲取詳加訂焉以是為可以

質今而準後也庶幾竊比于
子駿之義以待夫他日之為
益堅元美者豈曰小說云乎
哉鄧忝素凡兩為余序而未
明作者之旨故漫自志其緣

起以告夫世之有耳者

崇禎甲戌秋日信州鄭仲夔

胄師父題



耳新序

猶之耳也人涉之而卽故何
胄師涉之而日新亦猶之耳
語耳也人陳之而易厭何胄
師陳之而四筵驚獨座亦賞

抑自有說蓋余曩耳胄師名
如轟雷閃電不可得而掩比
謫居信州亟造廬訪之見其
貌闇如口啞如退然若不勝
衣以余所耳與所目抑又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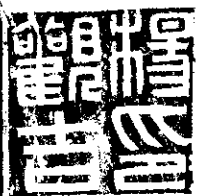
甚咄咄胄師何視吾以太冲
莫朕若此已而數數往叩之
則言皆玄遠吹氣作旃檀雖
相得益歡交斯莫逆然而偃
室罕至又居然有室邇人遐

之風世有異人如胄師宜其
點染所至成異書哉故夫胄
師之書無徃不足以聳耳而
新聽也迺獨以耳新一編命
余闡厥大旨夫耳新之旨莫

詳其自述余何言則亦言其
簇簇方新者確有原本非如
世人逐耳根上作生活者而
已矣胄師嘗拈陳大士與人
問荅語曰君自無耳何得截

去吾兩耳信斯言也耳新一
書可以無庸不佞序爲矣胄
師將無噓乎哉

閩漳友弟楊觀吉題



耳新目錄

卷之一

令德 十則

藹吉 五則

經國 五則

卷之二

正氣 十六則

立言 五則

博瞻 四則

卷之三

集雅 五則

懿好 四則

惠濟 三則

卷之四

神應 八則

仙踪 七則

卷之五

梵勝 十則

同聲 三則

知遇 三則

矜奇 四則

諧艷 三則

卷之六

陳風 五則

紀土 五則

正繆 五則

異述 十三則

時令 三則

今文 三則

卷之七

志恠 七則

說鬼 四則

奸恣 三則

醜媚 二則

災變 六則

孽召 六則

卷之八

物表 六則

兆先 四則

命相 五則

藝術 三則

寶遺 十二則

人瑞 二則

耳新目錄

耳新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閱

令德

王孫謀瑋字鬱儀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權埒
郡王然秉質端尚造次必于禮教墀戶讀書
絕粉白絲竹綺紈鮮腆之奉尤喜延接四方
士以聲氣相悅慕者歲無虛日與人交久愈

篤理藩政積三十年人以寧一著書百有十
二種皆手自繕寫稿至數易未嘗假手書傭
易簣前二日猶與諸公子說易指示詩文宗
尚是夕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左右闐闐相
驚告棲鳥皆鳴越二日而公逝南州人士私
謚之曰貞靖先生有子八人統銀統銅統鎗
寶符統罇統鉦統鑲統鑽皆賢而好學世謂
其遠過荀氏八龍

文太史震孟長洲人至性孝友登壬戌科一甲
第一聞者相慶以爲純孝之報居翰苑者未
踰年遂以抗疏忤旨罷官家居時人爲之
語曰求忠臣須孝子繫爲誰文文起

朱鬱儀性至孝母兪淑人患瘧下公方同病骨
立猶強起乞以已年增母算夜夢天神來告
曰久利氣陷當于香連丸加升麻少許因如
其言一服而愈

石明府有恒字伯常黃梅人初令遂安再令長
興所至視民如子一日有盜數十人來劫長
興庫藏不得怒欲殺公公子孝廉確請以身
代盜不聽竟害公尋復開囹圄縱諸重囚去
諸囚曰石公無冤民我輩寧忍以貪生負之
耶盜復欲害確諸囚與之持得免已而喊聲
大舉盜懼遁去諸囚竟無一人匿走者後公
喪歸兩縣之民咸來護送如孝子之悼其親

焉

郭孝童金科錢塘右衛人家世勲蔭萬曆丙辰
六月夜半鄰火突發金科從夢中躍起挾八
歲弟冒煙出以付鄰人李某已倉皇回顧未
見其母復欲入李計火燄益烈入必無生理
力挽之金科弗聽復蹈燄而入卒與母姚氏
及二幼弟握手聯肩共斃于火當道破格表
揚附祀旌德祠孝童時年十六論者以方曹

孝娥馬

李侍御應昇字仲達江陰人方家居被逮報至
毅然詣解所神色不變或曰合內別乎荅曰
吾業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竟不一反顧李
制舉稅清超玄勝獨步一時時以方李謫仙
之詩貌恂恂若不勝衣而臨大節慷慨蹈死
不變世謂有真文章者必有真人品信哉
蕭郡尊思似每丁祭必齋宿學宮

友朱夢得介而絕有識量嘗於戊辰歲舟過
小孤風濤大作帆索盡絕同舟汪千頃急念
觀世音垂救勸夢得亦當念夢得謝以時未
持齋且平日不念今日念將誰欺乎時風亦
小定整帆及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千頃以
夢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謂篋中
尚有孔子書及先人集若盡出之時不及止
出佛經是輕父重師輕此方師重異方師也

不可生死數也毋多一忙頃之達禦兒港焚
香向水謝口占一絕云白頭浪裏此心閒厭
說存亡頃刻間暗數平生纔一遍危舟已過
大孤山其見定識卓如此

養菴大師居鷺湖慈仁特至以德讓化人見者
咸戀慈雲佛日性至孝父母葬邑之九仙巖
去鷺湖百里許每歲祭掃必步趨老年艱于
步始率徒代之先一夜必設茶果致恭敬謹

其徒尋持香數枝拜而授焉其徒旣祭歸又
設茶果如初恭敬拜而酬其勞孺慕之情至
老益篤如此師嘗遊武夷過接筍崖先時有
同鬪髮師兄弟曾捨身于此距師來遊時十
年許矣徒衆以告師因泣之慟遂不復遊諸
勝次日脩佛事其處師長跪持幡招魂哭之
盡哀隨觀者甚衆時有建寧李氏兄弟闚墻
者四十年雖同居築墻間其中堂示無復合

理感師所爲不覺相持而泣遂復好如初聞人咸嘖嘖師之默化云

余以甲子秋始識建武楊因之其人恬靜寡營雅好著述余每過其邸中見其羅列古書呶唔不休夜則張燈以讀若不知有煩暑者然試事竣余數數相過從方呶唔如故心竊異之旣放榜各阻風章江因之過余舟相慰藉是夕余復尋其舟與談則張燈呶唔不異往

昔余微窺其神情夷然自適遠同鬪生之無愠始益媿且異之與訂交吾豫章卽多才然近日率羶于名粗識古書便爾大言夸人謂世多空腹咸莫已若至功名之際益不能自持矣如吾因之者真讀書真有道人哉因之著述甚多而雅不欲出惟筆史行于世

藹吉

冀淵孟與余書稱繆當時之慧而勁文文起之

介而裁姚孟長之莊而密魏仲雪之澹而真
顧仲恭之深而亮錢受之之寬而奇何季穆
之精而練王季和之峭而悍俱一面之雄瞿
元初陸孟鳧許子洽黃子羽綜其才性各負
偏長龔名立本常熟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
人有賈太傅之思

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韻
每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爲斗極

張魯叟目聞子將卽其人如青霞白雲韻格自
別

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爲多才有余友涂子期伯
昌涂不疑大雋楊因之思本子期冰心蕙質
其天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嗜古尤擅
四六不疑有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之句
膾炙人口誦其詩可想見其人

鄒逸少以尊公武輿傳求贊爰綴數語曰余以

戊午得偕鄒子逸少游卽其人勁骨干霄品業兼擅非鍾川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以張鄒氏乎及觀馮侯所爲鄒文學傳何先後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端不可誣始信爾夷之國定多異香黃河之蜿蜒必有其發源之自也世咸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爲天之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嗇于厥躬必大昌于厥後况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

爲之子哉

經國

鄭中丞教未第時讀書山寺中有啄木鳥日來窻間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隙鳥至將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倣其畫迹俟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上口畫板復墮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倣鳥迹作畫數板仍墮地後公以中丞勦寇

攻一城久不下還憶其畫法遂輕騎造城門
以手畫門上門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
公爲余邑人舉成化間進士徵時有日者推
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
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
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
忽思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記之
振旅以歸隨卒

黃少卿清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清勤累官嘉興
同知初視塘工海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
萬曆初積若山公閱一夜盡其短長明晨卽
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舉口誦出纖
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甘
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
中人懷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徵令主
文奏忽一日報駕上差人至時世廟於中

外大臣多不測之威張懼及已色沮甚公直
前曰故事凡有密 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
必爲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
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 制如從旁門
入是必會本院爲他事者也出視爲械郭希
顏來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
云何據荅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
周季侯令仁和究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

行忽惟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趨回縣執
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其受
責周沉思良久曰吾不爾罪乃囑能幹捕差
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誡曰出三
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
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
曰捕風捉影世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必
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曰但沽酒少

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青峯去必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峯狀荅曰其人能回生起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

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卽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爲伸冤隱忍偷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爲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盧子占觀象贛縣人文而善吏工詩歌又嫻爲

懸腕真草隸時旁及弓馬戈劍之技每舞大
刀罷輒能作小楷爲人饒膽幹遇不可輒持
交游最廣居恒一揮千金畧無德色嘗督天
津郡營北多荒地盧爲屯田以數萬計善談
兵如聚米爲山虜形在目令人色壯舌卷又
善治賓客有三夷國使臣至當事以盧主之
盧依周禮稍緣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
出異楮寶硯賦詩而別

余聞之父老云李明府鴻蒞余邑時極加意保
民秩滿當遷適潘中使以開鑛至潘隨從數
百人殊恣橫明府特裁挫之潘初至欲以上
司自處俾有司叅拜明府往見從中道昇上
慷慨而前潘懾之與講賓主禮他日潘往視
鑛塲明府令導者從小徑往崎嶇逼窄至不
能爲步潘往返疲甚興爲稍減明府乃密報
當事極陳開封禁之害當事疏請遂撤厠中

使然明府亦因此罷官去夫鑛場連三省封
禁若開利不必歸 朝廷也徒爲吮血磨牙
輩飽其欲耳而殃被一時禍貽無極明府以
一官爭之卒賴中止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
者也明府吳縣人萬曆乙未進士

耳新卷之一

耳新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閱

正氣

建業僧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
一龕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爲
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并二
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

士崇奉我令我踧踖不安耳盍正之明晨僧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會見其像其語余如此

李仲達亡前一日手書誠于書曰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質禍自分一死以報 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絃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

毋橫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旣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

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
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
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
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
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
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
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
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

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旣
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
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毋奉事吾有年
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
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
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
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
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銓

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
伺祖父母百歲後塋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侯給諫震賜性骨鯁乙丑入都門子峒曾以會
試隨侍僦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魏璫遺帖致
意勿復取直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
諫艷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繇是恨之
尋罷歸

浙江巡撫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樞樊稱
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輔樊聞始出行
文他郡又閱數月祠成各官趨謁或諷樊宜
往乃稱舊疾更作卽日掛冠歸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官
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高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
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整衣冠
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遺疏云臣雖削籍舊

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聞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闖恣擅耻已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彼有儼然朝紳而稱祖爺稱殿爺與夫稱公誦德雷同附和者聞此直當羞死耳

魏大中就逮時道出常州知府魯櫻泣送大中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

何必爾爾贈以百金堅辭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簣華而不敢不易也及受殊刑未死以蓆卷支體倒豎之如是三日啓視目精猶自炯炯其子學泚扶柩歸家一慟而絕

周吏部順昌聞逮卽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捶楚骨斷皮開血濺肉飛身無肌理周齧指睜目

不作一哀泣聲惟罵不絕口臨死具短章祈
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埋時皮肉已腐止存
頭顱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

黃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入烏臺侃侃直言
以觸權奸罷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
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唾罵偵事
者聞之織璫遂與周李諸賢俱遇害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逆不爲羣兇所容逮獄時
備極慘毒而斃訃音尚未至家也有舟子於
清江浦接一秀才來雇舟許價一金問姓氏
暨所從來荅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
因問吳中諸大臣逮京狀秀才顰蹙曰俱死
甚慘甚慘更問魏監秀才曰伊罪惡貫盈不
久被顯戮矣至吳江秀才曰爾卽相隨往我
家取金舟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才先入待
久不出舟子頻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

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主人名字渠前
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
嚷間夫人急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備述夫
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
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直俾爲神
蘇州今自清江浦附舟歸許以舟資一金明
晨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食言夫人言未終
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舟資

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直是
令其死後有諾責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惟
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凜然一門正
氣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

李侍御應昇爲曹欽程所構害曹後罷歸遂不
爲鄉人所容江州南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
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屏逐之奉李神主
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首發魏璫滔天十罪者貢生錢嘉徵也疏上海
內傳寫一時紙爲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
誦莽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
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芬一士林播穢
其相越如此今巨奸旣殲陸萬齡諸人并治
冰山之倚見覘日消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
君子立身可以知擇矣

通祠在蘇州者聞有 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

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
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
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薄少君長洲人婉孌有節操歸于沈文學承沈
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卒少君哭以詩百首
辭韻愴烈明歲忌辰方醑酒遂一慟而絕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兄之慘死乃刺血上
書陳寃遂得贈恤

立言

善爲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西臧之
秘冥探乎巧智之淵煨煨焉炳炳焉渾渾焉
噩噩焉澤于理審于則凝于氣琢于辭澤于
理則不膚審于則則能訓凝于氣則不佻琢
于辭則有觀不可以一家名不可以一端測
夫是之謂至文蜂之爲房也周于采采或花
之藥或露之英或水之液或人身毛孔之所

出以至于滓穢之精和焉而有蜜而不能以
虧其一方比其成也無花露氣無水氣與夫
人身垢滓之氣夫孰辨其所從成酒之釀也
漬米而烝之稻黍爲君麩蘖爲使數日而米
汁出焉夫乃揚醜其糟粕而無所用茹其精
也達斯二者其于文章之道思過半矣俗文
則不然理不足以周衆法不可以自閑氣不
能以御游辭不足以暢志自命以爲奇而耳

食者遂相與尸祝之揚述之離經畔訓茂範
毀型食人之心志而莫之或罪蜂之蠟酒之
滓夫又何則焉

詩有集唐集古余友朱鬱儀諷古十首乃更集
諸子鎔鑄之巧妙極自然非胸中有萬卷書
筆下無半點塵者安能爲也雷司空暎謂其
稟龍沙開氣而出又謂其不神不仙而以著
作結爲大年誠然

費文孫弱冠時擬騷著仙問余愛其辭以書扇
今更識於此曰青牛何來流沙何指何玄牝
之門爲天地根而谷神初何以不死何彼靈
女都而且閑何抱彼一絃周遊九天人生幾
何期焉易迫何壽彼彭鏗終焉八百回焉何
天距焉何壽何作惡以逢祥作善以罹咎何
所不死何所有藥靈根何固朱華何落木公
何笑金母何修何蟠桃不易結而曼倩三儉

蓬瀛旣邈夫誰造焉方壺旣廣夫誰往焉取
彼童男巡遊海上胡乞彼良藥終焉以喪通
天何高金莖何長玉屑何佳清露何涼文成
焉死五利焉誅胡算不能延卒以伏辜雞窠
何許容彼小兒胡爲飲食不能飽而吸彼人
乳白雉下錫穆何取青鳥致貽武何喜焉得
廣樂張於帝幙焉得瓊卮宴於瑤池爰有天
台婉彼二女孰期在斯得而男子靈寤何浮
斗牛何入何置彼女紅惠夫機石長房何術
取夫竹筇胡日不肯閉終焉化爲龍采芝煉
藥何所修嬰兒姹女何所求何意彼人間而
信有丹丘

余友鄒逸少名啓衷爲人倜儻真摯刻意嗜古
尤工詩鬱儀宗侯嘗評其風力邁舉位之高
岑王孟間若其時原有一鄒逸少者于時以
爲知言

文之摹古者世輒嘲之謂是優孟衣冠夫優孟衣冠徒刻畫于形似終遜真神耳誠得其真神使仲尼不死顏子如生又何病焉易不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宣聖不云述而不作乎且先天一畫而後皆擬議也患擬之而不合不聞合而病于擬卽邇來牛鬼蛇神之習亦是互相倣襲吾謂摹叔敖衣冠猶賢于襲市徒乞見衣帽况又張公帽作李公裝乎

博瞻

朱鬱儀博綜多聞著述之富百倍中壘而謙抑好士不欲以所有加人每館閣中遇故事隱僻者貽書相問輒裁荅如響

俞國聲琳信豐人爲鬱儀王孫舅氏博洽多聞尤敏捷疆記手錄子史百家言每篇畧抄起句下卽接以云云或間錄數句復接如是人問故荅曰我所記憶者不欲復贅耳俞嘗爲

學博值中秋節諸司道倍御史宴御史命題
賦詩僉一夕作七言律百首次早持獻使事
工切如出夙構御史一讀一歎賞欲特剡薦
之僉耳重聽先是所親謂曰君對官長時第
視其開口隨唯唯可無重聽之嫌僉然之會
獻御史詩出謁一叅藩叅藩謂曰君如此才
高真不減班馬僉連聲稱是叅藩恚之言于
御史謂其驕傲異常遂不得薦竟以此罷官

去

天啓甲子閩中顏茂猷以五經應鄉試故事闡
牘越格者不得膾紅時監臨喬公憐其才命
止膾本經遂爲本房祁司李所拔旣放榜典
試顧太史董給諫覆取其四經閱之俱淹貫
深奇之閩人爲之謠曰商君昔日誇三捷顏
子今朝說五經可謂有奇學有奇膽又有奇
遇

張文學士鵬字子翀鉛山人博雅眈奇湛于經術應試豫章嘗三收而復棄人咸爲扼腕子翀故自若也益肆力古學不輟今贗古競售而真實學問如吾子翀者竟脩文地下彼蒼者天殲我良友念之悼歎無已也

新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南州萬時華茂先闕

集雅

余弱冠好言詩遍搜古今諸體精輯成帙各爲一序冀得早了八股緣當更定以傳今陳之篋中十年許矣困踣日甚慙負居諸偶披往序其品騭庶幾於作者不大相謬覺爾時已

知所裁也漫識于此古詩序曰余少受三百篇言而知詩之所爲詩也三百篇之外吾崑精古詩對之靡倦廼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卽今觀蘇李詩與其所爲十九首質而宕婉而多風政使千百載之下穆然咏歌庶幾想見其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真得風雅之宗者也操觚之士人自矜一隋珠競挾

幽玄以赴其所欲至而有至不至者則世趨使然耳是故漢詩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吾錄其瑜之瑜魏詩瑕者什之二三瑜者什居八九吾舍其瑕以成其瑜晉詩瑕瑜參焉爲之存其瑜不得不汰其瑕宋齊梁陳隋北朝詩瑜一而瑕百則亦稍示存羊以備一代之體製而已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

也夫唐詩序曰五言古詩之衰自劉宋始至隋而濫觴極矣唐稍振之而排偶之習未盡脫去卽其佳者僅足板晉視漢魏滋遠矣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逵夫遂爲冠軍太白天才騰逸咳唾成珠絕句之美冠絕三唐少陵工諸律體所自云性癖耽佳語必驚人大而非夸也迺絕句非其所長王右丞岑嘉州之七言律足與比玉至七言絕句太白而外亦

屈指二君他如王龍標賈舍人之作逸致翩翩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率不免意爲去取至如寒暑之異候而東西之易面而馳吾寧必人厭作者意乎立乎中央不言而四時之氣咸備則茲選所爲極難耳明詩序曰明詩必首稱濟南濟南有諸家之長而不必盡其長也五言古詩何仲默駿駿魏晉間作者于鱗則居然漢風哉吾無能名其所至已七

言古詩氣格稍遜於唐蓋雁行少陵者有之
竝驅高達夫目所未睹卽信陽濟南難之况
其他乎五七言排律六言詩要不乏人七言
絕尤多佳句五言律體博焉而不精吾所取
者高岱諸什猶有開元大曆之遺五言絕句
篇章寥寥蓋諸家易之反得難焉至七言律
詩則觸目見琳瑯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
龍鳳劣者虎豹洋洋乎盛世之音哉要以此
道無兼詣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之不能爲
此猶此之不能爲彼也囊括古今兼總聲振
其在繼起者乎其在繼起者乎

劉誠意春興詩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騰空紫
翠重陰洞烟霞輝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玄
夷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普天
休戰伐不令竹箭困輸供雄偉悲壯方之杜
少陵秋興工力悉敵

李侍御應昇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
言諸人逆璫怒褫奪而歸及詔獄起駕帖至
奮身就道登舟倚馬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
愁悒鬱之色途次詩不能盡述述其尤者十
三首以傳其郡中別徐元修曰相逢脉脉共
懷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
將兒女淚沾裳其二曰南州高士舊知聞如
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

勒遺文丹陽道中曰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僂
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
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其二曰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
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
柳色誰爲問南冠大兄同行因憶五弟曰勞
人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
鴻雁影斷腸初信鶴鴿詩白雲渺渺迷歸夢

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
犢聽黃鸝述懷曰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
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
冠文章十載虛名悞封事千言罪業殫寄語
高堂愁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鄒縣道中聞
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曰身名到此
卑張儉時勢于今笑孔融却恠登車攬轡者
爲予灑淚問蒼穹鄒縣道中有感曰春申好

士祗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
漆驅車相避隔林行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
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景州道中感
懷曰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
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
不可作搔首問蒼蒼宿村店曰日暮停車塵
滿衣誼譁土語是還非祗憐歸夢三千里不

及呢喃燕子飛良鄉呈大兄曰長途連袂若
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總
餘清淚對誰彈其二曰北地風沙到始知那
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憂
減客肌諸作讀之字字酸楚何必減屈平離
騷也

亡友汪恭仲樞貴溪人嘗有南屏三子詩清新
俊逸不媿作者因錄之以傳同好三子者鉛

山費文孫雲仍玉山董求母思王及余不佞
也其詠文孫者曰文孫何翩翩負氣凌霄漢
披靚蘭蕙芳揆藻雲霞燦當窻振逸響時名
走淆亂識曲僞傷懷咄嗟誰獨捍慷慨憶同
心深衷託任誕長嘯若爲狂沈醉一似玩榮
名等濁醪斗酒十千換願爲晨風飛凌虛翔
浩瀚豪爽不自持徙倚增累歎此意知者稀
長夜何時旦詠余者曰阿龍故自超婉婉揚

眉宇世多噉名人之子心獨苦天地亦寥落
而乃厲高羽辭賦逼西京先秦以爲許悠悠
千載事流俗非所伍長佩岌高冠朝蘭夕宿
莽嗟哉薄世人披榛久無覩中心悵有求著
述常扃戶斯文良未喪吾道維其主清商一
曲奏凌厲空千古詠求母者曰董生起懷玉
齟齬籍名士十六入都門香名滿燕市高視
薄雲霄俯瞰當途子揆藻江河傾結撰雲霞

起斗酒日百篇靈恠效筵几雜糅謂不芳續
紛滋蘭芷馨香滿懷袖琅玕襲其裏徘徊吾
黨間鴻軒亦鳳止識察信脩姱局促悲下里
良宴具陳歡時名誰復爾

武林友人朱子玄名天璧年少而才雋提衡秬
苑價重汝南之評詩取裁於古不愧作者嘗
寄贈余一律云蒹葭白露望洪州如置元龍
百尺樓塵下清言來紫氣篋中質草渺丹丘

共憐湖海千秋骨獨富文章萬石舟誰道名
高天必忌臥龍飛卽是通侯此詩置王右丞
韋蘇州間真堪伯仲也

懿好

蕭穎士家傭杜亮慕至博與至其筮楚而不去
趙至年十四隨車問嵇康姓名卒走數百里
從學此二子真功曹中散知己也今世卽有
蕭之博學嵇之高韻人且不必識安知慕乎

王侍郎廷極重黃少卿清少卿叅軍利州衛王
家南充相距凡數日程念黃孑身萬里外每
歲除遣長公續之次公屏之以次陪歲至燈
後始別去

楊大中丞璉被逮時士民仗義叩官旂欲奪之
德安城外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散楊帶刑
叩頭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誅然後風解各州
縣爲私禱生還者至數百處士民送之就道

者以萬計下至萊傭乞見等咸爭持一錢以助贖譴官旂亦感泣爲出資設醮禱於關帝廟河南經過州邑無不爲之請禱自備資糧送至黃河者以千計

魏忠賢旣敗諸臣死忠者竝得昭雪特加贈廕高攀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太常寺卿楊璉左都御史吳裕中太僕寺卿萬燝光祿寺卿周宗建黃尊素

李應昇夏之令俱太僕寺卿繆昌期正詹事仍各廕一子左光斗右副都御史魏大中太常寺卿周朝瑞袁化中劉鐸顧大章俱太僕寺少卿高司馬楊左都俱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周兵侍左副都俱與祭一壇吳太僕萬光祿周太僕黃太僕李太僕夏太僕繆詹事魏太常周太僕袁太僕周太常俱照品祭葬劉太僕顧太僕亦設一祭海內聞而快之

惠濟

信郡南瀕大河爲八閘通道先是止有三十六浮橋以通往來每歲春夏間大水泛漲民病于涉至辛酉蔣郡尊蒞郡慨然念之乃請明通上入造石橋焉因題之曰鍾靈橋至民間私稱則曰蔣公橋或曰明通橋而已蔣公名如奇宜興人在郡清操冰潔多惠政士民懷之明通在持興安之岑山洞以普濟爲佛事

尤善于造橋出入策一蹇驢已乘則驢踴躍疾走他人欲乘則顛翻使不得騎

喻鵬南昌人上長安謁選時夢數萬人乞救隱隱如在水中央莫知其解時靈璧歲苦河溢蕩析民居漂沒者千人漕河使者憂之疏請耑設主簿駐靈璧之雙溝獨理河務自萬曆癸酉至丁丑因河溢五年內五易其官悉坐以法喻蒞任初禱于河神乃旣厥心以利導

自是河水寧謐者三載當道特疏薦加銜縣丞仍督河務又三載寧謐如前當道復薦之遷蕭縣知縣仍督河務尋以內艱歸歸之日輒夢數萬人作叩首謝狀其卽向者乞救于長安道者乎靈璧人豎碑建祠祀之

姚京兆思仁秀水人萬曆己酉患熱病五日不蘇魂忽離體信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靄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

多罪人桎梏遂闖入宮門歷堦而上鬼卒列堦左右姚上堂至殿見閻王冕而登座長揖不拜王起舉手相揖姚因請爲已較勘善惡王命主者持簿勘之姚名下所注惡卽一念之動皆書姚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名爲過已爲卽爲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醇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救河南之開鑿奏疏一一具錄至己亥

歲畿南大荒姚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
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
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
賀當之乎歸君爲是姚索賀籍王曰賀無子
今與一子足報之矣卽舉手相別姚遂甦次
日起居如常賀久艱於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耳新卷之三

耳新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虞山龔立本淵孟閱

神應

余不慧不諳相地乙丑歲欲買山塋孟儒兄尋
得林家源塢塘山地余齋戒叩關帝祠祈籤
以決得五十九籤詩曰事端百出慮雖長莫
聽人言自主張一著先機君記取紛紛鬧裏

更思量余茫然不曉所指因再懇祈直示得
第二籤詩曰盈虛消息總天時自此君當百
事宜若問前程歸縮地更須方寸好脩爲余
私喜有縮地字是必有地也歸而捐貲買之
比遷穴相地家或主癸丁或主壬丙余未能
決內弟方立之直前曰宜質之靈前以定因
焚香拜祝拈得壬丙始悟籤詩方寸好脩爲
方寸者爲方寸一也蓋內弟行十一藉其一

言以決云又方寸爲心贊用壬丙者陳心燭
也葬時衆議猶不一余則決意用壬丙所謂
莫聽人言自主張也然縮地二字尚不甚解
他日客有指前山爲可用者陳云是爲我用
山蓋三山齊出縮者爲尊此其縮者也余始
恍然縮地之義而嘆且異于籤詩之奇驗矣
神明有赫不啻耳提彼紛紛妄度者胡爲哉
辛酉春弋陽陳某有耕牛爲人盜去陳家特窘

甚俯仰無措因泣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者忽狂語曰城隍差人拘鎖可救我其家多人護持之都聞鐵鎖聲次日復然隨責杖數十其人叫痛不已衆又咸聞杖聲

神宗時有大臣出使琉球艤舟海濱登岸閒步至一烈婦祠見金鑄鑪約三百斤許因取置舟中行不數里風浪大作舟幾沒衆驚詫咸謂取鑪所致亟以投之海中風浪隨息舉舟

無恙

皖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永訣曰余關帝香童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爲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數日有一僧自解梁還遇謝于途更有文學陳遵一并兩牧童皆僧素所熟識者僧抵家初不知謝卒也語諸鄉人更詢陳與兩牧童俱一時卒始嗟異之

王司李夢暘字旭東爲余師遐仲先生尊人以
安慶司李署潛山時境內苦虎患白晝嚙人
前令嘗督民設捕而囑負勢張捕者莫可誰
何公蒞政卽齋沐自爲文禱神云苛政猛於
虎政而苛也神且以虎嚙我何虐百姓若其
苛未也則神血食百姓不能扞焉而俾其析
骸委肉以啖諸獸吻其謂神何禱已卽下令
境中如前設捕不旬日得虎十餘虎皆自齧

網罟帖服類羊豕若有所爲鉗其牙極其爪
鞭其背而驅之亡敢跳者有一虎薄網睥睨
不欲進獵者從旁大呼曰吾奉王公令來收
而屬以奠我百姓而屬悉就械矣而睥睨何
爲者虎若省人語躍入網潛民自是不復虎
患又部民有盜者公詢得之盜以亡驗執不
服公釋之而庭數曰若盜真也吾釋若若幸
自新不者神不若宥釋三日而盜死部民益

信公爲神明焉此與捕虎事同奇并志之
劉中丞岳皖城人錫得一刻木神能言無事不
報劉督學浙西時神忽告以某日將有倭變
至期果有報遂閉城神又告以城外人不
入者不下數十萬請開城放之劉有難色神
曰是無害倭尚有三日不至公宜單騎出城
救之勿遲劉從其言城外人盡入城劉處後
神又曰倭至矣請急進斷橋使不得度橋斷

而倭至劉得入城神又告以倭船臨城下攻
城必無幸須急召毛闔使可解也召毛至果
出奇計倭船盡沒海底圍立解

監生陸萬齡解刑部時在聖廟前經過日將曛
忽見澹臺先生及周程二先生都在廟前指
萬齡罵曰此人欺侮先聖澹臺先生曰因汝
倡邪議建逆祠峙聖廟致江西各處聞風效
尤將吾黨木主丟在泥坪上我抱千金之璧

不懼蛟龍何有于爾輩及魏忠賢哉但我君子不與小人鬪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矣萬齡正欲匍匐伏罪則已不見遙望惟紫雲瑞靄而已

戊辰二月八日鉛山縣三十七都有顯應壇三聖忽附兩年少披髮徒跣用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手執小網又在本都擒獲盜八名盜或扮施藥或扮唱道詞或扮乞丐人不識其爲

盜也兩人直前擒縛盜來相持撲殺一人餘七人擒至縣捕官聞之隨出堂拷訊兩人作神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捕須急請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興安江大尹也偶未在縣捕官將盜收監飛遞報江公遂送神至廣濟倉三聖壇神于香案上站立次早江公至偕各屬官詣拜隨請至縣堂設公案上坐江公取盜出嚴刑拷問盜招稱係紅

巾餘黨曾在福建劫王家因彼處緝捕甚急本月初五日潛逃至此內有三人曾經刺臂搜出一包裹有塗面顏料并引火物審畢神令仍收監且囑云此賊不可與點水若見水便遁去矣善費神通擒若輩不可輕覷言訖辭歸江公令衆鼓樂送神還本都舊壇其應如此

仙踪

宜黃鄒逸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極者登宋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姓回數來謁一日問公欲遊桃源否極曰是仙境那可到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人物鳥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招極極欲偕夫人同遊忽覺圈漸小夫人出忙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晴朗時不甚見稍雨視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

而鬚眉宛然真仙筆也

呂貧子有道者也南宋時流寓永豐結菴于三官道院後隱居六十餘載後歿葬于道院之右既二年邑人有謫戍河南者道遇之相語平生共飲於酒家至暮曰吾送若歸令閉目久之忽聞雞犬聲振衣而起抵家漏下纔三鼓耳縣尹詰其歸速之故爲具述尹使人發其墓止遺像詩讚與二草履在焉履隨化雙

鶴飛去遺像供奉觀中傳至明天順間爲郡守金銑所得惟詩讚畱傳人間讚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箇破燒瓶一領破衲襖一不憂生死二不憂賊盜平心待物去候他時日到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又讚曰不管金烏西墜任他玉兔東升任則閻浮且任去時撒手便行詩曰六十年來此地居靈臺光映似

冰壺忽朝破屋風吹倒且喜家中事事無
洪州萬壽宮內外有井萬曆庚子冬罹于火宮
宇灰燼井皆塞工人濬之先及內井窮底得
鐵索子莖圍寸餘連環不知所止次及外井
亦然一時觀者如堵許旌陽識云鐵索繫洪
州此足徵矣

鮑仙者不知何許人精相法欲相人時先于幽
僻處潔地以坐時以手畫空密爲符咒坐至

七日有氣從土中起至三七二十一日則氣
出與人齊至七七四十九日則氣作五色遍
空瀾漫乃從氣中出以相人榮枯壽夭萬不
失一鮑嘗遊贛州有盧子占者師事之能傳
其術

南城方文學覺之家供養一異人往來四五載
每方所舉念立致如響一日偕出游方偶忘
携扇欲歸取之異人曰無庸因取麥藁數莖

納袖中出視則儼然扇也精美異絕值可五百文至今方寶藏之人或邀燕會欲命歌伎侑觴則以袖從空中拂之卽有麗人一二携樂具至皆國色隨所命新聲無不諧譜出且歌喉宛轉音嫋嫋動人但去人尺許可望不可親耳方里中時疾大作懇異人救之乃于人踪稀僻地爲合丸藥有麗人從空降異人曰可爲我作每丸以一分重爲率須勻稱如

一可耳麗人唯唯操作亡何異人取丸藥視之叱曰囑若無得輕重其手何不用命之甚也卽揮去更以袖從空招半响有變童三五至異人命之如前諸童以目視手皆作矜慎狀製成隨手取數丸稱之重皆一分以投諸篤疾者服之立起矣嘗有信豐僉生來與游久之告歸異人曰君橐中無剩物何以爲歸計我有微意相贈但不能多耳卽于傾銷匠

鋪取鐵尊以唾畫之欲携去其人有難色曰
不妨我自重價售若耳乃携至一園中掃地
下落葉燃之少頃鐵鎔卽得白金一兩餘重
乃以三百文售匠以七百文有零付僉作歸
資此天啓年間事

蕓溪柴文學尼孫有一家傭仙風道骨而善藏
不露貌樸甚口訥力作不辭瘁柴顧不知其
爲仙也以常傭視之自若一日尼孫尊人方

與客奕局且輸傭偶在旁指點一二著遂轉
勝對奕者請與之奕則謝不能強至再三終
謝不能柴猶不以爲意也一日令往所親家
值大水無舟可渡乃從浩淼中浮以過見者
咸謂其溺死卒還家無恙柴亦不以爲意也
弟愛其勤敏嘗以家婢配之絕無伉儷歡其
妻亦不知其爲仙也每詈之初不作荅傭於
其家者數年許忽一日謂妻曰我期滿當告

去矣將筆硯來我作一書謝主人去遂援筆
爲長翰頃刻立就文情藻麗書法瀟灑書中
有戒柴長公者云他日不免藍關之厄後竟
如言其他道本家未來事亦徃徃奇驗余數
從尼孫請書觀尼孫尚秘而未出也他日終
當請之以傳世耳

丁卯春三月魏忠賢誕日公卿臺省皆稱觴爲
壽忽有一道人幅巾市氅藤杖塵拂踵門求

見闍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竚候不
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
歲乎亟走當免汝責稍遲遭亂挺道人曰我
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覲面一言爲壽千秋也
闍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而詈逐
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
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
稟云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

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
于此公今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
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
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
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
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
欺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
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

綁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座咸驚驀
地不見

耳新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南州朱寶符夢得閱

梵勝

唐時有新羅國僧慕大義禪師名自其國來訪
至鶯湖義師已寂嘆曰本爲法來師亡法亦
何在遂捨身投崖越數日異香滿谷乳泉流
出其徒覓之乃端坐崖下懷中一偈云三千

里外禮師顏師已歸真捨已關鬼神哭泣嗟
無主青山惟見水潺潺遂以香沉固之祀于
義師傍至今塑像鵞湖云

鄒極繕寫華嚴經至部忽香案前見一比丘
鄒問女何人敢擅至此荅曰吾乃華嚴侍者
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命取袍筒禮謝遂
不見

白雲巖僧貯蜂三年不出蜜養公偶至見而問
曰蜂蓄幾何年收幾何蜜僧曰三年無半點
養公乃囑蜂曰蠟可燃燈蜜可供佛代爾懺
悔無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
生生不絕

養公以弟子無異延至博山一日偕衆登諸峯
覽勝忽一猿衝突至渡木穿松向人如欲櫻
攫狀僧衆惶遽無異亦爲動色時師方兀坐
松下猿竟奔其頂俄跳坐于肩上爲師摘帽

簡蝨徐復整戴之師了無動容良久猿跳下
跪于其前聽師說法師顧諸弟子曰大衆亦
知猿之怖女輩而曷以不怖我乎衆默然師
曰亦解我之無機心故耳

香林上人居閩杭之上通寺戒行精嚴時露靈
異初至開山水源淺薄不足供山中用師因
枯坐泉側廢寢食者七日忽一長蛇盤遶其
旁師囑曰女爲龍曷憫大衆使水源出乎囑

罷蛇屈曲蹣跚若唯唯聽命遂不見是夕泉
忽湧出自是汲取不竭繇寺左旋層崖梯級
而上另構一靜室畱一僧供焚掃晨鐘暮鼓
時有虎來叩門僧奔避不敢在師遂獨往果
遇虎叱曰若亦具靈根不當隨我禮佛耶虎
聞言低首而去因不復至寺旁有桃樹臨崖
百尺一日師偶曳杖往值桃實甚盛見樵夫
牧豎冒險摘取以食師惻然指樹而言曰若

安用寔繁其實將恐誤生命不小自今以往
願且開花無結實耳明年果應其言至今桃
花爛熳都不結實閩人相傳爲香林三異云
大尚上人爲鶯湖高座弟子戒行清高嘗云人
作善事如佛裝金

明通禪師歸寂前三日卽絕粒至期謂諸弟子
曰吾將西歸可爲我拂臥具諸弟子猶默然
立師乃自起拂拭趺坐其中徐曰頂門熱甚

因起帽隨整戴之閉目半晌復睜目日期至
矣可念佛遂寂時乙丑三月二十日也師卓
錫岑山苦心實行所造橋梁甚多自鍾靈橋
外有岑港橋余邑之靈溪橋弋陽之晚港橋
西港橋山川橋鉛山之汪泥渡橋凡諸所造
橋工費不貲而人咸以師之故樂助好施至
一粟一金出入皆師手自衡量以故工鉅而
費毫無濫一時縉紳及諸名流咸欽其道風

願爲把臂云

鷺湖養大師示疾時喜鵲遶巢去文悲鳴竟夕
臨寂拈偈云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
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須識爇輪半夜紅拈
訖端坐而逝時丁卯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八
十有一寂後頂煖三日神色如生香氣遶室
四衆感異禮拜者以數萬計

有老僧自峨眉來云見山主齋僧有一

僧攜犬不欲化齋四枚施主曰一人二齋足
矣何得過取僧曰犬不食乎施主弗從僧曰
平日好施今何吝耶有一火者曰我有二枚
與之僧受之曰爾立我犬背載爾去僧遂先
上睨火者曰可速上二人立犬背飄然而去
不知所之

郡城南十餘里有曰接巖爲唐宋古剎頽廢者
不知幾許年矣丁卯歲僧成學特重興焉巖

曠敞可容數千人築垣堵居佛者僅基之半
以布施之緣未廣尚虛其半以有待至巳巳
春夏間虛址處忽時時作聲或如雷吼或如
銃發踰兩三月方巳庚午春復然或云巖當
再興之兆

同聲

百安徐振聲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相友徐林
同時歿吳爲鳩金買山桑溪共營阡兆同穴
而塋號三友墓

余以戊申秋始交費文孫雲仍至丁巳冬凡十
年而文孫卒以巳酉冬交汪恭仲櫛至丙辰
冬凡八年而恭仲卒以乙卯春友程輔嗣康
棐至癸亥秋凡九年而輔嗣卒以乙卯秋友
鬱儀王孫謀塋至甲子夏凡十年而鬱儀卒
且蚤歲失怙大兄孟儒撫愛特至相依依者
二十五年今歲五月中吾兄又忽舍我去矣

西州之慟匪遠杖杜之慘彌新一日余閒步
花間悽然含淚念之欲絕不覺成句云有淚
應成血無言不痛心時甲子仲冬日也

弋陽朱道徵與黃崑來敦同聲之好未嘗遠離
黃以應選舉貢入京朱送之郡城相與灑泣
而別近日市交成習意氣日微媚官長而不
憚跋涉者比比矣至爲友而遠于將之余不
多見也朱名萬祚黃名中焜俱與余善

知遇

薦紳先生無熱腸者苦門牆之過峻不肯獎借
後來而號爲憐才者又多濫與無別見似人
者而喜余意欲合李少府謝宣城爲一人果
其英邁不凡不妨破格相遇目爲小友苟非
其類直自臥百尺樓待之不至借少年以叢
神庶真才得以著稱而贗品無繇緣附國家
人材終將賴之矣

余明府桂萼邑之上瀘人爲孝感令首拔夏主政時亨于蚤歲夏食貧居無一廛余特爲擇配更捐俸爲置田宅焉夏得肆力于學未幾余遷巴州守去尋卒越廿餘載夏始舉于鄉入都門遍跡余同鄉人訪其宦後事或告以乏嗣且家世漸替卽悲感不已夏聯舉進士乃述余所以牧孝感巴州善政致諸當事得兩祀名宦又以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于

學使者得補邑諸生時謂余公知人能待人以國士夏公不負所知能爲國士之報

丁巳春北部曹遠生先生以恤刑蒞郡事竣余持清言謁之一見深相賞識歡若平生次日卽爲余清言序已而時時進余商古今作書與友人論天下名士品題精覈不下汝南月旦而余亦在評次中過蒙獎借復捐俸錢爲余刻書臨別深用相勗情溢乎辭蓋知己之

感常耿耿余衷云先生名徵庸浙之平湖人
品望清真文鋒茂峻而恂恂有以自下好善
若不足居然有古大臣風

衿奇

張幼于獻翼好爲奇詭之行吳中相國慕其名
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
坐主人當卽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飄舉鬚
髯如銀携短筇從堦前過旁若無人踰時不

見幼于出相國訝之蒼頭云適間從堦前過
者卽吾主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荅曰主
人謂相公第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煩
見也竟不出幼于置有五色鬚每出行携之
滿袖中不數步輒更帶焉其詭異如此

張幼于每喜著紅衣又特妙于樂舞因著舞經
家有舞童一班皆親爲教演成者舞時非其
臭味不欲令見也又每日令家人懸數牌門

首如官司放告牌樣或書張幼于賣漿或書張幼于賣舞或書張幼于賣俠或書張幼于賣癡見者捧腹不已

祁孝廉衍曾東莞人有山水之癖少時嘗裹糧遊武夷客久途窮爲文以乞食其文楚楚可觀余髫歲偶一見極愛賞之今不復能記云懷玉喻希連自稱癡仙一生不用網巾裹髮惟日令家人爲畫網巾于首率以爲常余嘗延

至家作畫見其蓬髻角巾絕不脩容止向人終日談仙鬼亶亶不休遇俗客輒謾罵時于衆坐中低首不語若有所思狀已復數數點頭嬉笑不止人莫喻其故也所著有老莊楞嚴心經解及詠懷詩數種自成一家言而名以畫掩諧艷

臨川傅平叔占衡弱冠而風氣令上嘗戲爲啖

評不減晉人排調特錄之以資雅噱評曰涂
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膏霖
入猷徐疾相更吳苑奇如武后宣淫但恨其
少又如劉雍嗜痴不恤他人流血李至崑如
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
往迅擊周子會如饑馬競芻蹄齧不馴又如
席間鬪犬直令四座縮足涂伯子如勇卒趨
林頭額無恙張八和如人面瘡日食四兩肉

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輝苞翟
闇恒處惠後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李蓋
卿如千里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
野爲墟又如措大噉蔗欲滓成粉席弼可如
腹臍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咸
谷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
諸生有名儼名侃名軌名爲光及姓熊名兆

王新
頑者未赴卽朱書責之云王子侃侃如也
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頑其真維熊維羆
者乎陳子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曾子
爲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
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

杭城妓王瑣字餘青年十四婉媚綽約嫺詩歌
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靜致豪爽士也
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卽詒短

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曾出其箋見示偶
記其一二錄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午
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
下雨曾知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
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
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爲冷
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青
瑣瑣王卽諒應久忘之乎其致研而韻冷多

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耳新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建武涂伯昌子期閱

陳風

宜黃獨重七夕四門各祀一神至期分門迎賽
先東門次北門次南門前導則綵旗十里次
馬上雜劇皆白皙少年或伶人爲之間以鐵
仗仗高十數尺以四五歲穉子綴其上或魚

龍角觸之戲無不巧妙絕倫最後威儀騶從
一如王者間以大旗皆裂五色帛爲之近神
處有銀絲燈籠看馬曲柄傘香案之屬神戴
黃金盃蟒袍玉帶轎倣王府制柱蓋刻蟠龍
飾以黃金用八人舁之周遊四門委蛇竟日
各門爭出奇巧相尚劣則加罰至晚張燈結
綵遊人駢錯趾賞翫達旦四方奇貨一時
雲集西門迎賽亦然獨在中秋燈亦如之

新城八月朔至旣望簫鼓滿城城中燈火徹旦
朱門蓬戶無不懸燈遊人飲宴踏歌竟夕方
散鞦韆至十餘座人家以畫餅相遺佳者一
餅至千錢

南州中元節小兒聚瓦石作七層塼巧緻可觀
每長街一望許則堆一塼夜則張燈七盞自
十三至十六九三日夜始毀去

赤溪在新城南五里桃花夾岸近萬株下臨江

水開時觀者如蝟市酒家結茅花下以供遊人

潮惠有大俠每矚富豪家子弟出卽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厭其所欲始聽歸謂之勒贖初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掖而行行許久導至一所入門皆紆迴深巷又里許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王者狀掖者令前伏謁日廩既之甚厚將贖

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畢舜出復糊其目掖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

紀土

雲貴之界有八十里無人烟處環山谷蹊徑皆桃花虎豹犀象出沒其間人莫敢擅經有猱能制諸獸欲過其地者必呼爲鄉導猱識人言召而與之約用命生不用命死令其護送

酬以食物母相負遇猛獸猱卽躍至獸首制之巨獸畢集猱一啼則皆散去竟其路猱始還中途欲炊煮有坑窖火不用薪炭

郴州興寧縣有湯泉數處水自地湧出無間寒暑其熱如沸里人晨起俱盥洗其處凡衣著垢膩者投之不澣自淨蔭田百餘畝魚池數十其水皆溫魚極易肥出水處以酒寘之卽熱

雲南安寧州溫池中有碧玉方廣四寸高二尺許有根凡浴者坐其上

閩之寧化縣有圓潭盈百頃灌千畝田深清徹底作葡萄色水溢出處有蘆葦蔽之箭許始流爲澗蔓衍匯入大江石城友人熊休甫申曾遊此自謂水觀之第一也

興寧兜率巖其中俱白石溫潤如玉奇形恠狀不可殫舉有蓮花石觀音騎龍峯羅漢峯虎

石麒麟石石柱石座石鐘石鼓石木魚其音
逼真而清亮過之僧人卽以此代鐘鼓朝暮
考撞有數十洞紆迴曲折其深無底遊人須
秉火以觀第三洞有石盤阻口水深數尺內
有盤龍石長七丈餘鱗角如生秋冬可入石
上畱題甚多相傳有一人深入數十洞得銅
剪短尺以出不同時製

正繆

父死不塋爰及于戈可謂孝乎此史記稱夷齊
諫武王伐商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諸侯五月而塋豈有十三年而文王
猶未塋者乎大抵史遷之敘商周間事多據
拾齊東語而不必覈如衛武公睿聖也而至
謂其篡父兄自立其背謬不經多如此孟子
不欲盡信書而今人乃盡信史乎

鷺湖去鉛山縣北十九里東晉時有雙鷺育子

成羣而去故名至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
鷺復還故處俗傳龔敬養鷺者非巖中有荷
又一名荷湖

世咸謂兔無雄非也木蘭歌雄兔脚撲朔雌兔
眼迷離變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又邑
之西鄉人往歲曾獵得一兔

韓太史蔽云峯頂不作語錄用過狂禪益脫筌
破解煩言奚益善易者故不言易也余久持

此解乃太史實獲我心嘗憶往歲有羶名僧
每向余譚宗又自誇其能出世余哂而應曰
求田問舍終日僕僕希謁達官出世不還入
世耶僧祿而退此輩名心未破稍有所窺揭
揭然若遮款而求亡子試聞太史語真足當
喝棒也

放生之說不獨禪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太
禹之放生也開三面之網成湯之放生也鈞

不網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爲質隨觸而見若有意以出之便與本體無涉矣今之俗禪不達禪理謂多買魚鳥放生便可證佛補者希重直益肆漁獵不適以滋物之擾乎何如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至仁無仁之爲得也北使李諧之對梁武曰不取亦不放斯真善放生者矣

真述

瓊州有粟米泉是蘇長公所濬其水稱之
泉水特重味復清美時有粟米從孔中湧出
故名

萬曆初年 上于內府得雲長公家訓書遺失
一板命寺人求之時有一老商專收廢書得
其一板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賞百
金

秦進士延烝嗜學每困塲屋因感憤欲取平日

所讀書悉焚之方簡書書忽作吼聲遂不復
焚攻苦如故明年舉于鄉又明年成進士
天啓乙丑闈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
有聲如風箏從卷中起亟展讀之大加賞歎
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趨險極矣而華獨醜
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固知斯文有在也
處州劉一介少年得火疾遂棄家至一山中緣
竹徑而入者百二十里許綠陰無間劉隱居

于此自題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
無不幽勝不入城市者六十年親友莫可踪
跡太守任冲華訪之覓三日始得見相與作
世外譚厚贈之劉槩不受太守爾連數日因
泣而別

海南有鬼獸種人形鰲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
不食烟火入山能取琪南異香及諸寶海南
人多購而畜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

得寶鬼抱膝肯首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搖手而退人得之擇日始放置小鋸斧與之啖以果食盡飽携鋸斧去或經年或數月或旬日以取果之多寡爲去時之久近返則導主人往其處奇香異寶無所不有携歸價不啻千萬約滿更依他人留之不得

桂侍御榮性耽山水微時讀書靈山至德宮一日散步里許忽至一所見竹籬茅舍清幽迥

別惡歸邀僧同翫及往舊路已迷杳不可覓因悵悵而還

昔有客投河北逆旅室中紙糊甚密俄一女子過前言烟來伏地者再夜久果有烟因憶女子言得不死明日白官捕設謀者而娶女子以去嘗聞失火之家須匍伏而遁不則難出于烟又有嚙水以禦之者

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僅尺許耳

相傳初甚低其後歲高一歲至萬曆間好事者爲之豎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時城外徃徃白晝殺人咸恠異之因仆碑乃止南州一小民生子背有一大佛字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設齋偶見一童子身著青衣欲走入紙竈內衆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毋入不顧徑徐行其中去隨覓之無所得攷書是日爲青衣童子臨世

畢大叅竟容其尊人好善老而艱于子一夕夢入古廟中祈嗣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于地三佛憐之左右佛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下忽然驚寤彌十月大叅公生絕無胎髮是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故左右佛曰賢嗣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士以醜虜猖獗留邊四十日盜甲不解虜退解下髮髡盡訝之致政家居有劫寇取公綁

縛之欲加箠楚忽若有人從衆中奪以出自
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携杖從大門直進竟達
寢室以杖叩公曰女尚執戀此不憶却歸路
耶時其家咸目之已而不見公是日遂終
貴溪吳氏生一兒聰穎異人數歲能詩父母弄
以竹馬有客呼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卽應聲
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後因與羣兒嬉墮水中
幾死急援之出良久乃甦嗣是遂茫無所知

竟爲耕夫終世

時令

曆家謂閏月爲天縱朱鬱儀閏三日飲龍沙詩
且極天縱娛相將傾桂醕

乙丑元旦前三日放春爲臘月之二十七日自
是日至正月八日天無纖翳次日陰晴相半
又次日之夜始雨杜工部詩元日到人日未
有不陰時則此景蓋少陵所未值也余詢之

故老亦咸謂一僅見云
每歲三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尚渡江日必
有大風敗舟

今文

顧端木璲論云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
文盛極矣而反甚易何以故夫射不難稽天
而難貫蝨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者
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脉之所在

而又外束於功令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跳
諸格當是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冥然無所
用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膈臆外窮
法象無端無崖不首不尾可予可史可論策
可詩賦可語錄可禪可玄可小說人各因其
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膽決而氣悍足
蹈而手舞內無傳註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
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寔易且不寧

惟是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通鑑綱目性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澹澹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書者止讀陰符考工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露關尹子鶡冠子太玄易林等書卷帙不繁而用之於文也斑斑駁駁奇奇恠恠故用力少而見功速此今昔文難易之故也顧子真

知言哉顧名咸正崑山人

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千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閱近日制舉文并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興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競爲之觀者亦誤以爲子史而競收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茲懼也

士人稱明經殊不易閩中顏孝廉以五經得雋
人艷稱之今細閱其所爲二十三篇風氣道
上不愧作者雖間出奇師而紀律自在至各
經菘一一細心合旨多所發明卽專經家未
或過斯真一時經海也若徒以己意解書謬
悠詭譎誇多鬪捷寧不爲顏君東家施乎

耳新卷之六

耳新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江陰黃毓祺介子閱

志恠

熊休甫所居前有二池萬曆戊午夏間日正中
忽有物沉香色圓滾如毬從樹杪乘風躍起
墮前池中池水爲沸少頃復躍起墮於近池
視前池沸聲更噪其墮處翻濤如雪池水頓

黃久之奮躍從門旁東角冲舉而去不知所向

大內有一琴欲其爲某操書拈梁上風颯然至則琴自響聲中律呂

邑濟下徐姓鴨產一卵有狀元二字驗時狀字稍沒元字甚分明徐親友咸見之

巳巳冬所知徐姓家方作炊忽有豕奔入竈內尋以額顛起鐵鍋從鍋頂出竈門狹而豕甚

大又出入烈燄中毛都無焦爛或以爲非祥兆乃其家亦竟安然無事

永豐縣清湖徐廿九家彘產四豚初生一豕次生亦豕其三產一物耳目手足居然作人形最後復生一豕其家驚恠不敢育遂溺之又郡西隅某氏彘產豚一頭八足四耳二尾其家因投之澗中人咸見之此俱庚午二月間事

甲子冬梧葉街有人瓜圃產一瓜其形特異眉
目口耳畢具宛若獼猴狀時復唧唧作聲其
中剖之有蛇自孔中逸出其人因以瓜懸市
上戒人勿食

戴文六者家居邑之土江忽一日衣什等物俱
不見遍覓得之牆外所畜雞鴨盡置於厠戴
父子二人輒收輒出數日不寧其兒婦年十
四五見搬衣物者乃一犬也其犬能言自稱

犬將軍爲索酒食他人皆未見唯婦見之來
食時不見其形但所設之食立盡間索不與
則以爪擊門婦輒死再四哀求始甦一日犬
言我有公公至爾家可備酒餚更深果有三
人來長僅二尺餘冠幘其中者衣黃左右衣
紅俱坐于上犬下拜忽變作一小黑人侍坐
三人怒共以鞭擊之令往門外草堆食之餚
亦立盡其婦翁聞此事往婿家大怒罵犬避

寵下婦翁擊之走遂挈女歸寄他所自是戴
安靜者踰月一日婦翁詣戴議逆女回已家
忽其家衣物四散在外亦如戴前事婦復見
犬來詈已曰爾如何避我來此我今暗隨爾
父來爾復能避否父不得已送女還婿家犬
亦相隨戴爲具酒食如前又一日犬言我公
公徃大華進香爾舉家須齋戒戴從之婦見
犬挑行李三人乘馬而去午後犬復回問之

言擔重道遠我不願去將行李拋在鍾靈橋
上忽聞馬鈴聲三入怒走而入問犬何在將
鞭重擊之提其耳而去三日後犬又歸言不
耐持齋特先逃還須酒肉充腹戴強與之七
日後三人歸恠戴不齋致已途中辛苦將門
擊而婦死舉家哀求云是犬將軍獨自貪口
吾舉家實未破戒今犬將軍在可面質也頃
之婦醒云三人將犬鞭死而去越數日三人

更來曰我今新買一僕携至爾家婦視之見
一大雄雞雞亦能言自稱我雞將軍不比前
犬將軍貪于口腹又懶惰也戴父子出耕婦
往饁又見有三人來衣冠同前三人而貌殊
不似自云我是爾本家三神曩三人是客居
者今可備酒食請我戴怒曰既是我家三神
我世代供奉無缺宜護祐我如何反使邪神
來擾不休我今家計日乏那得再有酒食供

獻三人曰爾請我後我須令他去戴不許三
人以手擊地婦立死戴父子哀求乃甦因更
爲具酒食安奉于家之黃荆樹下忽一日前
三人復來戴令婦向黃荆樹下請三神三神
隨出戴責神曰前日神許令彼去何無信也
三神曰此三位非他乃爾親家家神爾親家
遷居未與偕去故寄居於此今爾可將白米
一斗燈一盞傘三柄備船一隻我同爾兒婦

送渠去渠以後但偶一來耳戴如其言將舟
送下婦果見前艙置燈米處有六神對坐到
已家令其父亦如言安之三神隨舟而回晝
夜常出與婦言事索飲食不休前三人亦時
來擾戴終苦之令子赴訴龍虎山真人真人
與鐵符鎮之自後亦時一來但不敢入中堂
置符處久之始絕

說鬼

南州上藍寺西樟樹下有古屋而多祟丁卯歲
一文學讀書其中有狐爲好女惑其從遊一
人死焉又譚進士昌應未達時獨居此白日
爲三鬼所粹一鬼謂其貴人始得免

新安萬安街有婦孕將誕忽死去殮之停柩野
外婦于柩内生一子魂常往來城市買餅啖
之後好事者蹤跡至其處聞柩內有兒啼聲
以告其家啓棺視之則見儼然生也抱歸育

之長而大富人稱爲鬼生朝奉

有張老夜於鄉村歸忽有童子挑燈前來言曰
特相接長者張疑之以手緊持其臂而行將
至有人煙處燈忽滅童子不見視手中所緊
持者一敗箒耳

薊溪陸茂才讀書郡北天津橋一夕因暑熱不
能寐散步橋上乘涼忽聞橋下有二人相語
曰明日水南張氏使家僮送禮至橫山過此

必浴浴時俾溺死于此水以伏庶我輩可超
生矣陸聞疑惑不定次早往橋上候之果見
有僕携盒至陸具爲述前事令勿於此浴僕
諾而去是夕陸復往橋上更聞橋下有人泣
曰我輩守此三載今得一代者又被陸秀才
救去良苦其一人曰張氏僕本不應死渠曾
於三十九都某處建一七星橋其功德可折
此災語已尋寂然明日僕回至陸館陸問曰

汝曾於某處建七星橋否僕曰初無此事陸
再四問之乃曰只主人庄前有一田坑濶二
尺餘人不能過爾時小人曾以一舊倉板布
之耳然不解七星所以得名他日僕往覆板
視之見其上有蟲嚙七孔方悟

奸恣

附魏闖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見五虎崔呈秀
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俱文臣五彪田

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俱武弁
逆魏恃寵一日走馬于御前驀地加鞭騰空飛
過上爲之震恐親挽玉弓射殺其馬逆魏
恬不畏罪請死猶作傲色退而有怨言朝夕
提防介介不釋

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
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
監荼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舉

朝奉爲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詆毀何
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
要典偶發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
以見楊撫院衆爲解勸俾生與多金始獲免
醜婦

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斥魏忠賢姓名而
稱厥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無此體也
魏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遍天下祠極壯麗莊

嚴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
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
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
百九十歲北京一地至數祠甚與文廟竝峙
南直至建於皇陵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
徃徃以賤直買人基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
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
毀一時天下如狂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

也

災變

相傳萬曆甲戌冬信河俱凍舟人以竹篙削去
冰河路濶可丈餘舟從冰傍過以次相望而
行又甲申夏月大水舟可入城至十字街
萬曆丁巳應天城外有鼠數千夜渡江去鼠背
上咸有肉斗方形盛稻梁之屬行水上如履
平地

乙丑四月七日有星晝見七月二十七日昧旦
有星入鈎月中爲月所掩須臾出月上晦日
復有一星晝見與日竝朗時人咸耳目焉

熹宗時徐州有太山神姥廟一日神姥口中出
火延燬城樓學宮諸屋遂導白蓮倡亂

天啓七年大同宣府某縣地震數日城崩湧出
黑鬼不計其數人和之身堅如鐵四散作祟
縣官延僧誦經禳之得解祟散不知其處

戊辰七月浙江海嘯漂沒民居田產流尸積血
腥蔽江河錢塘仁和海寧山陰會稽蕭山等
縣俱被其患又是月二十一日杭州城大風
吹倒石牌坊十三處

孽召

懷寧阮岳秀與太平寺僧孤雲貸二十金歲莫
備母錢遣家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
復竊主人重資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語及

詢向所還金已爲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
幾爲不白矣岳秀更曰彼報自有時耳閱一
年聞四兒投前山縣三祖寺中三祖寺與太
平寺僅隔一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閒話間同
見四兒來寺竟入馬廐覓之不見但廐中馬
生一駒共異之岳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
駒大鬻之果得價二十金

前山縣人王七負人十三金其人卒妻屢索不

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捐俸三金給其婦謂曰彼既逃不必追自應作來生報也其婦得金歸市一母彘畜數月彘生十三豚身全黑每一豚額生白毛文爲王七二字魏忠賢縊死阜城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塚凌遲身尸未化及收刑似猶有微息鮮血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死發尸惟骸骨一堆而已

魯祝榮行廿二以射鳥爲生臨終見百鳥來啄之此弋陽乙卯年事

獵戶吳賢良每獲一鹿卽殺之以口飫其血忽一日無病昏去頻呼曰羣鹿鬪我舉家咸聞其攫索聲遂死

友人朱道徵爲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爲人誘至陸家園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囑之神踰

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
變訝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
乃始知爲謀殺陸榆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耳新卷之七

耳新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海寧郭濬彥深閱

物表

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鶯就水次以
泥自裹旋蟄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
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某王孫亦見春鳥投
泥中又飛就日如此數次泥漸厚飛漸低乃

沉水

鄱縣于甲子七月間夜半忽有響如山裂有一大鳥從東南方飛往西北去身具五彩作火燄光或云當是天蓬鳥時縣尹與學博士咸見之因齋戒祈禳七晝夜

月令孟春第五候鳴鴈來注謂南自彭蠡來朔漠今大統曆依淮南呂覽作候鴈北孟春五候實雨水後十日也一友爲余言曾於春分

後過彭蠡見鴈羣甚繁不減秋冬時甚訝之土人言此物飲清明水方去

有鳥長尾而五色畧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菱葉冒水時因叢葉之凹伏翬出雛人謂之菱雞

鴈燕去來相背雌雄之情亦異鴈失偶終不配燕則旋配客有言見家梁上燕已出雛矣俄失其雄獨飛一二日卽有數雄來一雄得配

餘乃去雌遽啄前雛或銜蕢藜飼之雛死復
乳雄失雌想亦應爾其毒如此

崇禎戊辰冬有熊入郡城衆逐之熊從西門出
走入夏公厰衆相與圍之熊惶遽奔高粱上
衆持長鎗刺之熊以手格鎗鎗爲立斷乃斃
射之矢每發熊卽接去竟不能中圍至三日
熊餒而力乏始爲衆所斃是年又有鹿入郡
城北

兆先

費文孫生時錦雞遶屋蚤歲遂擅文名

萬曆癸卯元旦日南安張孝廉家忽空中飛一
鐵鏡破屋而下秤之重四十二斤舉家驚懼
咸謂凶兆是年應鄉舉中四十二名

章給諫允儒嘗令家人市魚獲一鯉厥狀殊常
剖之中有物蠕蠕似龍狀章令送之章江是
秋遂捷

劉昭孫大將軍繼之養子也死難之夕其家戶
扉環俱作聲明晨啓箱篋見平日所衣白裙
子忽變鮮紅色家人咸知爲不祥未一月訃
音至又有胡百戶亦與難其子忽夢父歸携
妾某氏閒步堦前翼日爲其人誕辰某氏薦
其夫一慟而絕時人異之

命相

蕭鳴鳳素善星數以比部郎罷歸道過張永嘉

璉張使爲已推造忽長嘆曰是安可憑我今
不復言命矣張問故蕭曰據子之造八年後
當大拜今尚作一孝廉那得驟至此且如我
命宜二品今一比部郎罷寧復望起耶因相
嘆別去後及八年張果以議禮入相因憶蕭
言爲起用仕至方伯

山陰張太史元怵生而瑋異左手從背後插上
可捉右耳右手亦如之識者知公爲非常人

隆慶辛未越中臥龍山忽自鳴聲聞數里已而公廷試第一

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球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月日時皆同而李以辛酉發解毛至癸亥始食餼于庠李中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尋卒于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諸生中又鵞湖在中上人與浙江徐進士在中年月日時亦皆同又皆名在中一爲高僧一爲名

進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將何以推算耶

徐元鋤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每入市狀逡巡畏縮忽市中一相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揮之曰吾視爾氣色目下當有千金之獲果否元密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毋畏遂去南州有道人洛雲霄汝川人也日遊諸王之門兩耳甚長而能動每動則上下左右聽其自便諸王孫以次齋供之

藝術

嚴分宜朝退忽暴疾家人救不甦京師名醫延請畧遍而服藥都不少效舉家皇皇且欲議後事有彭孔者善醫而甚無名聞而自薦入視修一劑謂分宜夫人曰飲此當嘔出多痰痰去至夜半方醒明晨可全無事若吾來遲卽無濟矣諸醫咸目笑之煎服有頃果嘔痰數升再服復睡去至三更忽能言次日遂愈

彭孔繇是知名大爲分宜用事

歐陽文學開泰宜黃人倜儻負奇兼精岐黃之術天啓丙寅值鄉中痢疾大作君製藥令人遍施所全活者以數百計余丁卯秋臨場忽病齒痛不可忍君與余素昧平生客爲談及卽冒暑不遠數里過視親爲修藥凡往返者數次余服之尋愈此真所謂傾蓋如故者也君爲余言其家藏醫痢疾方爲異僧特授百

試百數但秘不肯傳人
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
多獲利市不則登場時潮以手指之去雖善
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
云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絃耶歌者
聲卽如故潮或過酒家值新釀出必請伊先
嘗始得速售不則酒出改味或竟日無人沽
酒家來謝過味卽復來沽者忽填門其後潮

卒乏嗣

寶遺

歲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鄉民邢一泰
于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
平地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岸灘塌聲震
如雷祥光旋遶直騰而上閃出黃白色物一
塊大如斗視有篆文縣尹何可及拭之見其
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

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隨審視其篆文同爰
命于天旣壽永昌夫河清鳳出而復玉璽自
獻數年之間禎符迭見此真保定孔固千萬
斯年之祥也

萬曆間貴溪鄉民鋤田畔見古墻脚掘之得異
石色澤可愛取歸爲童子玩具每至日午鏗
然有聲夜子復如是恠之置神龕上一日有
所親葉文學新者過而索觀恠其聲因擊碎

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云碎葉新手識者
曰此諸葛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費茂才家藏蘇長公墨竹老幹突兀枝葉離披
偃仰屈伸曲盡其妙卷末一詩云黃陵廟前
春雨足湖臯烟樹錦模糊慟天大嘆苦無語
三女祠中叫鷓鴣作者姓字朦朧莫辨而書
法委蛇有姿態要亦宋元間名筆也

大理府凌家有點蒼石屏高一丈五尺濶丈許

上有三顧圖生成如畫又有犀牛望月屏二
屏沐府以重價購之不得

陳翁公家園有大石是松樹所化而半猶帶松
皮

京中天寧寺有一磬是漢明帝時物每誦一經
書其經名拈于上則磬自鳴經完乃止

武林一婦人遊西湖遂窮其勝歸忽有孕彌月
產一毬其家恠之懸之簷前適有安南國人

經過見而留連不去厚價鬻之隨以刀剖作
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此隆慶年間事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
目前以眡天上星體皆極大以眡月其大不
可紀以眡天河則衆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
見又能照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
其徒某道人挾以遊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
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過

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既受直乃曰鬻則鬻汝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寶之故耳夷使因畧取樹根置火烟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故也

鄧太素刺史文明南昌人家藏一周時銅尺視今尺可八寸許古幽光黯不復作銅氣其上鏤有花紋絕細周之尚文一斑可見又有劉青田所用羅經制極精巧稍缺少許背有洪

武元年青田劉基製字亦隱隱于上皆先朝法物也余以丁卯秋過刺史宿雲亭因畱飲出二物以視時同坐彭雲徵劉出子咸見焉粵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不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收寶者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人問故荅曰此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業

履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餒死其中矣其人
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

弋陽王孫幼晉家多古法玩有一經囊體方作
深玄色畧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尋內貯經
咒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浪

人瑞

周仙者四川富順人永樂時曾爲光祿丞以訪
道棄官鬻販紅花于關中至一旅店入門主

人欣然進食如有所備以待者異之已而主
人詢曰君篋中得非紅花乎某縣方缺速往
發售可得利數倍也周如其言以往輒如券
焉比歸遂叩以道術主人曰女師某仙今居
某王府女往叅良不易得見須七八日乃可
然終當莫逆耳至某王府聞人果不爲通待
至八日某仙方與王奕忽謂王曰外有蜀弟
子周某來謁我今祇候八日矣煩王出送以

進王至門果見其人遂延以入坐定厨有饑
意卽異饌滿前夜寒思衣卽重裘在列相與
對坐凡數日皆不言不寢一日忽欲告别王
問故荅曰某開府以我爲妖人集甲士且圍
王宮恐相累耳未幾果有甲士數百圍王府
某仙方倚門而立睨視嬉笑距甲士僅尺許
近之不可得追至一井邊遂躍入其中後周
復訪道終南山見一古井忽一人自井中躍

出視之卽王府中所遇仙也周因追隨數年
遂得長生自永樂至萬曆乙卯二百餘歲矣
而周鶴髮童顏陡健飄舉士大夫多師事之
目爲人瑞云

饒侍郎母劉太夫人年百歲而康健殊常長子
位次子伸俱官至侍郎

序

世有名流譽業今在德行
文章至在所重但其人薄
行德之有之歆於詞林之中
求其行誼卓犖者不多見

吾友曾師今之正人怕之然
口無擇言如阮嗣宗未嘗
臧否人物而胸中涇渭千古
權衡又未嘗不了了者故其
履著上通古人下備今事

五侯之錯五都之布與以
炫目並在于斯位為吾家
中郎帳中之秘仲任孝標
無以尚之然僕之所重在
彼而不在此因其刻成爰

附兵語以志景行

閩漳社弟蔡保禎撰

洛如花

無友不如古

婁逞

疫無忌

吹笛雨止

齒本

太甲齧

誕十四月

卷之三

譚笑却虜

半隱園

長恩

讀書匡山

陸羽著書甚多

韓幹

古度林於

文信國

渡江佩禹字

崑崙玉蓋

王瑞安

臥疾猶時作詩

多情花鳥

蒲坂

栢倒栽

生而能言

盜亦有公是非

落英

芝麻通鑑

終身不淺土

雅謔

玉脂燈臺

易腸鼠

桓

蓄墨數百觔

胡光祿

武侯父子

鷺湖松

碧葬

如客得歸

一生宦途掌兵

廣道

明詩評

卷之四

周翁

鄧文潔

太白書迹

楊君非所及

如意盤

書倉

文星典吏

顛主事

文選槩入詩賦

里中祥瑞

葡萄說

賭書

名聞夷夏

秦結了

秦渠

彩雲見南中

簡遠有準

楊廷和

忠賢奇秘錄

齒耳

丐貸營葬

癡道人

步輿

赤刀役虎

鳴過鐘

奇禽就掌取食

吉祥指揮

荔枝

酒沃瓜

鄂家鳴金

掘土得蘭亭

夏太常

慧明

雙手寫二牘

廣陵困道

第四泉

樹中鼓樂細人

不能蓄書

仰廷尉

良知

卷之五

帝鴻氏之硯

紫玉盈坐

張九成

二程同赴一席

東湖樵夫

玉雞苗

武城

藏書富倚岬

張宜人

紙目致明

金雞

劉道人

詣掾長揖

雲齊

以字行

駙馬提學

蝨念阿房宮賦

右軍帖

暗誦九經

辭賻

長春樹

驚腹中有老人

少陵舊居

張仲清

秣馬

設肆鬻字

桂侍御

筆仙

赤虹化黃玉

王郡尊

海鹽墜龍

見博山鹽頻顛

茸少府

神交濟南

鹽沐用七人

叱水減

鮑照

素負節槩

卷之六

御史河

花歎

夢日入懷

陳太丘碑下氣

喻村

穆王書史

曹聖君

風賦

取灰撒羹

夢裁錦

僧家大言不慚

說鬼

天台丈人

載泉水

古鏡

純任直法

紙錠化真金

鼎折足

詞女之夫

春草

歐家童

聞報鼾寢

杜門

銅唾壺

龍井化酒

屏騶從問民間

白鵠

我朝宦官

五色土

徙癰

山東異事

偏鬪子

遠志

青蠅拜賀

鍾十二峰之秀

知禽語

費君不死

愁破

西巖寺

特謁壽星

體縮

卷之七

劉大將軍

玉整花

竈有三十六神

第三天子

大靈豆

艾

野馬

碧芳酒

水晶不落

五天

申屠蟠

片紙決疑獄

終身不配

一滴泉

扶老

夜歸憑咒

山天志

山帶

夢肩抵石

鐘自鳴

視皮

噓氣成雪

蛙化鶉

巨棺

自見其耳

右軍書法大進

無夷

食中蠅

無貳爾心

尺牘

李西平

動心寂寞

械虎

安庭栢

丘濬愧其夫人

牢丸

大小歐陽

秘景符

玄鹿

卷之八

瑞雉

瑞英簾

兔目鼠耳

三秦豪傑有幾

昔昔鹽

公差迷路

鳥獸

夢得瓜

小樣驪山

閨秀

石判官

高麗進士

訛言閏十二月

屠儀部

軟玉

某星有異

臨清狐

腹寶

狐穴詩人

三歲受孝經

視師疾

劍俠之流

山獐

驢生卵

命在斗牛

乏薪燃紅紙

縉好鬚

四門博士

井鳴

閉門羹

賣藥王老

萍

薛度弘

浩浩白米

燕公記事珠

鳩杖

五世吏部

黃河清

偶記目錄

偶記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埴鬱儀閱

立言莫能增損

吾輩立言須令後人莫能增損不爾便當棄去
異時聲名盛著敝帚千金雖自欲刪削弗可得
已杜工部人稱詩聖而集中俚句竝傳至今其
他作者亦槩乎未睹全美良以是故吾上下千

百年獨于濟南無間然也

坐客恒滿

徐子與十歲能文眉目如畫所周旋皆賢豪長者既交李于鱗王元美取舊作悉焚之罷官家居坐客恒滿

鷓鴣米

弋陽汪少宰偉嘗赴一中官請酒竣設飯不遍半甌而香滑有膏異於他米汪問所從廚荅云

蜀中以歲例進者其米生於鷓鴣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去來歲仍可取也汪大奇之

玄祿

老子始生其母命之曰玄祿

夢舜投鐘

韓大司馬邦奇精樂理楊仲芳從之受樂三月得其數韓令備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

傳言
投以金鐘使擊謂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恍若
悟者起篝燈複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
管成韓公拊膺曰得之矣始吾輯樂志成而九
鶴飛舞于庭其應乃在子耶

仁和令

周宗建爲仁和令多異政縣有人家娶婦兩姓
俱宦族奩資甚厚一儉賊混入其室遂匿床下
衆不知也惟新人見之而不敢言比婿入將寢

婦曰床下尚有人未出婿大驚令家人搜出
賊乃詭云女約我來夜半持奩資同奔何負心
至此婿疑其真遂欲出婦訟之令令責儉賊曰
安有是事命監之越數日取一妓至縣如新人
狀復取賊出詰曰渠旣與女同謀往熟識乎賊
叩首曰安有不識之理令指妓問賊賊曰是也
令卽以賊抵罪婿與婦復得合一縣稱快

先施

西字古叶先用曹子建美女篇美人妖且閑采
桑岐路西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今本易西
作間者誤西施或作先施

○十二時盤

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圓三尺四周有物象逐
時變更如辰時花艸間皆戲龍轉巳則爲蛇轉
午則成馬因號十二時盤元和中偶用之

天親竹

天親竹一根兩岐當春每發雙筍又衡州人家
有筍徹梢無節目名通天筍又有一種野竹其
葉糾結如蟲狀鄉人呼爲蚱蜢竹

徵刻清言疏

寅卯間余清言告成貧無鋏資遂久陳筍中余
友費文孫慨然疏告同人共襄此舉丙辰秋得
付殺青今工用竣而文兄杳然逝矣再簡疏稿
真覺一字一酸悽也并錄之以識不忘疏曰益

聞法言就而千金乞版上之空名論衡成而一日作帳中之鴻秘斯奇文之共賞要至言之必傳余友龍如者蚤歲登壇已窺二酉髫年搦管便賦三都兼孔室之四科擅鄭門之六藝繡帙縹囊夜月閉孫生之戶牙籤錦軸春風拂董氏之帷莫不博覽天下之書旁通古今之學豎斯精義著彼清言弄墨晨披寧辭寒暑燃脂暝寫載歷周星排沙揀金標新領異假令真長坐對

故應墮其霧中就使道林復生不覺入其玄裏三復絕倒一往解頤貽諸好事庶無尚白之譏副在名山徒有殺青之志願弘茲舉實藉同心惠然肯來永以爲好文孫名雲仍鉛山人

石號

四川南江縣自建邑來無鄉舉者或以前山巨石爲祟令鑿去之鳩工殫日石幾墜其夜石號曰邑今固無佳士遲二十年有可當賢書其人

傳言
我方自去人力其若我何詰朝視之復如故遂
罷工至萬曆壬午邑諸生岳虞詢始舉鄉薦前
一夕石復語曰今有人我須去矣翼日石自隕
山下果捷音至後虞詢登壬辰進士

博物志

張茂先讀書三十車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
帝帝以爲繁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卽于御前
賜于闐青鐵硯遼西國鱗角筆南越側理紙萬

番

騷壇猗頓

比部曹遠生先生名徵庸爲人冲澹落穆翩然
塵氛之外孫明府嘗目之曰通敏寥廓騷壇猗
頓或云中通外朗温其如玉

堯舜其猶病諸

王季和問舒元直魯論云堯舜其猶病諸爲真
病假病舒還荅曰世尊普度衆生普度否季和

撫掌大笑舒名曰敬南昌人王名宇春常熟人
孫登琴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陰雨破作
數截有黑蛟踊去

長穀

柳州有人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
甕發之有穀數百枚長三寸餘去膚熟之香美
異常後食者壽皆二百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

八九十

復建文年號

萬曆乙未 上復建文年號允禮科給事中楊
天民四川道御史牛應弘請也又 上御極初
允閣臣議優卹建文諸死節臣許各地方或特
爲建祠或祀諸鄉賢有司春秋祭祀

以茲爲年

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新生草也草

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爲年

舜造筆

筆不始于蒙恬張華博物志舜造筆

南屏

南屏山爲郡名勝余結小齋其下扁曰南屏山房始與文孫諸君講德處也武林亦有南屏旁有寺曰淨慈余初至湖上寓此與徐楚白定交處也

黃芝鐵獺

李白有馬名黃芝梅聖俞有馬名鐵獺

韓太史

世稱韓求仲太史肝腸如雪意氣如雲韓名敬歸安人少爲馮開之所歎

裘氏

會稽裘氏自齊梁歷宋嘉泰凡七百餘年無異爨子弟或士或農大中祥符四年越州守奏旌

其閭時已十九世矣闔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
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聚族亦加于昔

女中烈丈夫

海寧虞氏董湄妻也少慧知書善吟咏年十六
歸董甫兩月而湄卒痛絕欲死以殉家人守之
遂不得死父母惜其年少勸女再嫁女不應乃
刻木爲夫像晨昏禮事年五十餘而卒人謂女
中烈丈夫云其咏菊詩曰移得春苗愛護周柴

桑無主爲誰收寒芳并抱枯枝萎羞墜西風逐
水流婉烈可誦蓋自寓也

徐司馬

徐晞以椽歷官大司馬同列多輕之值釋菜衆
指宣聖像戲曰君解渠爲何人徐應聲曰是不
繇科言顯者

遺韻

亡友汪恭仲櫟貴溪人天才俊逸壬子罷省試

歸始學爲韻語便爾超然有白眼千秋思青山
兩地愁深語芙蓉泣狂歌蟋蟀驚之句寘之盛
唐人集中幾不能辨也余偶憶其遺韻不覺潛
然特拈出之

地過日月

傳稱神農氏地過日月之表

沈君典

沈君典嘗爲讐所魘三納之甕而甕三破

倡尊師之議

王奕爲宋遺臣宋亡奕以天下無君倡尊師之
議帥江以南人士三載一覲闕里奕玉山人

黃太常墓

萬曆初年詔褒錄建文諸死事者黃太常子澄
墓始出一時稱快於是特爲建祠墓發於雷有
誌銘剝蝕若追蠹而一字不侵泯銘後數語若
識皆隱建祠時諸人姓名不遺一人公雖族然

實有後一子走楚爲田經後有叅議表者復黃
姓一子走吳爲彥修其後有博士雲以文學顯

卜隱

邢量字用理獨居不娶殫瘁甚以下自隱每日
作一二卦卽閉肆不復與人接敗屋風雨不蔽
苔生坐隅破絮自擁突嘗不煙其庭可以搏鼠
而猶嘯歌自若也於學無不通壁下盡列圖史
枕籍其間客每就譚不爲具脫粟青菹饑則往

從所食復來與共徵逸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
所未盡

今木蘭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
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
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携歸依然
貞女時目爲今木蘭云

清狂自晦

傳言
王仲光賓初名國賓長洲人有異才於經史子
籍天官樂書兵家稗志靡所不該覽尤精於醫
不樂仕進乃自晦爲清狂貌故寢又以藥黥面
及肘股間鬚髮短服行歌道傍故舊有訪之者
輒箕踞捫蝨不相酬對以益自廢郡守姚公知
之微服再三往候乃稍稍露其奇姚大嘆賞爲
具賓主成禮而去越人戴原禮國初名醫也來
吳賓叩其秘傳原禮不肯授欲使折節賓不可

因瞰其亡直往取書去乃益善爲方所治無不
全賓奉母篤孝年七十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
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
久乃滅所著有光菴集吳中名賢記

壽歲

周穆王壽百三十四歲召公奭百八十歲太八
望百四十歲卜子夏百三歲

傳記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埠鬱儀闕

抵鵲盃

元自誠有抵鵲盃類珉而色淺黃夏月用浸桃李水與果俱水齒盛冬貯水則竟不凍又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罇凡王欲勸飲者呼之則尾指其人

四夷望里而拜

文徵明名重一時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其里而拜以不得見爲恨

岳武穆詩

岳武穆湖南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聲韻清越不類宋人

俞西安

俞琬綸爲西安令憐才好士若將不及所知逢

人稱說一時名賢遊揚略遍惟一士先爲督學所攬困踣日甚俞屢欲薦之未得便會以疾免官去深以爲歉至疾篤猶惓惓致書當事以其人相屬俞字君宣長洲人

種紙

懷素工草書貧無紙乃多種蕉以供揮灑人問之曰吾種紙耳

少有神解

何景明少有神解年十三領鄉薦十七成進士
李夢陽名重海內何晚出一日而與之齊

芙蓉枝穿玉玦

錢信鎮湖州後圃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梢
交襍不知從何穿入信乃截榦取玦以獻

祝仙

近往來荆楚間有祝海慧者人皆稱爲祝仙所
至輒居夏屋女侍數十人獨往獨來莫能測也

善導氣術能爲人延年祛疾兼救人患難鄉士
大夫多師事之孝感令余君患首疾不能生子
往游其門教以導氣四十九日則疾愈且宜子
矣令從之未及期首疾頓瘳適御史行部至郡
令往迎焉以故卒無子又嘗問已任至何官語
以州牧令不懌祝曰數載州牧亦不惡恐弗暨
也後果驗別時授令以丹三粒其內子得活者
再有鄉人疾篤者與其一亦藉無恙孝感有矣

學生爲族所誣當事者欲固寘之辟其人至破
產弗能解詣祝求脫祝書符令佩其人如言往
當事者不覺內解得賴以免又有何某者聾耳
曠目足且跛亦授導氣術倏焉能暗視遠聽馮
虛而躍矣後不知所終

菊有實

甘菊花謂之日精一名更生一名女華其葉可
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菊亦有實但

難得耳

韓奕深隱

韓奕深隱自高郡守姚善聞而造焉不得前乃
欲因王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善與賓至其所
奕走蘆中避去

出奢求亡屨

楚昭王旣出奢亡屨使人求以百金左右曰敝
可舍王曰敝政不可舍

偶記
四
允鋸柄

禮若允鋸之柄允訓舉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譚至丙夜

余與文孫偕往往譚至丙夜僮僕竊聽以爲不知何語之縷縷也

雨金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

陽有雨金原

黃中李

西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開花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借之過於蟠桃

臂多修毫

常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初附劉聚嘗晝寢夢一羽士語曰起起此處非

爾所宜托也爾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遂傾
心焉

暗麝

蘇子瞻名茉莉爲暗麝曾端伯謂之雅友又南
粵閩中有黃紅二種茉莉

文昌橋

撫州文昌橋先是木梁有一人生命與造橋時
日正同踰數十年橋焚其人亦死今改爲石梁

史冊從來未有

壬午諸忠臣或慷慨成仁或從容赴義總之視
死如歸雖厲威之下不能禁也真史冊從來所
未有哉後死者以忠於所事故亦忠之屬從亡
行遜別有深意如衣葛傭塞馬先生老補鍋雲
門僧諸君子彼其心心故主有惻乎其爲衷者
蓋當時忠必蒙禍至使人不敢顯言其忠以故
多湮沒靡得而詳茲錄其可得知者烈烈而死

若魏國公徐輝祖越雋侯俞通淵欒城侯李堅
駙馬都尉胡觀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侍講樓
璉脩撰王叔英編脩王良中書舍人郭節何申
吏部侍郎毛大亨或云毛太戶部侍郎卓敬盧
廻郭任子經俱主事巨敬禮部尚書陳迥侍中
黃觀侍郎黃魁兵部尚書鐵鉉齊太侍郎陳植
徐屋主事樊士信刑部尚書暴昭侯太侍郎
子昭張昂工部侍郎董倫給事中陳繼之韓丞

龔太黃鉞都御史茅大芳陳性善副都御史練
子寧御史大夫景清左僉都周璿司中巡撫黃
清監察御史曾鳳韶魏冕高翔董鏞鄒朴王度
井霖王彬謝昇鄭公智王玘左拾遺戴德彝大
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彭與民王高劉瑞太
常寺卿黃子澄少卿盧原質廖昇宗人府經歷
宋徵布政司叅政鄭居貞理問徐讓按察司使
王良李文敏副使程本立張琳僉事湯宗林嘉

猷燕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谷長史劉璟晉長
史龍鐔遼長史程通寧長史石撰衡紀善周是
修知府姚善葉惠仲楊任陳彥回黃希范知州
蔡運吏目鄭華知縣顏伯瑋子有爲鄭恕張彥
方向朴縣丞衛健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教授
王省陳思賢叅軍斷事高巍都督廖鏞楊松都
指揮使謝貴彭二馬宣朱鑑瞿能宋忠余瑱彭
聚騰聚孫太莊得陳質楚智皂旗張指揮使崇

剛宋瑄張倫盧振趙諒張壽鎮撫曾璿楊本失
爵號梁良用牛景先高不危馬坤鄒文壽張烏
仔杜奇陳子方黃墀程亨失姓名尚書徐松江
同知東湖樵樂清樵夫舉人劉政秀才伍性原
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成卒儲福皂
隸茅印仔凡百四十有一人後死者若開國公
常昇歷城侯盛庸駙馬都尉梅殷耿璿吏部尚
書張統工部尚書嚴震直翰林侍講王達國子

博士黃彥清都督耿獻劉貞甯忠徐凱平安指
揮使王資宋謙千戶倪諒鎮撫周拱元太監吳
誠凡十有八人懷來之戰將較被俘不屈而死
者百餘人從亡編脩程濟凡一人贊畫叅軍斷
事錢芹布衣王賓韓奕凡三人行遯御史葉希
賢中書舍人梁良玉宋和僉事胡子義失爵號
梁田玉梁中節何洲郭良失姓名衣葛傭塞馬
先生老補鍋雪菴和尚雲門僧耶溪樵玉華山
樵等凡四十餘人棄官北平屬州縣朱寧等凡
二百九十有一人辭職進士陳周教授林大同
訓導劉亨秀才高賢寧戍卒龔翊凡五人謫戍
徐魏公子欽知府石允常孫鎮凡三人蓋諸忠
臣猶不止若而人而大畧可知者如此

鏡影

宋璟徵時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

金陵銅陵

時賢共會滕王閣一客問費文孫貴郡有鉛山
更有玉山鉛與玉政何以別費未卽荅時曾端
甫在坐應聲曰天下有金陵亦有銅陵請問金
與銅之所以分遂共大笑而止

况伯律

况鍾爲蘇州守歲滿當遷去民叩闕乞留者八
萬餘人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起家小吏

太康

夏書稱太康逸豫滅德黎民咸貳乃畋遊有洛
十旬弗反窮國君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咸貳者
貳不君之太康也弗忍者羿此時便圖篡夏而
祇德之君敬承之胤明德猶在人不可忘也蔡
傳弗忍訓民不堪命于文理似強

賴韓少安

韓襄毅雍字永熙吳人年未三十擢僉都御史
巡撫江西恩威大著土木之變北虜猖獗西南

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惟江西賴韓得少安

洛如花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有實似莢狀名洛如花
郡有文士則生

無友不如仇

余友張爾緼嘗言人而無友不如仇仇亦足
祛人眉宇間窳惰氣可謂名言爾緼名燁芳山
陰人早卒

婁逞

南齊女子婁逞東陽人變服爲丈夫仕至楊州
從事

疫無鬼

楊仲芳年弱冠讀書僧舍諸僧病疫同舍生俱
亡去公獨曰吾去是吾死僧矣爲之視爨事問
醫調藥僧以次愈後其兄亦病疫報至公奔歸
扶侍日夜不解衣兄尋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

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

吹笛雨止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齒本

齒本曰矧大笑則矧見故禮曰父母有疾笑不至矧

太甲齧

玉山縣東北三十里有太甲齧居民盡陶姓有神廟中供太甲像左右曰陶氏夫人像居人享祀唯謹相傳商王太甲迎婚至此其說不經而特異筆之以爲好奇者譚資也

誕十四月

王伯安守仁母鄭夫人誕十四月而生時其祖母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相授驚寤而聞啼聲遂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

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異哉兒奈何名
泄之耶忽不見因爲更今名遂能言

偶記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埴鬱儀閱

譚笑却虜

宗子相叅政閩中身在圍城譚笑却虜條上禦
倭策執政至讀不能置

半隱園

建安王半隱園有古池深丈許中有石砌一方

堆若古墓然內時作金鼓聲

長恩

司書神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讀書匡山

費文孫弱冠讀書匡山欲構一草堂其上以無資不果

陸羽著書甚多

陸羽本唐文人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占夢三卷乃世傳者惟茶經

韓幹

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故得造神

古度林於

庾信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古度樹名見
吳都賦林於竹名戴慶豫竹譜云越女試劔竹
也

文信國

文信國天祥旣赴義是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
咫尺不辨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羣臣入
朝亦設炬前導元世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
章事廬陵郡公隨設壇致祭丞相字羅行初奠

禮忽狂飈旋地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俄捲其
神主於空中隱隱雷鳴如聞怨聲天色愈暗乃
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復開霽此事甚
奇而正史及公集中皆不載何耶

渡江佩禹字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

崑崙玉盞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

墜地

王瑞安

王長公祚昌字億伯余師遐仲先生兄也爲瑞安令以德讓化民民不忍欺每聽斷得情必問其人心輸否如其人尚自展辯卽虛心再訊更以理論之復問如前如是者再三其人願自受杖杖至三五板多不過十板民有受其杖者若犯嚴刑公居官僅四月而卒百姓哀號如失考

妣爲之罷市者七日後某官來視篆事使隸卒往窮鄉勾攝被訟者其人初不知令公已故也訊之得其實卽放聲大哭舉家聞之皆哭此卒亦不覺失聲公亡不二旬遂祀名宦百姓又特爲祠祀之如事生云

臥疾猶時作詩

費文孫高爽邁出英氣難干臥疾猶時作詩臨岐家人問以後事荅云大丈夫豈畏一死者無

傳言
得瑣瑣

多情花鳥

王賓遁跡西山姚廣孝以舊好訪之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在荅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蒲坂

夷齊不死周地而死蒲坂蒲坂堯舜揖遜之區

栢倒栽

萬載縣慈化寺爲普菴道場後園中有側栢以

三人圍之高二三丈頂上枝鬚如根相傳以爲普菴手植乃倒栽之其木末枯枝堅如鐵石風霜不能摧折真奇樹也

生而能言

軒轅氏生而能言

盜亦有公是非

趙鏖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馬太宰文升家在舍弗攻破泌陽焦大學士芳已匿去燬其家取

芳衣冠縛韋若人狀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
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落英

楚辭餐秋菊之落英落字訓始

芝麻通鑑

吳俗好用芝麻點茶市中有以零碎通鑑裏者
一人頻買得積紙數十好以其中語掉舌人間
始末輒窮云我家芝麻通鑑止此耳

終身不踐土

鄭思肖宋末人工寫蘭又嘗製祭鬼之法宋室
旣亡終身不踐土每爲人寫蘭亦不著土人間
之曰宋豈尚有土耶便歔歔而泣余在費茂才
家見其遺筆疎枝簡葉宛爾芳馨後有跋語數
則余不記記其一爲韓奕云

雅謔

海虞孫艾字世節爲人磊落每譚論風生使人

顧解嘗偕友人過某縣治見有帶枷於庭者友人因論次謂此公持法甚平怨孫笑曰旣庶矣又何加焉于時以爲雅謔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每油一兩許可照十夜光燄鑿人毛髮風雨所不能侵劉瑾嘗竊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瑾蓄逆謀以爲已祥暗祝曰我大事成當封若花忽

凋萎仍作咤噫聲越數尺飛濺瑾衣袍成油暈數處氣腥如血滿室暗晦瑾大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遲回竟以誅滅

易腸鼠

唐房升天雞犬竝去惟有鼠不將去鼠悔一月

三出腸

桓

桓詩保有厥士于以四方保訓愛天生賢才原

以爲國設有賢不用用賢不盡與無賢同武王
列爵分土使諸士得盡其用其愛惜人才不啻
曲至故能定厥家而於昭于天也近因後世烏
盡弓藏之說都作保全功臣解不知武王伐商
非富天下當時敦商之旅不期而集何嫌何疑
而待保全耶

蓄墨數百觔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曰欲子孫

思吾用此何爲也

胡光祿

胡光祿顯忠來遊南州值久旱禱雨人情皇皇
胡對人云明日日中當雨次日天氣清明咸以
爲不驗至期忽陰雲四起果大雨又劉太史曰
寧權吏部選日起行鼓吹聲過胡聞之愕然曰
劉公其不祿乎人問故荅曰此日與時不利出
行小或罷官大至隕命未幾報至太史果卒于

途

武侯父子

諸葛武侯父子王右軍大令皆長于畫世所不知

鷺湖松

鉛山鷺湖寺唐義公道場也有羅漢松一株爲其手植義公亡松遂枯萎後養上人來住此松復就生今亭亭干雲矣

碧塋

凡死忠而不得屍者得血以塋曰碧塋

如客得歸

宋訥爲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

一生宦途掌兵

江陰徐公孟初以小吏授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又進侍郎正統初與總兵官同征麓川以功進

本部尚書一生宦途皆掌兵事亦奇也公爲吏
時人奉以財必問所從致言出諸已者十取一
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後雖躋階
巍列而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廣道

閩人相傳武夷山有廣道者爲吾邑人山中人
稱爲廣道其舉動多異衆同輩每惡之一日忽
向衆言曰我將去時山中方構新菴衆曰今方

興作女何言去道領之及菴成衆嘲之曰女向
言當去今不去耶道曰女欲我去我明日便當
去問去以何時曰日中衆皆哂之至期各以事
下山且授鑰令守菴道乃寄鑰山下居人謂曰
我今度關去不歸矣衆來煩以此鑰相授居人
如其言衆還菴鎖鑰如故開視之則此道已端
坐逝其中矣其生像至今尚存云

明詩評

王元美明詩評獨北地信陽濟南稱君餘人槩以官稱咸有微辭

偶記卷之三

偶記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埠鬱儀閱

周翁

周翁崑山人有隱德生宋淳祐四年甲辰歷元及明凡三朝洪武十三年庚申始卒年一百八十七歲

鄧文潔

傳言
鄧文潔以讚有山水之癖自云每遇崇山峻嶺
不登絕處不休不臨懸不壯爾時神情獨得仙
仙欲飛公仕至少宰臨終家無餘貲諸縉紳出
金爲賻始得殮

太白書迹

本事詩言李太白書迹適利鳳跋龍拏今世傳
有二帖

楊君非所及

鄭考功曉素負鑒裁見楊仲芳深愛重之嘆曰
楊君故非所及

如意盤

馬懷真有異術一日召十數客面前一方臺臺
上有小銅盤一黑匙一乃以匙次第置客口中
皆覺有酒盞許入喉又以盤向人傾之滿口作
羊味次魚次雞一坐皆同人私視其底有文曰
天公匙如意盤

書倉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峩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彙海九雲誥已降可于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

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蔥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顛主事

楊儀部循吉字君謙吳人狂誕傲物每讀書有所得則叫跳不休人因稱顛主事顧華玉謂人過吳不可不一造君謙亦未易造君謙

文選槩入詩賦

吳中一士人凡鄙而好矜其識時張伯起纂文

選注成刻之其人誤爲伯起著作也詰曰子書
名文選何以槩入詩賦張道然曰此無與我事
盍問梁昭明其人便問昭明何處曰渠梁時人
今不在矣其人猶德色曰若在我當笑之張曰
渠讀書多縱在亦那得女笑地

里中祥瑞

王遐仲師與瑞安君祚昌文學君祺久共以有
道著聲熏唱箎和郡人士望之爲楷模時目爲

里中祥瑞

葡萄說

岳季方正善畫葡萄嘗爲葡萄說云葡萄本中
國名果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
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
之所得又將特異遂附會之與

賭書

齊太祖嘗與王僧虔賭書謂曰我書何如卿虔

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
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曰卿可謂口多
微辭

名聞夷夏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名聞夷夏退然若不勝
公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贅力嘗與羣兒戲角
之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成進士時
王冢宰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出按山西再

按湖廣所至有神君稱

秦結了

秦結了能言鳥一日有夷人買去鳥曰我漢禽
也不入夷地遂死

秦渠

螢火幽州謂之秦渠

彩雲見南中

漢武帝朝彩雲見南中雲南之名始此

簡遠有準

余德甫曰德雅譚笑然簡遠有準宗子相叅閩藩卒于官無子余時亦官閩中使其子棊經而受弔

楊廷和

少師楊廷和十二中鄉試

忠賢奇秘錄

松陽人王詔游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嚙嚙有

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得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銓錄其可識者得梁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
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讚數語題目忠賢奇秘錄

酋耳

酋耳獸名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

丐貸營塋

李白少時偕友人遊洞庭友人病死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因權殯於湖側踰年來啓視躬爲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必携持遂丐貸營塋鄂城

癡道人

癡道人姓喻名希連郡之玉山人能詩文以畫著聲每爲人畫時輒齟寢數日或至彌月中有

所會急起書之人以爲神筆性疎放與人好爲悠謬之譚傲睨公卿間旁若無人家僻處深山中嘗臥疾累月一日忽起向隣家訪所舊識其人皆亡且久者也以實告輒罵云女輩尚存豈令斯人輒死

步輿

張江陵再起時所過州邑郵傳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江陵猶以爲無下筯處至真定太守錢

普無錫人獨能爲吳饌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一聞諸郡縣轉相效尤吳中之善庖者召募殆盡皆得重賞以歸普又創步輿供奉前爲重軒後爲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左右各令一童子侍爲揮箒注香凡用卒三十二人昇之

赤刀役虎

安期生在之罘山持赤刀役虎左右指使進退

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在刀遂竊佩之行遇虎于路出刀以相格弗勝爲虎所食

鳴過鐘

養公性至孝父母忌日必拜禮懺悔一日母忌偶忘未及懺禮明晨憶起因號泣跪向佛前命諸弟子杖之諸弟子不肯杖強之再三不得乃自罰資鑄鐘上書已不孝鑄此鐘以贖罪因目

其鐘曰鳴過鐘

奇禽就掌取食

李白與東巖子隱徠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
養奇禽十許每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

吉祥指揮

于大司馬謙以枉論死臨刑陰霾翳天行路嗟
嘆曹吉祥麾下
有指揮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
祥悲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謙嘗輕騎自河內

歷太行有盜伏窺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
不知爲我公幸赦罪

荔枝

閩地荔枝以興化楓亭驛爲最長樂次之

酒沃瓜

遼東一處有瓜沃則以酒代水實成剖之若中
止一子而長數寸者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
珍之名獨子青

鄂家鳴金

湖廣鄂家爲岳武穆後至今遺有宋勅命及武穆征討鳴金一面每值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預鳴

掘土得蘭亭

彭次嘉營寒松館命僕於梧桐樹下掘土爲臺至三四尺許有青石一塊石上得蘭亭刻板字劃如新爲余友彭雲徵所得

夏太常

夏太常子陽在京師中夜獨居忽有婦人持短七直前夏驚問婦孰睨之曰非是非是因趨出公隨踪之不見

慧明

釋慧明閩人來止九仙巖者數年終日靜坐客至酬對客去靜坐如初所悟皆儒理

雙手寫二牘

黃華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致

廣陵困道

劉司馬文卿廣昌人以高才屢蹶顧益自刻勵攻苦不休自經史以及外家方書無不究厥指歸所撰著甚富一日夢神人謂曰子數當奇窮死今上帝憐子好學特改畀富貴矣已復出廣陵困道四字相示且云好記之踰年公舉鄉薦

第一人遂聯第以金華司李累官至兵部郎然公自往返京師輒避廣陵地不復取道會以使事至某郡偶經一寺前視其額有廣陵字公憶夢中語竟鬱悒成疾卒于官舍其著述今多散佚云

第四泉

郡北門外之茶山寺泉水清美異于他水昔陸鴻漸來游飲此水愛之品爲天下第四泉遂憩

其地種茶茶山之命名因此今泉名茶山泉或稱羽泉亦曰乳泉亦曰第四泉

樹中鼓樂細人

河南鞏縣有木匠偶持斧憩道旁樹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曰好不好不好所進來矣匠益重加斧見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具自樹中出地上猶作樂數疊始仆地

不能蓄書

徐禎卿天性穎異家貧至不能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蓋借閱也

仰廷尉

仰廷尉瞻長洲人幼師夏時及貴每經其里必式過其門則下而趨當王振擅權其門如市唯瞻與薛瑄顧惟敬不肯往

良知

一士從王文成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
良知爲黑爲白一坐失笑其人慚而色赧王徐
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耳

偶記卷之四

偶記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瑋鬱儀閱

帝鴻氏之硯

河東舜廟中大硯方尋尺刻文曰帝鴻氏之硯
魯廟中有孔聖脩六經硯方一尺三寸中心有
穿穴蜀犍爲人得楊雄草玄硯如今制去其圭

角

偶已

卷之五

紫玉盈坐

漢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人 國朝慶成王有子百人每會紫玉盈坐至木相識

張九成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酬荅如響

二程同赴一席

程伯淳兄弟同赴一席願見坐中妓卽拂衣去

獨伯淳與飲盡歡明日伯淳過弟齋願猶有怒色伯淳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上却有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聞新主詔至遂大慟哭投湖水中死

玉雞苗

東平許司馬家薔薇花根下掘得一石如雞狀
五色粲然郡人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武城

子游之武城今兗州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
麟之地

藏書富猗頓

桓譚藏書甚多時謂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猗頓
張宜人

楊忠愍獄旣成宜人張氏上書請代先是公劾
相嵩疏上諸舊識畏嵩勢咸匿避去惟王司馬
遘慨然以女許婚其子隆慶改元公旣受褒卹
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祀公乃特建祠賜額
曰旌忠

舐目致明

舜爲瞽瞍舐目瞽復致明

金雞

一茂才甚椎魯嘗過余山房遇費文孫坐定文孫謂曰卿別後殊進望之似木雞矣其人遽拂然曰君便是金雞

劉道人

葛源劉道人精於相地嘗往來永豐間有小民家禮遇殊殷勤劉感其意爲擇地營葬且云誠爲大地但未知若家有能受此者否其人呼舉家出羅拜於庭劉視之不懌謂曰女家俱無人

能當此地者獨某孕婦似可耳然須閉中門三載則吉遂辭去後其家如言閉門某婦果生子狀貌大異凡兒至二載餘家當娶婦遂開中門是夕兒死家人相繼疫作乃爭謂地不祥發之則有氣如蒸矣是人家竟銷耗又嘗爲婁姓卜葬云後多顯至出王妃須遷不爾禍且莫測後婁諒婁性相繼登仕籍女爲寧藩妃咸謂地吉不果遷竟坐族葛源本余邑地今隸興安

詣掾長揖

桑悅爲某州博士提學掾至悅不爲迎掾素聞悅名使吏召之悅怒曰始吾謂人未有無耳者今掾無耳耶且悅非可能令來者必欲相屈乎爾第還我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後三日詣掾長揖卽就列掾作色曰博士藐掾耶卽有學何能加乃公悅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能過悅耶

今徒以勢位相恐豈寥廓之士可籠之威重耶悅賤誠不足以當公但悅去則人謂明公不能容天下士耳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容之

雲齊

寧王臞仙每月令人往廬山巔聚稠雲囊歸結小屋曰雲齊障以簾幕日放雲一囊令四壁氤氳如在巖岫

以字行

黃太常子澄名湜練中丞子寧名安楊文貞士
奇名寓金文靖幼孜名善羅侍郎汝敬名簡吳
徵君與彌名夢祥俱以字行

駙馬提學

洪武十九年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較兼
理地方事務

蝨念阿房宮賦

楊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

聲繁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十餘其
大如豆殺之卽止

右軍帖

唐太宗博購右軍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
僞褚登善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暗誦九經

曾侍郎魯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人
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

辭賻

文徵仲父林爲温州太守卒于官僚佐大夫以千金致賻辭曰先大夫守郡曾未貨取不幸先朝露斃得其正使不肖受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大夫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

長春樹

周公墓上有模木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又燕昭王有長春樹其花如芙蓉四時異色

鯨腹中有老人

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鯨重八斤一酒家買之置室中夜半忽作人聲明日剖視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首戴皮帽毫髮逼真又潁川王戶部在通州一日宴客庖人烹鯨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王自是遂絕此味

少陵舊居

杜少陵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爲寺山下有大樹至今呼爲子美樹

張仲清

張仲清名澄閩之漳州人自言十三四時終日悠悠忽忽年二十愛武夷山水之勝遂結舍焉山中不携書史惟筆研自隨亦無著述或閉目不窺或怡情峭壁深崖間泊如也人諷以用世答曰余固非忘情者欲向此中理會庶他時得

一當事不令手足忙亂耳問以何時出山曰以十年爲率余友費文孫游武夷歸譚甚悉余欽其高風故特記之

秣馬

漢廣詩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顧仲恭云謙不敢言其適已也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秣馬極得詩意

設肆驚字

洪鍾四歲隨父往都舟中父與客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行勢爲父行變屢勝客局至京師設肆鬻字

桂侍御

余邑桂侍御榮按楚時嘗欲撻一宰夫其人祈免不得大言曰仕途甚狹耳何得乃爾公益怒甚厚責之後侍御以事下刑部獄遇一獄卒伏侍惟謹詢之卽向其人也侍御因嗟嘆不已

筆仙

汝穎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勢要達官督之無報後數十年見者顏色如故時謂筆仙

赤虹化黃玉

孔子作春秋孝經旣成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

王郡尊

吾信王郡尊之麟常熟人在郡清介多惠政至今民懷之公爲比部郎時有勢家子強奪人婦公按置之法其人遍乞書致公不能解乃屬權貴纒頰百端公怒曰若視我強項郎眉髮楚楚豈爲無鬚兒下少時嘗舉家避賊舟中賊過衆皆驚恐舟人不能操舟公自起操之賊去乃以楫授舟人復手披一編神色自若

海鹽墜龍

浙江海鹽縣白晝空中忽墜一龍身首兩截鮮血迸流長數十丈

見博山鑪頤

費文孫曾以六百文貨一博山鑪一士人見而頤頤曰是焉用何不亟索還買一對小豕也

甘少府

甘少府蜜名劉夢得云藥名

神交濟南

俞仲蔚神交濟南托徐子與以介遺詩有曰未見致欵曲亮繇心相知又曰曠若懷古人千載與我睽又曰來章倘不乏應慰長渴饑暗此則心折濟南可知王元美謂仲蔚于今詩不甚推于鱗不知何意

盥沐用七人

陳智爲都御史性褊狹撻左右無虛日每盥沐用七人二人挽衣二人揭領一人捧匱一人捧

盥水盂一人執幌稍不如意便撻一掌至盥畢必有三四人被掌者

叱水減

己酉夏間江西積雨不止水勢瀰漫貴溪尤大直滄至真人府真人乃大書朱符置水上以劔叱之退則水減尺再叱則水減半俄而水盡平視前後人家漂沒殆盡

鮑照

鮑明遠本名照唐人避武氏諱減爲昭

素負節槩

寧藩之變許副使達不屈死之時其父家居聞江西有一副使遇害卽爲位易服而哭人恠問之曰吾兒素負節槩爲若無疑

偶記卷之五

偶記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埴鬱儀閱

御史河

松江繇嘉定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敘以御史左遷來尹嘉定到官嘆曰事孰有甚于此卽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多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利

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有夫掘得石碑長尺餘
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

花歎

揚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畷每至爛開張大
宴一株令一倡倚其旁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
罷夜闌人或云花有歎聲

夢日入懷

李于鱗母張夫人夢日入懷既而于鱗生

陳太丘碑下氣

鄧艾年十二讀陳太丘碑見碑下忽有青氣命
人掘之得一刀長三尺餘黑如漆遂自佩之刀
上常有氣淒淒然時人以爲神物

喻村

玉山喻村有人耕田見土中有物如水牛狀已
而田忽陷并沒于水又樵夫入山遇一人三頭
遂驚死

穆王書史

周穆王巡行天下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後以載其書

曹聖君

曹攄爲臨淄令辨寃伸滯都無枉屈人稱曹聖君

風賦

余年十七始學詩十九著風賦

取灰撒羹

歐陽清微時貧甚除日往所識屠家貰肉一斤屠不在其子與之屠歸聞之恚甚趨入清家索取時已煮之釜中矣屠卽就釜持上又取灰撒入其羹而去踰年清貴顯屠乃盛陳禮物詣賀清於衆前杖之數十氣量太小一時稱快

夢裁錦

蕭穎士少夢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

裁錦因此文思大進

僧家大言不慚

冒顯要姓字以博一日之名中人猶且不爲而
近日僧家每襲此募緣尚詡詡人前曰我等出
世王侯卿相莫予若也何其大言不慚乎

說鬼

張真人家說鬼錄所載甚奇

天台丈人

右軍書黃庭訖空中有語曰吾天台丈人也卿
書感我何況人乎

載泉水

閩中有一士人初遊吳下還輜重數十半載異
書半則惠山泉楊子江心水其父見之怒甚盡
爲擊破其甕庭可運舟客皆絕倒

古鏡

有人夜于池邊閒步見池中隱隱有月影次夜

往視復然因使人掘池中得古鏡如小碟許以照人循頂至踵無所不見

純任直法

費文孫每舉動必就余商得失雖延見一士與四方請文之應率無不然余或未之許至有垂成中止者其著述亦必取決于余余所善衆非勿恤余所欲刪卽衆人極口揄揚弗存也故余與文孫交得純任直法自此以還余之處友多

寓直於婉乃有純任婉而友之訑訑無改愈深昔者吾友之思矣

紙錠化真金

南州有兄弟兩人貧窘日甚聞人譚天雨金事乃日夜作癡想其隣有儂薄子厭其狀乃造一大紙錠夜靜携置其門首急敲戶數下而去其弟啓戶出視寂無人忽有物朗然耀目舉之不可動急呼其兄起共舁以入至明視之則化爲

真金矣自此家日富裕

鼎折足

魯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以爲凶夫子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也果克之

詞女之夫

趙明誠晝寢誦一書覺而惟憶三句云言與司舍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父父曰非謂汝爲詞女之夫乎後果得李易安爲妻

春草

白太傅有姬善舞名春草

歐家童

嶺南歐廣文大任有家童能詩

聞捷鼾寢

夏憲副尚朴郡永豐人初第時方熟臥邸中家人趨告應之輒鼾寢如故時有同捷者喜極而挾其爪聞夏事不覺愧汗

杜門

余性好獎借人才一字可稱必廣爲延譽然機巧之徒至以此市交相對謬爲肝膽背則反唇此古人所以杜門也

銅唾壺

王元美家藏一銅唾壺爲上代物僅得其底常以自隨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乃懸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王大喜再懸上

金令撈取復得昭合

龍井化酒

隆慶六年五月杭州龍目井水化爲酒

屏騶從問民間

周文襄忱巡撫河南嘗屏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惟恐不得盡

白鵠

曹洪有駿馬號曰白鵠瞬息行數百里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時人諺曰平空虛躍曹家白鵠

我朝宦官

我朝宦官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陳寬之謹厚王岳之忠讜皆不可少如馬騏激變交南吉祥怨望啓叛蔣冕讒亂宮闈李廣納賂干政則其輩中之

人也至王振之釀禍土木汪直之肆毒西廠劉瑾之謀移宗社則罪真不容逭矣

五色土

貴溪龍虎山有五色土張真人取以寫符籙

徙癰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至齋前桺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遂大膿爛出赤黃斗餘

樹痿

山東異事

丁巳秋山東武城縣有異物四塊倏自天降入地四五尺相隔一二里許各地方隨將物掘出驗看大小長員不等初開其熱如火其色外黑內白叩之有聲不識何物又長山鄒平二縣地裂數處

偏鬚子

偏鬚子姓許善相術老遇異人令之相許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几經掌握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

遠志

遠志久服之令人覽書輒記不忘

青蠅拜賀

術士有相牛僧孺云他日當得青蠅拜賀始及第牛疑之後應制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

立約數萬計折躬再三良久乃去已而登第

鍾十二峯之秀

楊子雲著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以父寓巫山時生論者謂鍾十二峯之秀

知禽語

麗江人麥宗七歲識文字偶入玉龍山中見石盎中有水取飲之遂知禽鳥之語長而百蠻諸

夷之書無不通曉

費君不死

亡友費文孫卒時行道皆爲嘆息或有流涕者余掩泣而嘆曰費君不死矣

愁破

阮簡久寓西山一日友携酒炙雞至簡大笑曰今朝愁破矣

西巖寺

永豐西巖寺旁有幽洞迂繞可數十里暗不可行好事者或持火入遊至里許但聞其上有聲若撐篙者然竟不敢深入

特謁壽星

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觴客舉樂毛侍御過其地聞之乃屏騎往觀見堦前數人皓首蒼顏年可百餘歲不知孰爲老人也問之則皆老人子老人故後出問客何姓名侍御云姓毛名伯溫

特來謁壽星耳老人愕然良久曰是矣客問所以答曰某幼時遇劉伯溫相言我當百八十歲後有客與我同名者來女逝不遠矣觴罷客散老人果沐浴而卒

體縮

大歷中邛州州將魏淑膚體洪壯年方四十忽飲食日損支體日銷未周年縮小如嬰兒母妻更相提抱已復漸進飲食體亦漸長半歲乃復

其初

傳記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埜鬱儀閱

劉大將軍

劉大將軍綖南昌人名播遠夷係海內夙望者
幾二十年東虜猖獗乃就家調綖徃征虜人聞
之膽懾時經略楊鎬素與綖不協欲使長驅擣
虜綖曰虜勢方張難可猝圖且地形未諳深入

傳言
恐不利鎬怒曰國家養士政爲今日若復臨機
推阻有軍法從事而已遂懸一劔于軍門縋不
得已與都督杜松分道進兵大破虜陣連擣其
巢者三四養子劉昭孫曰孤軍深入而援兵糗
糧無一至可退師縋曰女視楊經略豈復肯慙
遺我輩耶報主致命得其所矣軍次清風山人
馬儀之方與諸士解甲暫休昭孫進曰腥羶氣
不可嘗恐有虜兵至縋登山望曰此杜將軍旗

幟昨相約會戰豈其來耶時松已陷歿虜襲其
旗幟奄忽擁至縋不及防爲冷箭射傷左臂又
戰復傷右臂遂遇害天下莫不哀縋之死而切
齒于鎬也

玉整花

蘭一名玉整花冬宜茶澆平時宜清水種法春
不出夏不日秋不乾冬不濕不濕者恐冰也茶
則不冰

竈有三十六神

竈之爲神號曰司命常在人家記人過犯月晦之日織悉以聞竈有三十六神所謂五方五帝竈君五方五音竈君五方五相竈君十二時神竈君大竈君小竈君天竈君地竈君新竈君故竈君內竈君外竈君丘竈君竈君夫人紫微大神玉池夫人六甲父母六癸玉女光鼓織女竈下炊母行火力土文墨小吏火父炊母擔樵力

士高良君子突上姹女砌上童子左扶右扶天帝丈人左房右房天帝長兄左溫右溫天帝嬌孫左輔右弼天帝嬌女乃至天帝大夫天帝都尉五官六府皆竈神也

第三天子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大靈豆

陳搏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饑筋骨愈
固顏色反嬰

艾

艾曰福德綿一日草師婆靈芝一名希夷一名
壽潛

野馬

鷺湖峯頂一日有野馬出遊純黑色高可六七
尺見人則駭而逸時諸僧咸見焉

胡貞姑大理少卿閨女也閨既死節女沒入功
臣家爲奴後同郡有仕者見而携歸貞姑痛父
以忠遇害遂終身不配

一滴泉

興安岑山洞有一滴泉僧人以石缸盛之水盈
缸面不溢邑人有病每取飲隨差

扶老

鷺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蛺蝶一名春駒鷓鴣

一名花豸一名內史黃鸞關中呼爲楚雀鯉一名釋龍

夜歸憑兕

卓敬少時嘗讀書山館中夜歸失道得兕憑歸比入門視之乃黑虎也

山天志

玉山程博士輝博洽具裁識遊王元美諸名士間嘗著山天志百餘卷王令載其書至吳欲爲

梓乃束書藁盈車至浙邸被火悉爲燼王嗟悼不已子光祿福生以寫梅檀稱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夢肩抵石

德興一農家田中有大石礙耕命石工取踰月

不可動其人忽夜夢以肩盡力抵石捲入水溝
中去厥明往視果然

鐘自鳴

甲寅歲中秋節永豐縣泮宮桂花盛開諸廣文
觴客其下忽聞懸鐘自鳴踰時方止

視皮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輟囊
噓氣成雪

庾肩吾常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夏日會客肩吾
向室大噓氣盡成雪

蛙化鷄

石城王孫統鎰一日坐山齋微雨見一蛙於石
鉢上化爲鷄

巨棺

玉山有人體軀豐肥無比乃豫買巨木造棺一
日有僧至家其軀之豐肥與已無二與以錢帛

俱不受問何所須曰願乞公巨棺耳其人卽與之無吝色後數年解糧往京舟次某地病故家人買巨棺無所得偶憩一寺見前僧出焉家人告以故僧曰前棺故在願以見還其人始得殮自見其耳

漢昭烈帝能自見其耳

右軍書法大進

王右軍年十二見前代筆說于父枕中竊而讀

之不旬月書法大進

無夷

河伯曰無夷卽馮夷山海經冰夷

食中蠅

蘇長公性不忍事每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無貳爾心

詩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貳者猶有所未決也聖心不決政爲君臣之義故軍士直以天定之若

云衆寡不敵便是富天下矣且於仁人無敵之
旨謬

尺牘

往余於尺牘尚雋稍沿魏晉聲口劉生日杲云
宜進而古余深然之因出舊稿悉焚去更爲秦
漢人語然夙習已深每伸紙不免去而復來憂
憂乎陳言之去始殊覺苦習久乃安洵哉後生
之起予不淺也

李西平

李西平有子十五人知名者愿憲愬

動心寂寞

吾人自視宜大自視大便不屑偶非類從來名
士未有不落落寡諧者彼雖門庭蕭寂而詠歌
一室晤言千古視當世猥瑣之流事之云乎豈
曰友之云乎獨往獨來夫何慊乎哉楊子雲寂
寞草玄門無過客未免動心王莽謬加恭敬遂

不勝知己之感至爲劇秦美新以阿之而生平名節一日頓盡矣繇自視小故也

械虎

祝廷璿山居多虎祝爲設機械宛轉曲折虎入不得出親族故舊聚族而觀者甚衆祝以其煩遂毀不復作此技

安庭栢

安庭栢善誣毀雖至親密友遇安處其間無不

怨詈絕交晚年兩頰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爲妨礙困苦不勝以死

丘濬媿其夫人

丘仲深濬瓊州人淹博羣書而好爲詭辯其論秦檜則曰宋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武穆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是非頗謬多類此濬因中官李廣得人相每事欲有紛更時王三原恕有

重望爲濬所嫉陰嗾太醫院判劉文泰論之怒
遂引疾去踰二年濬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
曰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天下非若也耶
何弔爲人謂濬媿其夫人多云

牢丸

牢丸今湯餅也

大小歐陽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

墨調精紙良筆方書詢子通亦善書而名亞於
父時號大小歐陽體

秘景符

禹代鯀治水民爲聚瓦石有黃龍助之開江九
載而功成乃沈秘景符以鎮五千水患至今賴
之

玄鹿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

爲玄漢武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之骨皆
黑色仙人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

偶記卷之七

偶記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埠鬱儀闕

瑞雉

杜宇一曰杜鵑一曰子規周公謂之雉師曠謂
之鶴屈平謂之鶉鳩宋玉謂之姊歸呂不韋謂
之雉燕戴德謂之瑞雉司馬遷謂之秭鳩楊雄
謂之子鵠王逸謂之買鷓張揖謂之鷓鷃沈瑩

謂之鷦鷯張華謂之怨鳥郭璞謂之子雋常璩
謂之子鵠徐廣謂之子雉韓愈謂之催歸顧况
陸龜蒙謂之謝豹

瑞英簾

渾瑊家蓄一簾赤紫色人在簾間自外望之繞
身有光名瑞英簾唐宮禁中物也

兔目鼠耳

槐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如規二旬而葉成

三秦豪傑有幾

康海李夢陽同爲關中人各自負不相下後劉
瑾構夢陽下獄欲致之死李乃書片紙出謂德
涵救我惟德涵爲能救我康曰是誠在我卽上
馬馳至瑾門瑾素欲交康常冀一見不可得聞
之卽攝衣出迎因畱飲康譚笑睨瑾曰三秦豪
傑有幾瑾愕然曰先生試言之康曰昔桓溫問

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蝨而譚世務
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何溫聞若此哉瑾疑其譏
已面有慚色因問曰方今三秦豪傑有幾康屈
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
則有密勿親信秉大樞者意蓋指瑾也瑾轉發
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
在前而吾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
今之李白海何能爲役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

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也
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
靴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
李夢陽乎此人罪當誅康卽起出曰海不敢道
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李得赦出

昔昔鹽

樂府有昔昔鹽羽調曲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
之類

公差迷路

星子一公差夜行迷路見林莽間有火光跡之
有三人席地向火厥狀殊常其一鼻垂至口以
手自捉之曰我有長長鼻其一以舌舐眉曰我
有長長舌其一伸手可八九尺曰我有長長手
公差惶遽亟向懷中摸得官符向三人大聲曰
奉官勾攝女等言畢各潰散火亦滅

鳥獸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

夢得瓜

焦華父病甚冬月思瓜華求不得一夜夢人謂
曰聞子父病思瓜聊以相獻華拜而受及寤果
有瓜在手香美異常父食而病愈

小樣驪山

吳越外戚孫承祐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圍
方丈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織悉備具

閨秀

彭雲徵妻爲瑞昌宗女能詞賦雲徵嘗遊楚送之以詩有三秋念子猶彈缺九月無人爲授衣之句真閨房之秀也

石判官

甲寅歲多雨玉山葛公塘邊有一山忽崩陷中有石人立手執管狀若判官者然人咸訝之

高麗進士

洪武辛亥進士金濤高麗國人不習華語歸還其國爲官景泰甲戌進士黎庸阮勤天順庚辰進士阮文英何廣成化己丑進士王京嘉靖癸未進士陳儒俱交趾人勤仕至工部左侍郎儒仕至右都御史

訛言閏十二月

庚申冬郡中訛言閏十二月時新曆已頒行閏爲來歲之二月矣而訛言不休或云有飛報到

或云有移文至一時人心搖搖靡定究所從起
乃一人負債甚大慮債主殘冬索償造爲此說
冀得少紓而負債家競相傳布繇邑而都而通
郡而他府煽惑愈遠至兩月餘始息曰爲改歲
矣計亦狡矣哉

屠儀部

屠緯真儀部以文章擅譽當世顧性豪爽囊無
餘貲每出游覓文客贈金常滿屠歸輒散之親
黨故舊間頃刻都盡

輓玉

興國有輓玉可直可屈

某星有異

李雲將矣豐城人嘗偕友人露坐夜分指星象
曰某星有異應在南陞大帥當有罹其災者不
數月果有滇南之變

臨清狐

臨清東阿之間有兄弟兩狐具姓號善譚論好義多豪舉屋宇弘麗飲饌精美與石鴻臚善石嘗謂人過其地刺訪之勝與俗人談

腹寶

京中人家有小兒病黃瘦諸醫莫效一夷使見之請以重價買去其家不肯夷使曰若且死見醫尚有生理其家固不與踰年兒果死後夷使再至其家聞之頓足人問故曰是兒腹有異寶

取出可得生死則寶隨氣散矣悵惋而去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能詩喜用僻事號狐穴詩人

三歲受孝經

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六經

視師疾

費文孫疾時其弟子程康棊自薊溪走百里往視問醫調藥扶持惟謹凡月餘而文孫卒程哭

之盡哀家亦貧受知鄒郡丞每有贈金輒分半以遺其諸孤師友之誼于今邈矣錄此以風厚也

劍俠之流

陸大金吾炳與趙夫人翫雪密室中忽于雪上見人影詫開而人遽至前至者凡五陸心知爲劍俠之流卽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致壘杓曰僕爲人主守三尺奈何相逼若金幣唯所

欲五人曰金幣何用一人袖出一石乃異寶以視陸曰此寶本有雙其一在公願相假陸曰誠有之不爲公惜第不記置何所非可造次索耳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幾箱緹囊金盒中陸不得已取贈五人致謝且曰願公忘情于我輩不然恐于公不利陸唯唯卽躍高屐升屋去其行如飛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集外宅兒邏獲無所見後六載有直指過訪陸附耳以五人名

相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匕如秋水
曰公竟不忘情我輩耶卽直指何能爲陸佯應
曰否否其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陸吐
舌食不下咽者數日

山獠

獄法山有獸名山獠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驢生卵

聞一遊僧云曾見驢生卵又鵞湖一僧云嘗見

一貓爲鼠所殺

命在斗牛

韓退之與蘇子瞻生辰命在斗牛奮角張口故
生平致謗特甚

乏薪燃紅紙

弋陽黃編脩兒爲夏少師甥汰侈無度窮極珍
饑庖人鑄鼎間晝夜不息偶雪夜值薪告乏取
雙紅紙五千燃之後其父亡少師被僇不數載

至乞于市又纍纍數十年而死

緯好鬚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

四門博士

漢唐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菴同科稱爲四門博士

井鳴

丁巳初夏吾邑龍田坂有古井忽鳴水湧起作黃色如是者三日

閉門羹

宣城妓史鳳待客有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連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夢中來賣藥王老

賀知章嘗持一珠貽賣藥王老訪黃白之術王
老卽以易餅共食賀色似吝王老曰慳吝未除
術何繇得

萍

柳絮入水爲萍故李于鱗詩歡心楊柳花春風
爲顛倒到頭有感化不離浮萍草

薛度弘

薛濤字度弘喜種菖蒲

浩浩白水

管仲妾名婧桓公出遊甯戚叩牛角而商歌公
使管仲迎之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
婧曰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
來召我我將安居此甯戚之欲仕耳管仲喜以
報桓公遂舉以爲師

燕公記事珠

張燕公說有記事珠珠緝色事之忘者翫之則

復能記又外國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
世事

鳩杖

漢制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周禮大羅氏
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

五世吏部

何尚之子偃孫戢戢子昌寓孫敬容五世爲吏
部謝莊子朏及淪朏子讓淪子覽孫溫四世爲

吏部

黃河清

今歲庚申八月黃河清自十五日巳時至十七
日申時凡三日 聖主當陽之兆與天河清難
俟昔賢攸嘆余何幸躬遭其盛也喜而書之